

金莲仙史

清潘昶撰。潘昶，字明广，台南青阳道人，生卒年不详。其著《金莲仙始》是演绎全真教有关人物史迹的章回体小说。小说共二十四卷，叙述了南宋咸阳人王重阳遇钟离权、吕洞宾二仙点化后，在陕西省户县祖庵镇修“活死人墓”以修道，后往山东宁海度化了马丹阳、孙不二、丘处机、刘处玄、王处一、谭处端、郝大通七位弟子，创立全真教。后七真又各创立门派，广传全真教。丘处机又受成吉思汗召见，赐掌天下道教，全真教臻于鼎盛。后元世祖忽必烈对诸仙真又各加以敕封，众仙升天聚会。

序

余思道德之宗，性命之原，是气也，理也。氤氲於太虚之间，凝聚於六合之内，建天立地，原始要终。垂亘古而不变，历万劫以长存，弥高弥远，至真至灵。太上强而名之曰道。伏羲见河图天地阴阳生成之数，衍成卦爻。仓颉因洛书之数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，见鸟迹而作篆。文、武、周公演《周易》，篆后天之妙用，庸成传说，陈天道，达造化之根原。孔子删《诗》、《书》，定《礼》、《乐》，明乎仁义之端。女皇教聘定，谕嫁娶，立乎人伦之始。于是三才定而六艺成，文墨兴而礼乐作。至于百家著作、三教经书，汗牛充栋，不知其几千万亿也。时人不能穷究本根，尽在寻枝摘叶，愈见愈迷，更求更远矣。今且世事浇漓，人生轻薄。见奢华淫说，则似糖似蜜；闻正真义理，则如隙如仇。故邪妄益多，正气日耗。凡有聪慧者皆以笔墨上求精，仕宦者尽在名利中着意。由是则国风衰，民心离，安得不败乎？今见秉忠直之心、立刚毅之志者，鲜矣；以道义上留心、性命中着脚者，更鲜矣。

嗟乎！世间个个争名夺利，人人爱酒迷花，谁知乐极终有悲来，福尽即便祸至。不行八德，位立三台，终是小人；不修十善，富有天下，死作穷鬼。生图非义之名，死堕无间之狱，惟有臭名遗流万世，毕竟与我有何益乎？聪明达人，静自思之，急速改邪归正，悔往修来，毋使身沉苦海，泊没沉沦矣。

悲夫！今且世衰道微，去圣日远。凡有真志者，不得其门而入，尽被傍门野教诱惑；无夙根者，以虚情幻境上认真，酒色财气中取乐，蜗角争名，蝇头夺利。岂知光阴有限，转瞬无常，幻梦觉时，事事非真；傀儡收处，般般是假；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矣。

余见旧本《七真传》，非独道义全无，言辞紊乱，兼且诸真始末出典、仙迹一无所考，犹恐贻害后世，以假认真。因是遍阅鉴史宝诰，搜寻语录丹经，集成是书，共记四卷二十四回。其中以重阳所度七朵金莲为重，名之曰《金莲仙史》。厥中事事有证，语语无虚，乃登天之宝筏，渡世之慈航也。惟愿有志于道者宜细细静玩，不可当作小书世文而论。果能达此书中意义，道德之门可入

，修真之路可寻矣。学者当效丘、白二祖之苦志坚心，勇猛精进，修持道业，何愁德之不立、道之不成哉？是为序。

时光绪甲辰岁季秋望日。台南青阳道人潘昶明广自序。

第一回 演玄元诸仙留圣迹审造化二子降凡胎

诗曰：

静观万事一华胥，世态炎凉总是虚。于吉卧祈三尺雨，庄生坐著五车书。王鹅严钓林梅鹤，陶菊周莲苑竹鱼。诸子种情原有别，生心净尽达真如。

又诗：

道德无为体自然，师师授受有真诠。丹成紫府书名录，果就瑶京注永年。太上千支贮玉册，天仙一脉肇金莲。玄纲流演垂今古，世世相承启后贤。

话说普天之下，原有四大部洲：东胜神洲，一曰弗于逮；南赡部洲，一曰阎浮提；西牛贺洲，一曰瞿耶尼；北俱庐洲，一曰郁单越。此四洲，彼暗则此明，此暗则被明。凡所暗者，曰混沌也。今当南阎浮提，自开辟以来，立国大小共有三百有余，所产人物，惟中华国土最美，所以上界天仙真圣，中国最多。凡中国得道者，自古迄今，惟唐、宋间最盛。

凡我天仙始祖、东华帝君王玄辅，汉初人，自得尹喜真人之道，居昆仑山烟霞洞，修炼丹成。至汉桓帝时，度正阳帝君钟离权，乃陕西咸阳人，智勇双全，仕汉为谏议大夫。因北羌人寇乱，有胞兄钟离简仕为中郎将，上本荐弟，拜为大将，北征。梁冀忌之。羌人劫营，军败，权匹马单枪逃至山中。夜见灯光远照，策马觅之，见茅庐有僧，鹤发童颜。权异之，诘其姓名，乃黄龙海机，即商山四皓夏黄公崔廓也。公曰：“汝为汉朝大将，内有奸雄，外有叛党，至于军败，无有容身之地。可往投师于少阳君，将来当作真仙领袖，何必久恋尘世，埋没于轮回矣？”权闻斯言，心才觉悟。公引去，拜少阳君为师，得闻至道。后与兄简同入华山修炼，自号正阳子，字云房。道成，玉帝降诏，封权为太极左宫真人。后隐姓名，曰金重见，仕魏为大将，镇守代郡。见晋帝骄奢，遂隐去。

至唐朝而度孚佑帝君，姓吕，名绍先，先祖河南永乐县人也。伯父有温、良、恭、俭；父名让，曾举进士，任海州刺史；母王夫人。於贞观丙午二十年四月十四日巳时诞生。少有智慧，在襁褓时，马祖见之，曰：“此子骨相不凡，日后风尘表物。他时遇庐则居，见钟则叩。”及长时，知孝梯，行礼义，日记万言，矢口成文。配妻刘氏。三举进士不第，至四十六岁，母命赴试，遂带家人童寄儿进京。

至长安酒肆，遇正阳赠枕，绍先倚枕熟睡，梦中赴场，文章出众，中了头名状元。赴琼林宴，游京街三天。奉旨回家，兴坟祭祖。来年复命，即放主考。事

毕，转升都察御史。为官清政，遂升礼部侍郎，转升吏部尚书。被奸臣奏了一本，定其反国之罪，遂削职拘狱。不数日，提监取决，白刃临头，如头顶红锅，行走十里，痛楚难言。及觉时，满身流汗。正阳道：“此梦如何？”绍先惊问道：“我今一梦，寄儿执黄粱未熟，梦中之事，师知之乎？”正阳道：“汝慕富贵荣华，一生穷通得丧，尽在此也。若不急早回头，白刃临头之时，悔则晚矣！”绍先闻言，肢体如麻，方觉富贵荣皆如黄粱一梦耳。自此正阳别去，绍先存心访道，悟世虚浮。

时周天授二年辛卯，赴试，得中进士。出任江州德化县令。游匡庐山，遇火龙真人郑思远，传天遁剑法并内炼之诀。自此弃官云游，使童寄儿回家报信。寄儿领命回家，夜宿孤馆，思想道：“老爷弃官访道而去，使我回家报知主母。我今有何面目回去得见主母？倒不如死于此地，待老爷道成，可来度我。”遂缢死柳树之下。而后绍先复遇正阳传授金丹口诀，修炼而得成真，回家看墓，度柳登真，而谓柳仙，即童寄儿，本名郭上灶也。后至元间诏封宏教柳真君。此是后话，不表。

却说绍先道成，自号纯阳子，名岩，字洞宾，遍处行化度人。至广州，度何姑而成道；至昌黎，度韩子以登真；游邯郸，令卢英一梦而觉世；游燕京，使刘操片言而求玄。携蓝养素同游碧落，度曹景休共上蓬瀛，并度张珍奴、侯仙姑。以上诸仙，籍中略有可考。此皆吕祖之夙愿未了耳。何以知之夙愿未了？而昔正阳帝君奉诏升天之际，空中霓旌幢节，队仗纷坛，鸾车凤辇，天使下迎，诏为九天金阙选仙使，谓洞宾曰：“汝当住世积功，他日亦当似我。”洞宾曰：“岩之志异于先生，必度尽众生，方升上界。”正阳曰：“汝志愿宏深，可成大器。我今虽返天阙，他日当助汝之力，满汝之愿矣。”遂升天而去。故后钟、吕二仙，在在度化，方方接引，未尝离也。后人诗赞云：

愿力宏深道德高，古今仙籍称英豪。方方接引无心客，处处提携有志操。画鹤题诗惊世俗，飞鸾开示破尘劳。人人若使如钟吕，只用吹嘘拔一毛。

却说云台通程真人王升，自汉初时得道，后老君命张申、王升、李忠同掌云台。至唐玄宗时，诸仙齐赴方诸度索蟠桃大会。王升真人从老君游诸仙岛，见诸仙纷纷降世，各积功勋，遂起尘寰之念，即欲随机降世，待时积功。

至宋徽宗政和年间，西秦长安咸阳县大魏村地方，有一位老爷姓王，名仁政，曾举孝廉，兼且世代簪缨。仕为山西武州令。在任数年，颇有清政之名。年长半百，因乏嗣，辞职还乡，与太太谢氏带同家人、小仆渡过黄河，雇了几乘马车。路过西岳庙前，日已西沉，急忙投店歇宿，安置车夫马匹。用过夜膳，与太太商议道：“此处华岳庙，乃西岳金天顺圣帝君之行宫，神灵显赫，世人凡有祷祈，靡不立应。我今因无后嗣，辞官不做，想我家祖上数代尝有积善

之名，今我与你平生好善，布施乐道。余尝闻《易》云：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岂虚言哉！我思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泄，我王氏今招绝嗣之愆，恐未必也。”遂连夜写成一张祈嗣的表章，彻待天明，遂买些香烛纸钱之物，夫妇二人诣庙拈香祷祝。化表呈词毕，夫妇回程。不表。

且说西岳大帝掌管天下仙秩、鬼神、人民赏罚功过之事，凡有大事，必奏玉帝，由天诏发落，小事悉由自主。今见王仁政这道疏文，遂差判官并城隍、土地等神，急去查察王氏。诸神回复道：“王氏数代积善，兼且仁政，夫妇累积阴功。”西岳大帝见其根原深厚，不敢自主，遂将这道疏文带至通明殿，表奏玉皇，内有许旌阳天师执疏呈上玉帝。玉帝见疏文上写云：

伏以位居西方，统庚辛而化育；职司华岳，禀乾兑以生成。万世昭灵，无求不应；千秋赫濯，有感必通。谨疏为据。大宋国西秦咸阳县大魏村居住信官王仁政偕妻谢氏，是日共沐拈香，至心恳祷于西岳庙庭之手曰：伏惟王氏数代行仁，难招绝嗣之尤；仁政半生积善，可祷续先之庆。谨露丹衷，冒渎圣聪，凡所希求，曲垂荫佑。伏愿白玉京中颁紫浩，赐永寿之麟儿；黄金阙内敕丹书，衍宗桃之犊子；承先启后，光祖耀宗。更祈家居迪吉，诸事亨嘉。下情无任不胜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具心疏，百拜上奏以闻。

玉帝览毕，道：“未知王氏果有善证否？”西岳帝君奏曰：“臣曾遣使查察，王氏数代颇有阴功，更兼仁政夫妇十分行善。臣不敢私赏，因是表奏玉帝，伏乞陛下敕四果之仙下降，与其作子，将来可畅玄风。”

玉帝闻奏，未及回旨，只见班中走出王升真人，执简长跪，奏道：“臣启奏玉帝陛下：臣昔从老君邀游下界，见玄风衰弱，欲降尘寰，将来重整玄纲，作后人之模范；广阐大教，为苦海之慈航。臣敢冒圣聪，允臣奏悃，不胜庆幸之至。”玉皇见奏，玉颜大喜，道：“卿欲下降尘寰，广阐道教，幸其与卿同姓，根原不改。”遂命玉女精卫进玉液琼浆一杯：“饮此琼浆，虽转托胎原，能使前因不昧。彻待弃尘之时，自有真仙点化，证品仙秩，另行升赏。”那王升真人拜谢玉帝，执杯就饮。玉女精卫在傍，见王升真人奉旨下凡，遂起思凡之念，微动秋波，将王升一窥。玉帝早知其意，即命精卫一同下凡，将来配成夫妇，直至功圆果满，可登天阙，同返瑶宫。二仙谢恩辞驾。四大天师及诸天仙送出凌霄，二真拜别众仙。西岳帝君回转华岳。不表。

且说玉女精卫原来是神农炎帝之女，名曰女华，曾师赤松子。此女因欲渡海访道，志慕长生，拜辞父母，带同宫娥采女，至海滨结筏渡海，出洋溺海而死。一灵真性不昧，化成一鸟，而名精卫。嗔心不改，尝欲衔西山之木石，填尽东海。后遇师赤松子，带见王母，王母命守阆苑桃园。彻待嗔心净尽，转托人身，方能脱离羽属而升上界。自从赴方诸大会，王母命精卫侍驾玉帝，随机应变

，转托人身。故那精卫此时乘机下降，托胎于长安城中和氏为女。其母梦青鸟飞人怀中，觉而有孕，后生和氏。不表。

且说王仁政回至家中，忙了几天，家事安排定妥，才觉心安。忽然冬去春来，时逢二月，天气清和，夫妻同游花园。但见桃花正开，艳丽映目，尝思乏嗣，未展眉怀。遂唤家人王兴移酒席于花前，对花赏嚼，吟诗云：

曾记当年栽植时，兴中尝咏种机诗。今辰携酒重欣赏，树老花开结果迟。

那太太听见这首诗，笑道：“树老果迟结成，方知老有实味。”这一言感动仁政心怀，夫妇欢饮谈笑。

是夕夫妇同寝榻中，忽见一羽士黄冠鹤氅，从空而下，立于榻前，高声道：“吾乃汉朝真仙，欲寄居于此，将来可作玄门领袖也。”夫妇惊觉，却是南柯一梦。二人疑而不信：若然是梦，为何一同见闻？其中必有因缘。那太太遂觉有孕。

正是光阴荏苒，不觉十月胎圆，时值政和二年壬辰岁十二月二十二日。那谢氏忽觉腹疼，知将坐蓐，急忙叫使女通知老爷。那王仁政急排香案，先拜天地神明，次告祖先。但见红霞映民异香满空，想道：“这三九天气，如何有此霞光瑞气？乃是此子瑞证也。”只见家人使女欢天喜地，抱出一个活宝。仁政执过手来一看，见此子生得眉清目秀，额高鼻隆，将来不是凡品，“一则是王氏数代积善，二则上年祷于华岳庙，神灵有感，故得此子，可延王氏宗祧，亦可慰老景平生之望，不负我夫妇一生好善之意也。”遂吩咐王兴安排酒席，以备三朝待客，凡左邻右舍、亲戚良朋，无不到来恭贺。一家忙了数天，不觉年近春来，更添许多的热闹。

忽然满月之期将至，此时咸阳一县的缙绅，长安无数的官员，俱来恭贺。车马来来去去，不知其数，整整闹热了数天。正是：

车马盈门如赴会，良朋满座似方诸。若非积善阴功广，安得真仙降玉舆？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林灵素兴玄谈道德吕洞宾护国灭妖邪

诗曰：

名利几多是与非？不如退步隐山归。弃文人武心含愤，访道求玄自见机。物性未明难把握，衷情已释莫相违。从今打破酸齏瓮，跳出樊笼跨鹤飞。

却说钟、吕二仙游玩终南，见王家门第好生闹热。钟仙道：“此是通程真人王升下降此处，今当满月之期，恐其昧了前因，我同你去点化一回，有何不可？”二仙遂摇身一变，变成二个游访的道侣。你看二仙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一个头戴箬笠，身穿百袖袄，满溅污泥；一个足踏芒鞋，肩挂千针衣，褐零破碎。这一个三绺长须条直，口唱道情声嘹亮；这一个满口连鬓蓬松，手拿渔鼓

响隆咯。正是逍遥物外全真侣，通达玄微羽士流。

二仙到了王家门首，就敲响渔鼓，唱起道情来：

昔日众仙入帝京，信官恳祷玉麒麟。真人奉旨临霄汉，欲把玄纲日日新。种金莲，度世人，方方阐教自通神。道风开宋室，玄运发元辰。明月清风处处有，鱼台稳坐整丝纶。

正遇那老爷送客出门，只见二位全真道侣口唱道情，手敲渔鼓，急忙上前作揖道：“未知二位道长驾临卑地，足使门生瑞气，地发光辉。惟愿不嫌尘浊繁赜，可请进内厅坐谈。”二仙见他殷勤接礼，果然好善不虚，遂还礼道：“既蒙不嫌褴褛，敢不如命进谒？”

三人相让，走进厅上，重新见礼，分宾主坐下。急命王兴虔设素斋，二仙止道：“贫道二人虽在尘世邀游，却曾久断烟火。既蒙留待，足知阁下好道之心可见矣。”那老爷见其不食烟火，愈加恭敬，急忙另取梨果之物以尽敬心。二仙笑道：“贫道二人亦非乞食而来。早闻阁下产生令郎，乞赐一见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仁政笑道：“小犬才生，今朝满月。既然二位爱看，敢不如命？”遂命王兴通知太太，急将少爷抱出外厅。

二仙执过手来一看，见此子微有笑意，钟仙道：“此子生得眉清目秀，额高颧方，鼻隆耳大，将来不是尘中物，定作玉京会上人。”吕仙道：“此子表相不凡，必成大器，但小运有些欠通。先丧父而后丧母，前学文而后入武，将来夫妇同人蓬莱境，九宗七祖尽沾恩。当要取一个响亮的美名，庶使根基永固，易养成人。”仁政执住，命使女抱转内房，遂上前深深作揖，道：“请二位仙师将小犬取个名字，使其得沾仙福，敢祈永寿，方表我平生好善一片真心。未知二位仙师肯容纳否？”二仙喜道：“我见此子将来允文允武而作公卿，必得多福、多寿、多男子，以三多吉庆为名，可名嘉，字允卿可也。”

那仁政老爷听说大喜，复上前作了一揖，道：“愿如师言，王氏宗祧有望，我愿足矣。二师莫更远游，敝地后园颇是清静，二师请到后园静养。虽则不食烟火，待我备些果子，尝可供养。”二仙笑道：“我二人踪迹无定，居心不一，自此告别矣。”仁政道：“敢留二师姓名，日后可期再见？”钟仙道：“贫道姓金，名重见。”吕仙道：“贫道姓昌，名无心。只此一别，不能再见，将来可见于令郎矣。”仁政送出大门，化一阵旋风，忽然不见。仁政知是神仙下降，遂向空下拜，祷祝默佑。回家将二仙画一轴仙像，常供养香火。不表。

时徽宗皇帝好道，赐方士徐知常号冲虚先生，徐守信静虚先生，刘混康玄妙冲和先生。甲午春，抚州王文卿尸解，敕封凝神殿侍宸、冲虚妙真人。吉安府吉水县李思广仙去，帝命建观祀之。温州道士林灵素，字岁昌，少从和尚削发为僧，苦其师笞骂，弃僧为道。入蜀参访，遇右玄真人赵升，求道苦守数年

，得传道术。后往来淮泗间乞食，被僧欺辱，至京寓太乙宫，徐知常荐之。帝召见，灵素大言曰：“天有九霄，而神霄最高，其治曰高上神霄府，其王曰无上玉清王，即上帝之长子，主南方，号长生大帝君，即陛下是也。其次为东华帝君。蔡京，即左元仙伯。王辅，即文华吏盛章。刘贵妃，即九华安妃也。

”帝大喜，益加信之。原来帝曾梦游神霄之事，暗合其言。

帝每以边事为虑，灵素曰：“辽方自顾不给，何暇为寇乎？”是冬，女真完颜阿骨打叛辽，攻陷江宁州县。乙未春正，阿骨打称帝，更名是，为金太祖，国号大金，建元收国。是秋，袭黄龙府，至混同江，苦无舟渡，神负渡之，水及马腹，遂陷黄龙。边吏具报汴京，帝召灵素曰：“卿所言验矣。”丙申春，赐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。四月，诏林侍宸，大会道士于上清宫。

帝初以未得子嗣为念，道士刘混康言京城西北地卑，少加高，当有多男子之祥。帝命加数仞冈阜，而后宫生子渐多，益信奉道教。秋九月，帝上玉帝圣号，诏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宫观，塑造圣像。

忽宫中有鬼祟，白昼现形，盗窃金宝，奸淫嫔妃，不得休息。众人惶惧。帝召灵素治之，息而复作。帝精诚虔祷，奏词斋醮。一日昼寝，见一道士，头戴碧莲冠，身披紫鹤氅，手持水晶如意，向帝揖曰：“吾奉上帝命，特来除此妖祟。”良久，闪出一位金甲神，捉祟擘而啖之。帝问：“披金甲者何神？”道士曰：“所封崇宁真君关羽也。”帝问：“张飞何在？”关羽曰：“飞与臣累劫兄弟，世世为男子身，在唐时为张巡，今已为陛下社稷，生于相州岳家。他日为陛下臣，辅佐中兴，飞将有功焉。”帝问道士姓名，答曰：“姓阳，四月十四日生辰是也。”帝觉，召灵素问之，素曰：“此吕仙师也。”诏天下皆进纯阳妙道真人之号，崇奉祀典。

丁酉，金改元天辅。秋，帝幸上清宫，命灵素讲道经。每设大醮，费钱数百万，谓之千道会，天下道士咸集。一日有疯癫道人，赴斋毕，欲面谢恩，见帝曰：“陛下好道诚美，难免幸北之忧。”帝异之，问曰：“君非吕仙乎？”答曰：“臣姓李，不姓吕。将返入闽，至午、未、丙、丁，再谒于北轅也。”言毕，忽然不见。帝问灵素，素曰：“闻闽有李梯，其状是也。”诏立像于吕祖之侧。

戊戌四月，道篆院上章，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，凡表疏奏章皆从道教。敕天下遍造宫观，造帝浩，天书云篆。加灵素号通真达灵元妙先生，加张虚白号通玄冲妙先生。至于诸王争入道教，都人称道家两府。张虚白系邓州人，通太乙六壬，遇异人传道。帝闻其名，召主太乙宫，出入禁中，惟谈道德，不言事务。后见朝政日紊，遂辞去。游武陵，于崔婆饮酒，尸解去。后乡人复遇于扬州，因寄诗于崔婆曰：

武陵溪畔崔婆酒，天上应无地下有。道士南来饮一斗，醉卧白云深洞口。

戊戌，改元重和。己亥，改元宣和。改佛号谓大觉金仙，改僧为德士，易衣服，复本姓。寺院改作宫观，尼为女德。

庚子夏，改元元德。灵素有罪，放归田里，谓徒曰：“我将逝矣。可将棺抬至南山下，遇地折处，可埋之。”言毕遂逝。徒从其言，至南山下，果有折地；掘下，见深不可测，遂下棺葬之。明日视之，坦然不知葬处。闻于帝，帝叹息不已。

是冬，睦州方腊作乱，攻陷婺、歙、衢州，继陷杭州，虎踞数年。淮南有宋江等三十六人，上应天罡之数，结寨梁山，得玄女娘娘梦授天书及黄白之术，横行河朔，转掠京东诸郡，官军莫敢挫其锋。张叔夜知海州，宣论朝廷德意劝之，宋江等乃降。即命从征杭州方腊，宦官童贯合兵进击。宋江等兵大半丧于水浒。方腊兵败，遁隐于帮源洞。时韩世忠为王渊种将，潜行溪谷，问野妇得径，杀其数十人，擒方腊。睦州寇平。

忽禁中妖祟作乱，贯夜不宁，或现如大龟，或化为人形，兵刃莫能近其身。帝甚忧之。臣僚具奏：“嵩山道士名曰昌虚中，颇有道术，善能治祟。”帝命召之。使去访求，见一道士献诗一首云：

遥指高峰笑一声，红霞紫雾面前生。每游尘市无人识，长向山中有鹤迎。时弄玉蟾驱鬼魅，日煎金鼎煮琼英。他年若赴蓬莱会，知我丹书有姓名。

帝观诗意，思“昌”字虚中乃“吕”也。自此禁中妖祟顿止，更加崇奉。不表。

却说成都有谢石，字润夫，博学知变，得吕祖之道，以拆字言人祸福，无不奇中，名闻九重。召至后苑，嫔妃太子，断之无不应验。帝锡甚厚，补承信郎。石知北方多过，未几归蜀。

壬寅春，金伐辽，辽主败走云中。金又克西京，辽奉晋王淳称帝，都燕京。是冬，宋约金攻辽，克燕京，辽主淳走天德。

癸卯秋，金主文俎，弟晟立，为金太宗，改元天会。时王嘉年十二岁，能通经史，诸子百家，无不通晓。忽父无疾而终，家事悉凭母与王兴料理丧葬，以自未曾成立，惟痛哭而已。谢氏太太忧子年幼，十分悲泣，恐其有伤，反以好言相慰道：“父老百岁，死期终有，况你父年已六十余矣，亦不谓短命也。只要汝发愤攻书，求其上达，那时你父虽在九泉，心则安矣。”允卿听母之言叫他立志攻书，遂答道：“儿思此时天下纷纷变乱，宋今约金灭辽，金强，必然南渡灭宋。这数年间，正在武将进功之际，依儿所见，不如弃文入武，一则可以保身立业，二则可以辅国安邦。此乃儿之愿也，乞母亲裁之。”谢氏想道：“我儿年虽幼稚，出言非凡，今且人事未达，开口就论邦国之事，量其将来

不是池中物，必待风云际会时。”遂向嘉道：“娘是女人见识，无非望汝长成立业而已。凡曰文武，听从汝好可也。”

自此以后，允卿更名中孚，就在家中操弓演箭，负石弄刀。至十八岁，改名世雄，赴考入判，娶长安城中和都尉之女为妻。明年，母亲病卒。居丧三年，至二十四岁赴试，高中第三十六名进士，回家兴坟祭祖。不表。

且说宋以张商英为相，天早已久，及商英受命，是夕大雨。帝喜，大书“商霖”二字赐之。有伧倮道人及门求施，商英戏问曰：“为道士，当有道术否？”答曰：“能捏土为香。”即阶侧取土，捏而焚之，奇香扑鼻。烟罢，道人不见，案上留诗一首云：

捏土为香事有因，世间宣假不宜真。皇朝宰相张天觉，天下云游吕洞宾。

商英身憾不识，从此格去心非，有志于道。后被何执中谮言，出知河南府，复贬为承信军节度使。后见事日非，乃弃官至终南访道，见二人曰：“瞌睡汉今醒矣？”商英惊异，拜叩姓氏，二人曰：“言乎近则范蠡、张良，言乎远则歧伯、风后。子向从吕公之游，成道奚难？”商英拜求度世，二真遂授以口诀，令其勉力自修，遂别去。商英择地修持。不表。

乙巳春，金执辽主延禧归，东辽没。耶律大石称帝于起儿漫，为西辽德宗，建元延庆。时宋封童贯为广阳郡王，张商英叹曰：“外起强敌，国多灾异，宦者封王，亘古未有。此亡国可翘足而待也。”遂入滇南修炼。未几，丹成度世。正是：

道路虽遥自可求，忠心保国自然休。今朝不管红尘事，跨鹤乘鸾返十洲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岳鹏举舍命辅中兴王世雄被黜空世事

词曰：

世人志要坚，辅国安邦学圣贤。一片忠心扶社稷，未展衷情意，浩气冲天已了然。怀抱先天志气全。今将世事都抛撒，了却尘情觅真铅。（右调《追云飞》）

却说乙巳冬，金兵分道入寇，宋帝召种师道为两河制置使，姚平仲与俱赴汴。帝以金师日迫，避兵东幸，李纲请假皇太子位号以守社稷，帝即禅位。太子桓即位为钦宗，尊帝为太上皇帝，立朱氏为后。丙午春，改元靖康。立十二月，师溃黎阳，金人渡河。以李纲为东京留守，督诸兵入援。金兵围汴京，李纲力战，屡挫之。金人议和，遣康王构为质。

种、姚兵至，夜袭金营。金将侯吏觉之，出马交战，早惊动了金营各路兵马，一时杀来。种师道督兵在后，见金兵势大，不敢乱战，引兵且战且退，渐渐遁去。姚平仲之兵在前，深入重围，二万精兵尽被围困。姚平仲原有万夫不当

之勇，此时金兵势大，左冲右突，杀条血路，乘着青骡，一昼夜驰七百五十里，至邓州得食。后入大面山，解骡倚石坐定，忽觉心地清凉。见上山来一道者，曰：“汝争着这点功名，陷害二万之命，罪业不小。”平仲拜伏求度。道者曰：“余汉将钟离权也，以事迹相类，特来度汝。”遂授至道，令其山洞静养，道成时，必当积功累行。平仲拜受静养。不表。

是冬，金人陷河东诸郡，更陷西京。诏康王往金，至磁州，守臣宗泽迎谒，劝勿往。

初，相州汤阴县岳和，真人须林五世孙也。妻姚氏有娠，昼寝，见铁甲丈夫夫人曰：“汉张翼德当住于此。”醒来遂生一子，有大鸟若鹄，飞鸣屋上，因名飞，字鹏举。时崇宁癸未二月望日。生未几，洪水泛涨，母抱飞坐大瓮中，随水冲激。抵岸，母子无恙。少负节气，沉厚寡言。家贫力学，少有神力。初学射于周同，发无不中。周同死，每朔望必至墓祭奠。父卒，尽礼丧葬。娶妻李氏奉母。复师西牟山魏中，即魏伯阳真人玩世，得受兵铃。时乡人多为盗匪，母刺“尽忠报国”四字于飞背上以诫之。刘始宣抚真定，募敢战士，飞往投之，累擒剧贼，康王授飞为承信郎。

时康王在磁州，出谒崔瑀祠，少憩祠中，俟日暮潜归，朦胧际有人曰：“速起，追兵至矣！”王惊醒，见星光下有马，跨而加鞭，遇水腾跃而过。天明，遇相州兵迎入，其马僵立，视之，即崔府君祠中泥马也。

金兵围京城，要帝出盟。遣使持腊诏至相州，命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，帅师入卫。兵败，帝如金营议和。

丁未春，帝身陷金营，金将迫帝易服。侍郎李若水骂贼被杀。刘拾自缢死，八十日就殓，颜色如生。二月，金劫后妃、太子、宗戚，惟孟后以废居得免。金人以少宰张邦昌为楚帝。是夏，金囚二帝三千人往北，孟后降手书，令康王嗣统。群臣固请正位，遂即位於应天府，为南宋高宗，改元建炎，尊孟后为元佑太后。宗泽为京留守，令岳飞大败金人，升为统制。

戊申春，金兀术犯汴，宗泽败之。前后上疏为黄、汪所抑，疽发背而死。杜充代之，悉反于泽，兵败。

己酉，帝奔镇江，以吕颐浩拒守。帝如江宁，改江宁为建康。册子里为皇太子，未几殂。遣洪皓使金，通问二帝消息，被拘留于冷山。七月，兀术寇汴，杜充弃汴走。帝如杭州，改曰临安。是冬，杜充叛，降于金，诸军皆溃。兀术南侵，帝奔明州。兀术陷临安，帝航於海。

庚戌春，金人追袭帝，提领海州张公裕败之。帝如温州，停舟於金鳌岛下。帝登游，见石上壁峭有诗云：

牡蛎滩头一艇横，夕阳西下待潮生。与君不负登临约，好向金鳌背上行。（徐

神翁题)

帝惊叹，顾侍臣曰：“朕初生时，徐神翁进此诗于上皇而化，岂知应于今日也！”帝还越州。时韩世忠大败兀术于江中，兀术欲趋建康，岳飞伏兵牛头山，长子岳云年十二岁，双锤截战，兀术复败出江。韩世忠阻金兵于金山下，兀术用火攻，遁去。徙二帝于五国城。金立刘豫为齐帝。

辛亥，宋改元绍兴，以张浚为江淮招讨使，岳飞副之。张浚遣子张宪隶岳飞帐下。飞引张宪、牛皋、王贵、岳云等讨击江淮，悉平。孟太后崩。以秦桧、吕颐浩为左右仆射，黜胡安国提举仙都观，召张浚经略熙河。是夏，岳飞破虔州，帝书“精忠岳飞”四字，制旗赐之。

乙卯春，金主晟崩，其兄之孙炳稟，为熙宗，仍号大金。帝以赵鼎、张浚为左右仆射，张浚欲荐友苏云卿代之，使至，苏云卿隐去，有诗寄使回。张浚见诗云：

多年别作一家风，岂料闲名达帝聪。可笑时人贪富贵，莫将污秽溅苏公。

张浚叹息不已。后有人见于宜兴，容貌益少，转瞬不见。是夏，岳飞受命，进爵鄂侯，讨杨么。帝召张浚还，飞曰：“请留八日，我擒杨么。”果然八日斩么。浚叹曰：“岳侯神算也。”

丙辰夏，岳飞以母丧去官。诏起复之。飞上疏请复中原，帝不许，乃还。

丁巳，何藪自金还，始闻太上皇及太后丧，帝成服。诏岳飞屯江州。

戊午春，金改元天眷。帝定都临安，以秦桧为相。王伦偕金使来议和、归地，桧力主之。岳飞上言：“相臣谋国不臧。”桧深衔愤。王伦被金人拘于河间府，自缢而死。

庚申，兀术复陷河南、陕西州郡，吴玠败於扶风。兀术用铁浮图，被刘蹊破之。岳飞进复西京，留大军於颖昌。兀术以拐子马来战，飞命以麻扎刀做斫其马足。兀术益兵攻战，岳云以兵败之。兀术兵败，欲归北。秦桧欲议和，讽帝诏诸将班师，以金字牌召岳飞还。飞愤泣，引兵还鄂。兀术复陷河南郡县。秦桧以张九成等七人谤己，皆贬之。九成自号无垢子，乃是文昌化身，通释、道经典。贬知邵州，后乃隐著书。不表。

辛酉，金改元皇统。兀术陷寿春。诏张俊、刘符救之，金兵奔遁。诏班师，以韩世忠、张俊为枢密使，岳飞为副使。秦桧谮飞，罢为万寿观使。桧矫诏下飞于狱。议和已成，奉表称臣于金。除夕，桧逼飞缢死于狱；张宪、岳云斩弃于市。是日，天暗。岳飞昔梦两犬争言，渡江时闻金山僧道月逆知未来，往叩之，因言以梦。道月道：“二犬争言，乃狱字也。惟劝将军潜身遁迹，可免风波之难。”公笑而不信，至被难于风波亭下也。秦桧籍公家资，徙于岭南。飞女银瓶投井死。韩世忠罢为醴泉观使，遂杜门谢客，携酒自乐。

壬戌，金归徽宗太后之丧。韦太后至。加秦桧太师，封魏国公。时谢石游临安，以相字为名，帝遇之，举杖于地一画，令相之。石曰：“土上加一画，王字也。请再书一字。”帝又以杖书一“问”字。石惊曰：“左右是君，即主上也。”帝曰：“毋多言，明日当召卿。”次日召见，帝于偏殿书一“春”字命相。石曰：“秦头太重，压日无光。”帝默然，赐赏命出。桧闻之，阴以他事中之，窜谢石于岭南。不表。

且说王世雄曾任长安都尉，在任三年。金兵犯关，与副帅吴玠会兵于同州，败金兵于扶风，复守陕西城治。后升西路长吏，把守潼关。不表。

却说山东登州府宁海州西门外，离城五里许，有一富户，姓马，名钰，字宜甫。其母初孕时，梦麻姑赐丹一粒，吞之，觉而分娩。生于金天会癸卯岁五月二十日。少有智慧，儿时常咏乘云驾鹤之诗。李无梦见之，曰：“此子真仙材也。”家财巨富，别号马半州。长娶里人孙显忠之女为妻。孙氏生于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岁正月初五日，母梦白鹤人怀之祥，觉而有孕。生得眉清目秀，少而聪慧天成，有沉鱼落雁之容，闭月羞花之态；酷好翰墨，尚喜赋诗。长适马宜甫，每与夫联句赋诗，不让苏少。但是翁姑早丧，夫妇幸得男材女貌，朝欢暮乐，难免持家主事之烦。幸其有富于家，自当不乏用人。先有金兵犯境，恐遭流乱之忧，幸得生于偏道，不复倾危。不表。

且说乙丑秋，慧星现，张浚因论时事，贬于连州。

丙寅，刘子羽卒。初，吏部朱松有疾，以家事托子羽，教其子朱嘉。更后以道义成立。后话不表。

戊辰，金太师兀术卒，以完颜亮为丞相。

己巳冬，完颜亮端主直而自立，改元天德。大杀宗室，淫乱无伦。复迁都于燕京。宋臣欲伐金，秦桧不许。

庚午夏，施全刺秦桧于道，不中。辛未，咸平王韩世忠卒。

甲戌，西辽主夷列殂，诏命其妻权掌国事。为承天皇后，改元崇福。

乙亥秋，秦桧欲行谋逆，陷张浚等诸贤，忽病不能言。诏封桧建康王，令致仕，是夕死。帝始觉秦桧之奸，诏治秦党，皆窜远州。复张浚、胡寅、张九成等官。

丙子夏，金改元正隆。钦宗皇帝崩于金。

己卯春，张九成提举江州太平观，上言金必败盟，因荐陈康伯、朱嘉。九成六月有天使来迎，遂危坐而逝。是秋，召朱嘉，不至；以陈康伯为右仆射。

庚辰冬，遣虞允文至金贺岁。金主曰：“我将看花于洛阳矣。”允文还奏。康伯请用吴玠、刘椅、王刚中督兵防御。

辛巳秋，金大举入寇江淮，王刚中与吴玠败之。金主败兵渡淮，刘椅张兵淮阴

随之。宋帝亲征，康伯请允文参谋军事。完颜亮趋扬州，军临采石，允文出兵截杀，大败金兵，完颜亮死于军中。允文等请帝班师。冬十月，金人立乌禄于辽阳，更名雍，为金世宗，改元大定。

壬午五月，宋帝传位太子各，为孝宗。尊高宗为太上皇。召张浚宣抚江淮，追复岳飞官，礼葬于西湖。时宿迁魏胜起兵，克复海州。胜善用大刀，金人见而惧走。胜少与王世雄为友，矢志报国。

先，王世雄守陋握关，见金兵屡败，正可与二圣报仇，秦桧反出议和，称臣于金，心中衔愤，乃献赋春官，寓言其非，因谓。许旨，而黜其官。

世雄被黜，回转咸阳，时年四十七岁，唱然叹曰：“孔子四十而不惑，孟子四十不动心，我今已过矣，尚吞腥啄腐，纡紫怀金，不亦愚乎？”遂与妻和氏言道：“我看拜相封侯，尽似浮云紫雾；腰金系玉，岂如物外闲人？今幸被黜，不至老陷于仕途，若不猛醒急退，只恐深沉于苦海矣。”夫人道：“谚云：陪王如陪虎，食禄似吞钩。今老爷为官被黜，何足挂齿？况你我今已知命之年，幸有二子金宝、金玉，量来不乏后嗣；更兼衣食无亏于体，何劳更向别求哉！”世雄道：“夫人言虽有理，奈何世事如麻，光阴迅速，一息不来，命非我有。欲效汉之留侯、越之范合、晋之葛洪、唐之贾耽，此皆功成名遂，得道登仙，与天地齐其寿，与日月合其明；或乘驾跨鹤游三岛，或骑龙驭虎上九霄。到此之时，岂不快哉！言虽如是，未知天随人愿否。”夫人道：“人有是愿，天必从之。但老爷这一派言语，说得妾身如醉梦初醒，顿觉尘境虚浮，愿老爷早遇明师，得受修身的妙法，可与我修持，夫妇同登仙界，岂不美乎！”世雄笑道：“倘有得道之日，摹路相逢，可以传授，何况夫妻乎？我当自此访问参求，倘然苍天怜感，你我夙有仙根，自有真师相遇，传授至道。”正是：夙缘有种今生遇，从此分离断赤绳。不是当年青鸟降，如何一指便飞腾？

欲知世雄夫妻访道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 醉仙桥世雄逢道祖醴泉观钟吕试凡心

词曰：

夙缘有种省心早，访学真仙道。一饮琼浆醉思眠，水火自颠倒。花放时，婴姪双手抱。月明时，赏玩不知晓。幻境总非真，变态千魔今已了，不怕无常到。

（右调《白雪吟》）

却说王世雄夫妇二人安心访道，将家事嘱咐长子金玉照管。己卯岁，世雄游于终南，至甘河镇桥畔，见二道者默然而坐，烟霞态度，霄汉精神。世雄知是有道，急忙上前作揖，道：“请问二位仙长，何仙下降？仙籍何方？今在何处名山洞府修炼？缘何至此？使凡夫得睹仙颜，真乃三生有幸。乞师指示来因。”

二仙笑道：“我二人虽然不是天上神仙，也曾算个出尘道士。生长朝代有殊

，习艺文武各异。昨在蓬莱赴会，今朝欲往青城，至此少憩耳。子今被黜，尘情省矣，更有何求哉？”王世雄听这言语，知是真仙下降，遂倒身下拜，道：“弟子虽脱名缰利锁，不能跳出尘寰。本姓迷昧，未达修真之路；凡躯浊俗，难趋学道之乡。伏乞仙师赐一线之玄机，开愚蒙之觉路，含恩感德，歿世不忘。”二仙见其精诚，遂授还丹之诀，逐一指示，复嘱曰：“明春老君圣诞之辰，可复会于醴泉观也。”遂向腰边取出一个小小的葫芦，又向袖中取出一个酒杯，满斟一杯，向世雄道：“此是玉液琼浆，世人难逢。饮此一杯，延寿一纪。子夙缘根深，今朝得遇也。”世雄拜谢，执杯就饮。见此酒甘美异常，心中想道：“这样的美酒，何不多与我几杯。”二仙即知其意，向世雄道：“饮此一杯，足睡七日，岂可多饮乎。”即此别过，遂化阵清风而去。

世雄见二仙化风而去，遂欲回家，忽然四肢发软，醉倒桥上。来往行人见有醉汉在桥，衣襟上有诗一首，云：

此人不是世间人，昔奉诏书降下尘。今日逢仙身醉酒，七天始得睡醒惺。

众人俱道：“这个是醉仙人！”后将此桥遂名醉仙桥。此是后话，不表。

却说王世雄在此桥上熟睡七日，却原来这甘河镇在终南山脚，离大魏村路有五六十里，却是通长安的一条大路，将醉仙人这句话早闻到金玉、金宝兄弟二人耳中。兄弟二人商议，一则父亲去游终南，数日杳无信息，亦有可疑；二则闻醉仙奇异，欲去看他一看。兄弟二人遂寻至甘河镇桥上，看见睡着却是自己父亲，见衣襟诗，情知是遇仙饮酒，醉卧在此，急忙雇了马车，将父载回家中。世雄酒醒，将遇仙饮酒之事细说一遍，众人嗟异不已。世雄自思时逢九月九日遇师得道，遂自号重阳；以自知省悟，义理昭明，更名知明。以二师传授口诀日与夫人参悟玄微，同修妙道。至庚辰二月，忽忆复见之语，别了夫人，往南山，上太白，一路探听醴泉观。

原来这醴泉观在都县与盛厘县交界之处，离终南镇不远，于大魏村相去有二百里之许。那重阳一日走到终南山脚，看看日落西山，月升东海，旅店未逢，人烟疏少。心中正在彷徨，忽见林中照出灯火。重阳寻灯觅迹，走入林中，看见一座高大的房屋。只见一个老人燃着门灯，见灯上写着素字“贾府”二字，知是姓贾的，急忙上前作揖，道：“请问公公，此地就是贾府么？”那老人也还了一礼，道：“此地正是贾府。天已将晚，客人至此何事？敢祈说明，待我好去禀明主母。”重阳道：“我是咸阳大魏村人氏，姓王，名世雄，欲往醴泉观进香。路过贵府，看天已晚了，上无招商，下无旅店，但见灯光，寻觅至此。见灯上写着‘贾府’，故知贵府姓贾，特来府上借宿一宵，未知可容纳否？”那老人道：“出门路过借宿，理之当然。但我家老爷去世，诸事悉听太太指挥，请客人少待一刻，待我去禀过太太，再来迎接。”重阳道：“有烦公公

。”那老人进去，少刻就掌灯出来，道：“我家太太请老爷进去。”

那老人关好大门先走，重阳后随。走进许多的廊房，来到一座客厅，但见房舍幽雅，屋角参差。走进厅上坐定，见两厢挂的是名人字画，山水清幽，风情潇洒。忽见一个十四五岁的丫头，捧出一杯香茗，少刻之间，只见厨中搬出丰丰厚厚一桌的大菜，器皿什物，精细不凡。一壶美酒，两副杯筷。忽前见三四个丫头，扶出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出来。重阳一见，这个美人甚么打扮？但见：面如满月，眉横两道春山；唇若涂朱，目藏一泓秋水。身披缟素之服，俨然唐国杨妃；腰系碧罗之裙，胜若东吴西子。出言犹莺声宛转，含笑像花蕊吐葩。发似乌云笼柳叶，体如春水泛桃花。气若兰麝芬芳，音同金玉铿锵。正是：月殿桓娥临凡世，瑶池仙女降尘寰。

那妇人走上前来，打个万福，道：“未知大伯驾到，妾身未曾出外迎接，多有失敬。”重阳也还了一礼，道：“在下往醴泉观进香，路过至此。天晚造府借宿，蒙嫂招留，感激非浅。称呼大伯，恐有误也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妾先夫在世，尝言咸阳王某，同窗好友，官至总镇，文武全才。今朝一见，仪表非凡，话不虚传。”重阳道：“数十年间仕途劳碌，好友尽忘。听贤嫂之言，仁兄去世，可有几位令郎？”那妇人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不幸先夫旧年亡过，膝下全无，空留这份家当。虽有金银满屋，珠玉盈箱，无人执掌。莫言亲房于侄，连知心亲戚全无。妾想这份家当，非有福者不能承受。妾欲选择贤郎而成箕帚，使妾终身有靠。近来这等男子，依妾所见，一无诚实。若是大伯可能俯允，使妾终身有幸矣。”重阳只低头不语，想道：“这个妇人，廉耻全无，摹路相逢，遂托终身之语。那晓得我重阳一心向道，尘情世态，早已看破；酒色财气，一笔钩销。”

那妇人见重阳低头不语，遂上前斟酒，道：“大伯腹饥，可请饮酒进膳。”重阳道：“我曾许良愿：明晨老君圣诞，诣观拈香。这几天持斋食素，今蒙恩待，乞赐一饭足矣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大伯不闻圣人云，祭如在，祭神如神在？至诚在心，斋戒在口，但求心斋而已，何必定要戒酒除荤，执着于形相也？今大伯执意，难以强劝。”遂唤厨房换了素饭。

重阳食毕，那妇人令两个丫头送重阳安睡。重阳辞别，随着两个丫头至一房内，见床铺俱已艳丽精洁，就在床上打坐静养多时，忽然睡着。朦胧之间，只见两个丫头进来，陪着那妇人进房。两个丫头回去，那妇人闭上门户，脱去外衣，露出身体，如同白雪一般，一阵香风扑鼻，人帐而来，要与重阳同枕而睡。此时急得重阳心中十分惊慌，想道：“倘然被这尤物缠住，我命休矣！”急忙推开被褥，跳下床来，开门往外就走。但见月光照耀如同白昼。此处即在花园，急就跳出花墙。见是一条大路，趁此月光皎洁，缓步游行。

忽见前面一阵火光，山坡塌倒，现出两大石匣的金银，光耀夺目。重阳想道：“我此刻金银毫无用处，倘然天赐于我，只可济急救贫。”遂向空祝道：“此物或赐别人，无复我事；或赐于我，敢祈收藏，待我道成，济世累功可也。”忽然金银不见。

只见山上赶来一只黑虎，利牙张爪，欲食重阳。重阳道：“虎乃百兽之长，能通人言。我王重阳一心向道，何惧之有？悄然先世作孽，今当报应，要食就食，当去则去。”见虎摇头摆尾，上山而去。

重阳往前就走，不满三里之遥，只见来了一群强盗，手执枪刀，将重阳围住要钱，道：“这个汉子，好生无理，来到此地闯我们的路头，可有银钱留下？饶你狗命！若无银钱，管教你顷刻去见阎君！”重阳见这鼠辈挺枪舞刀，一齐上前，想道：“我若飞身逃走，将来必害后人。何不趁此机会夺他一把刀来，杀他干干净净，以免后人被害？”主意一定，急赶上前，一脚踢去，将个强盗踢倒在地，就夺得一把刀在手，欲斫他一刀，忽听背后人言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重阳急回头一看，仰跌一跤，觉是南柯一梦。但见身在荒野之地，天色微明。自思梦中之事，诸心净尽，惟有气性未除，还要渐渐锻炼。忽见有人过路，遂问贾府原由。此地二十余里并无人烟，知是神仙显化，试他的道心，重阳愈觉道念坚固。一路行程不表。

且说钟、吕二仙点化贾府种种变态试他，酒、色、财三字已了，惟有一气未除：“此子前因不昧，可授金液还丹之旨矣。”二仙化作两个教化子，在醴泉观之山门外打架。

却说重阳到了醴泉观，买来香烛，先去敬香，礼拜祷祝；次则寻访二师。只见山门外，两个教化子在此打架。重阳上前劝解道：“二位为着何事在此打架？”二人道：“我二人讨饭，为饭而打。你到此为的甚么？”重阳想：“二人说话有因。他二人为饭而打，我为求道而来。二人知我意乎？”遂上前作揖道：“我听二位说话有因，可知我的来意么？”二仙复变昔日在甘河镇之形容，道：“你可认得我二人么？”重阳一见，急忙倒身下拜。二仙止住，携手就走。走到无人迹处，三人坐下，传授金丹真旨，遂向东方指曰：“汝何不观之？”重阳向东一望，只见金光灿灿，中有七朵金莲结子。二仙笑曰：“岂止如是而已，将有万朵玉莲房也。”二师遂拂袖而去。

重阳茫然若失，回转咸阳，将夫人改名和玉蟾。与道友李灵阳结庵同修三载。重阳胎息既成，遂断烟火，居地穴中，养神一十二载，人皆称名“活死人墓”。出穴时，妻和玉蟾道果已成。时有史处厚、刘通彻、严处常相继成道，各自云游积功。

重阳闻朝廷弃川陕之地，遂出关东游，接引群迷，欲应金莲之兆。至嵩山，路

遇见二人，道貌不类凡俗，三人相对作揖，同坐谈论。重阳叩问二位道友姓名，二人答道：“我本姓薛，字紫贤。昔日为僧。曾遇我师石杏林真人，同师祖张紫阳真人讲说六字经偈，因是去释从玄，始得还丹真旨。今与徒张环卫觅地炼丹。未知尊师姓名法号？”重阳遂将自己得道本末原由细说一遍，虽则道从钟、吕所传，但而紫贤丹成在先，两人互相钦敬。重阳问道：“尊师今且焉在？”紫贤曰：“吾师已于去岁化矣，留偈曰：‘雷破泥丸穴，真人驾火龙。不知谁下手，打破大虚空？’”

重阳曰：“味此偈句，足见返神还虚矣。二人今欲何往？”紫贤曰：“将欲谒海瞻师祖于华山。我有弟子陈翠虚在惠州，师能往被指示玄微、益其笃信否？”重阳许之。遂别去。

那陈翠虚，惠州府博罗县白水岩人，名楠，字南木，以盘拢箍桶为业。先遇黎姥山灵人，授《景霄大雷琅书》，能以符水捏土为丸，愈人疾病，人呼为陈泥丸。后遇紫贤真人，授还丹口诀；复遇毗陵大师，授太乙刀圭之道。修炼既成，神异莫测，披发不梳，能敕集天丁，驱龙行雨，执铁鞭济世，日行数百里。尝往侍张紫阳真人，真人诫其勿轻用法，恐招褻读。那翠虚遂听真人之言，戒而勿用。正是：

法虽助道立根基，有法无根终必危。道法兼修功行足，管教指日步丹墀。

要知陈泥丸事迹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 李老君崆峒会群真王重阳宁海度诸子

词曰：

仙籍以功为上道，宜在尘间讨。三千八百果完全，一旦了然跨鹤会众仙。随机应化善因缘。昔日奉丹诏，今朝采取七金莲。果满功成飞步瑶天。（右调《虞美人》）

话说王重阳真人到了惠州，访陈翠虚。见一箍桶者念颂云：有漏成无漏，如何水泄通？既能圆密了，内外一真空。

且说泥丸隐于市，尝与人箍桶时，念了这篇颂，见一道者目中神光四射，必非凡流，急忙上前鞠躬迎谒。重阳曰：“子何所见而迎我也？”翠虚道：“仙长目有神光，顶有紫气，某因识之。”重阳问道：“汝曾师紫贤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重阳与翠虚走至避静之处，论金丹之旨，无不契合。遂同人天台山面晤紫阳真人，盘桓久之。重阳辞别，邀游海滨。

癸未，未改元隆兴。是冬，诏征陕州郭雍，不至。雍父忠孝，师事程颐，著《易说》，雍得其学。曾与重阳辩论养生之道，自号白云先生，帝赐号冲晦处士。

甲申夏，张浚卒。是冬，金攻楚州，魏胜拒敌而死。

乙酉春，宋改元乾道。陈康伯卒。枢密院王刚中昼坐校书，见陈康伯至，曰：“予日傍桂宫，以子节烈可嘉，帝君命召归王局，同赴峰同会去。”刚中遂卒。

却说太上老君命尹喜真人邀集群真，类叙有功之仙，于丁亥三月十八日齐到崆峒报功复命。道旨一出，诸仙咸集，谒见老君。老君命各谈玄旨，别叙真功，语类不同，会归宗旨。老君命设天厨之宴，次第排坐。上元天官唐尧圣帝曰：“人起贪嗔，酿此劫运。某等不能化及万汇，保合太和，虽勤厥职，实愧无功。”老君顾文始等曰：“善哉诸子，功德大矣！救苍生于水火，化烦恼于清凉。天心顺遂，金篆垂勋。但度人济世，以何为旨，试再言之。”

文始真人曰：“古今四方之俗，先和后事，捐忿塞欲，简物恕人，权其轻重而导之可也。”老君曰：“子言甚善。”

正阳曰：“旁门小法，易为见功，而人喜之，互相传授，至死不悟，败坏大道。自己深沉苦海，返思牵引他人，劝诱愚人，自彰法式，死人重泉。真可悲也。”老君曰：“此固凡夫少识，亦由邪说流行，故使迷徒难以省悟。汝等急宜救正，可令其觉悟耳。”正阳呈上《破迷正道歌》，老君观之，曰：“得此足破旁门，使迷者觉悟。今生虽不能成真，转世可涉大道之径也。”

纯阳呈《敲爻歌》并《直指大丹歌》、《渔父词》，海瞻呈《还丹赋》、《至真歌》，阴长生呈《龙虎歌》，严君平献《铅汞歌》，许施阳进《醉思仙歌》，诸仙纷纷进呈。老君视之，赞曰：“足见诸子度世心切，可称吾道长城也。”命侍女各进醍醐，诸真畅饮。

中上地官虞舜圣帝曰：“适奉玉敕：岳氏忠良，已升天界；秦桧奸雄，立堕三途。但宋金强弱，将何了结？”老君曰：“金人好杀，惨毒太甚，将来受报于蒙古，必当倍之。”遂命大容启《道藏》，取经付诸仙曰：“此《度人经》、《玉枢经》、《三官经》人能受持读诵，可以消灾解厄。《大梵斗》、《朝真科》，礼之可以请福延生。《生神章》、《济炼科》、《救苦经》、《生大经》，诵之可度亡升迁。《玉皇经》、《三洞经》、《大洞经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黄庭经》、《龙虎经》、《阴符经》、《清静经》悟之而可得道成真。尔等可将此经传示信道之人，令其读诵参悟，有志者自可人圣超凡矣。”众真拜辞，老君命伶伦等送出山前，各登云程。

老君知两河大疫，虽有冯长等在彼，救济不逮，欲往助之。李凝阳亦愿随行。却说河东冯渐，即冯长化世。初以明经入仕，性与俗背，弃官居伊水，时以药治疫。时有道士李君，以道术行于金邦，尤善视鬼。李君更推重冯渐，人称渐名，鬼即遁去。李君更教患家以“渐”字题门，鬼见之即避。

却说李凝阳去游长安，自称李客，常披蓑戴笠，腰系葫芦，在城中卖杀鼠药

，以木鼠为记。或有人买药，即曰：“此药不单杀鼠，兼疗疾病。”书店张赞买药杀鼠，灯下见大鼠数头争食其药，俄见鼠生羽翼飞去。赞异之，因问李客求药。客云：“药已尽矣。”赞归言之，其父年余七十，久患风症，乃取鼠食余药舐食，顿觉病除。

凝阳去往终南，会正阳、纯阳。正遇王重阳来到，拜谢师恩，并将妻和玉贍成道之由细说一遍。正阳道：“汝妻本瑶池守花青鸟精卫降凡，夙因不昧，汝传授他修成道果，更兼积功累行，他日位证金仙，无复羽毛之累矣。”

三仙正在笑谈，只见凝阳到来。正阳、纯阳出洞迎人，命重阳拜见道祖：“此位即异形真仙李凝阳道君。”重阳倒身下拜，凝阳急忙留住，道：“汝是通程真人王升下世，不昧前因，幸得钟、吕二仙化度，方能得道成真。夙愿宏深，度人心切，他日功圆，仙秩高矣。”重阳听凝阳之言，始知本来面目。复向凝阳行礼道：“不是二师度化，焉能得覩道祖仙容？今蒙恩指点，誓当尽心济度。”遂拜辞三仙，回转东海。三仙亦送出洞门而别。凝阳与钟、吕二仙在终南游玩。不表。

且说马宜甫娶孙氏为妻，男材女貌，夫妇如鱼水一般，朝夕吟诗答对，其乐可知。后直甫身入黄门，不求上达，不乐仕进。连生三子：长曰庭珍，次曰庭瑞，三曰庭圭。三子长成，各成配偶。正是光阴荏苒，不觉年长四十五岁。原来孙氏长了四春，年四十九矣。那宜甫昼寝，见一道士携其登天，遍游圣境，景致非常。觉而有感，题诗云：

梦入华胥到九天，天中处处住群仙。香飘紫阙龙鸾舞，瑞映丹台狮懈眠。凡境原非真境乐，人身难比法身坚。红尘富贵终非久，跳出樊笼寿万年。

孙氏看见这首诗，暗暗称奇，遂问员外诗意。宜甫道：“梦游天府有感，因作是诗。我想人生在世，料不能久，上寿者百岁，中寿者八十，下寿者六十。圣人云：五十而知天命。我和你知命之年已至，日落将近西山，若不急早回头猛省，老来难躲无常。趁此色身尚健之时，访个明师，早求度世之方，修个长生不死之神仙；逍遥物外，做个与天齐寿之仙子。十洲三岛，举念即至；大千世界，任意邀游。到此之时，岂不快哉！”

孙氏道：“员外说修仙之事，甚妙。但我和你是个凡夫俗子，焉能妄想至此呼。怕画虎不成，反类其犬，惹人取笑耳。”宜甫道：“自古迄今，得道者数万，拔宅者有数百家，皆是凡人修炼后成真仙。岂不闻古诗云：

万劫千生到此生，此生总是夙生成。今生不把此身度，空在世问争利名。

谛观仙传，古来多少根基浅者，千魔万难，苦志修身，今世不成，求其来世；来根厚者，早遇真师，得授至道，三年五载，直超三界。若论来根，我和你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。今生得产富贵，尝存济世之心，目前子孙满堂，夫妇更

无疾病，这就是大根基也。我欲出外寻访道德之师，传授长生之道，修成一个天仙，方满我平生之愿矣。”

孙氏笑道：“古人有言：夫荣妻贵。我员外修成一个神仙，做妻岂有不仙乎？”宜甫道：“这神仙二字，乃天上之荣贵，岂同凡间可比？夫荣妻贵乃凡人之话，修仙之事，谚云‘公修公得，婆修婆得，自修自得’，这叫做‘各人修身各人了，各人吃饭各人饱’。食在我腹，你焉能饱乎？且如世人在世，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，至於大难一到，子不能随父，妻乌得随夫？各人奔走各人的路，生离死别终有时。”

这一段言语，说得孙氏如醉方醒，向员外道：“我员外倘然访得明师，可能与妻同修否？”宜甫道：“志同，外人却成契友；心背，至亲即是他人矣。”

过了几天，马员外人城有事，走到城门，因天气暑热，少坐片时，买瓜止渴。见一老道走来，也就坐下。你道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头戴清风巾，足踏多耳芒鞋；手拿净尘拂，身披千针袖袄。双眸炯炯，两道金光如电闪；含神默默，一团和气似龟藏。耳大鼻隆，面凝金色；额高眉阔，舌络锦纹。坐如磐石，步若轻风。正是：无人无我真如体，不灭不生自在心。

马钰见此人形容苍古，体相不凡，遂买一个瓜，向前道：“老师父，我看这天气炎热，身穿袖袄，不怕暑蒸？我买这瓜儿与你结个缘。”重阳不语，执过手来就吃，却从瓜蒂食起。马钰道：“这个瓜蒂是苦的，何不弃之？”重阳曰：“香从臭里得，甜向苦中来。”马钰复问道：“老师父何方人氏？到此何事？”重阳道：“不远千里而来，特来扶醉汉耳。”马钰异之，知是有道，遂上前深深打躬，道：“弟子见师形容迥异，出言不凡，有意度人，请师到我家中养息几天，未知老师尊意若何？”

重阳见他至诚虔恭，知是道器，遂与马钰同至家中。厅上坐定，急命家童烹茶设斋。重阳止道：“贫道出山，久避烟火。”马钰听言，愈加恭敬，急忙命家童请出孙氏，道：“我今日进城，路遇这位真仙。他不食烟火多年，此人必定有道。”就叫孙氏上前，夫妇一同参拜。重阳一见这妇人，年虽已近知命，体相不凡，将来必成大器，但其目前道心未固，待我慢慢琢磨。

马钰请师到花厅养静，每日买些瓜果之物供养。重阳将马钰更名处钰，字通宝，号丹阳。丹阳拜谢，问师曰：“何为道？”重阳答曰：“道是虚无体，强名曰先天。五行不到处，父母未生前。”

丹阳即悟大略，事师不倦，日与谈玄论道。重阳分梨与丹阳同食，尝作诗省之，诗曰：

此物外圆内却坚，中含一点是先天。收来尝以凝花露，放去观如出水莲。劈破鸿蒙修妙道，剖开太极拣真铅。时人不识玄元理，那晓食梨有秘传？

凡分梨十次，每次必有诗以化之，多方指点，丹阳尝未觉悟。不表。

却说登州府宁海州，时有一人，姓谭名玉，字伯玉。祖居河南洛阳县人氏，因金兵南渡袭汴京，逃出，至山东登州宁海寄住。缘登、莱、青三府之地近於海滨，不顺大路，虽金人至此，得其城池，百姓归降，故未大动干戈，到也安宁，故有外人逃入境中。这谭玉生於金太宗天会癸卯元年三月初一日，生时有彩霞照室之祥，少有敏慧，却遇金兵作乱，随父逃奔宁海，开店度日。父亲亡故，尝甘淡泊，笃好清虚，不思娶妻传后，独念固守元精。至四十二岁，忽患风痹之症，求医罔效，服药无灵，曾有三载，行路艰难。忽闻马员外家中有一位神仙，冬夏单衣，不食烟火之食。“倘有灵验，能使患痊如故，我就哀求出家。”主意一定，坐了一乘轿子，到了马家门首下轿，入内问讯。马家家人引进花厅相见。

丹阳问知来由，引见师父。那谭玉一见重阳，卓荤有异，知是神仙临凡，急忙倒身下拜，求疗沉痾。重阳与其神观，观其夙缘有种，根器不凡，就将葫芦内取出丹丸三颗，向谭玉道：“当用无根水煎服，熟睡一时，病体即刻痊愈。

”正是：

夙缘有种今生遇，得道修持却在人。不是谭生勤苦志，焉能他日见天真？

要知谭玉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回 王重阳出神试真心孙不二殒容求至道

词曰：

真志学仙道，宜向个中着意求。精修苦志勤烹炼，调和铅汞结丹头。变化飞腾自优悠。三试女俦真心格，殒容求道尘情却。尘情却，指示玄功炼魂魄。

却说丹阳急忙令家童取无根水煎茶，与谭玉服下；引至床房，令其熟睡。那谭玉服此丹药，睡了醒来，遂觉病痊，精神清爽。遂到重阳跟前，叩求度世。重阳道：“凡修道之人，入道易，闻道难；闻道易，而守道难；守道易，而成道难；成道易，而了道难。汝年已四旬余矣，精神耗散，返还不易，虽要立勇猛心，发坚固志，初从念头上扫刷，次从尘境中留心，直到一念不起，一尘不染，那时真道可闻，真法可修。我今收你，必当改装换像，取名处端，字通正，号长真可也。”那长真拜谢师父，次拜丹阳师兄。遂回到店中，将物件典卖定妥，来到丹阳家中侍师。不表。

却说重阳在马家住了四月有余，孙氏还未深信，虽有丹阳往来传语，略不解悟。时当十月天气，肃风微起，霜露初降，金菊绽黄篱畔，芙蓉艳丽园中。重阳心花开放，咏诗云：

入国曾见玉芙蓉，娇裊芬芸积翠浓。艳丽全凭夤夜月，殷勤准的蓦然风。花残叶落韶光去，树老枝枯霜雪逢。欲使根原长不死，劝君急早觅金公。

重阳咏毕，垂眉而坐。丹阳入，见师父诗中含意，有打动孙氏之心，奈何孙氏迷而不觉，只可缓缓善诱，遂抄这首诗带回自己丹房养静。不表。

却说重阳见孙氏执迷不省，就出了阳神，来到孙氏房中，将孙氏抱住。孙氏急忙尽力推去，方能脱身，急走出房去，欲去告诉丹阳知道。自思道：“我员外将此人当一个活神仙看待，奈何此人色心尚且未断，道在何处？想我员外被他哄骗耳。想此人来到我家四月有余，未食火食，焉能色心还未断绝？亦有可疑。我去告知员外，员外未必信我，反为不美。只得忍耐而已。”

过了几天，又见重阳入房而来，急忙避过，反转脸皮说道：“你这狂人，正无廉耻！自从你到我家，我夫将你当个活神仙看待，住了数月，反来到我的房中调戏，我去告知员外，看你脸面放在何处？还不急速出去！”重阳道：“我昔在终南养道，尝甘淡泊，欲念全无。今到你家这几个月之间，颇而精神充足，谚云：饱暖起思欲，饥寒守自然。敢祈方便，结我一个缘罢。”孙氏听这言语，十分懊恼，急忙走到丹阳房中，将师父来到房中调戏数次之事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你将此人当个活神仙看待，留在家中数月，他反无耻做出此事，幸我这几次未曾缠身。倘然被缠之时，高叫起来，家中大小之人看见，觉无脸面，若然不叫，岂不终身被污？依我所见，急速打发他回去，可免后话。”

丹阳听说此言，心中有些含愤，道：“你这个贱人，好不通方！我师父来到我家四月有余，日在花厅打坐，足迹未尝出门，朝暮如是。你自己迷昧不省，不肯皈依，不信道德，这是你自的根基浅薄，所以不信，到也罢了，反到我面前说这是非，师父来到房中调戏的话语。你将血口喷人，罪业不少！”孙氏道：“听你之言，是妾说谎不成？”丹阳道：“既然真有此事，下次你将他在房中，来叫我亲眼看见，方可信你。”孙氏低头不语，心中纳闷。回转自己房中，想道：“此人若然自此不入我房，员外必定说我说谎是实。倘然再来，我定要将他锁住，叫他亲眼看见，方释我今日之恨，使员外信我言不负也。”

过了几天，又见重阳走入房中，孙氏急忙拿了一把锁，将门锁住。走到丹阳房中，叫道：“员外速来！今日我将那道士锁在房中了。”丹阳急忙同孙氏走到门外，孙氏将锁开了，丹阳走进房中，四顾杳无动静，遂问孙氏：“师父在何处？”孙氏进房寻觅，踪迹全无，连床上床下四维找寻，不见形影，弄得恍恍惚惚，如痴如醉一般。丹阳道：“你说将师父锁在房中，今在何处？这样谎言乱语！你在房中寻出师父，到也罢了；倘然寻不出来，我定要打你，使下次不得说谎害人！”孙氏心中惭愧，双眼垂下泪来，说道：“我孙氏白日见了鬼不成？倘然不是见鬼，房中无人，自将门锁上叫你来看，岂不自招祸殃哉！”丹阳思之，急忙走到花厅，只见师父闭目垂帘。回到孙氏房中，向孙氏道：“这是错怪你了。我尝与师父谈道，闻师父言：‘大道圆成，阳神出现。身

外有身，随机应变，神通莫测。入金石而无碍，步日月而无影。能乘鹤跨凤，能驾景腾空。’方才到你房中，乃是师父通神变化，试你的真心。故数日之前，师父有咏芙蓉之诗，诗中含意，有度你之心。”

孙氏听丹阳之言，如梦初觉一般，道：“既师父诗中含意，员外何不早说？”遂同丹阳到房。取出诗笺，孙氏见之，心中觉悟，向丹阳道：“这首诗师父以芙蓉为表，内含诗意，分明开晓於我。芙蓉虽烧艳美丽，难免树老花落之苦。妾今年近半百，气血枯衰，若不急早修炼，将来难免沉沦苦趣矣。岂知师父神通变化，到我房中数次，试我心田，幸得心怀不字，虽有微言触犯，别无他意，谅师父不能责我。乞员外代妾师父跟前表明心意，欲来师指点修道的原由，使我人道有门，修真有路矣。”丹阳道：“幸亏师父试你之际，无起得罪之心。倘有粗言冒犯，决定不肯收你。但师父出神试心，虽有微言冲动，谅不见责。我去禀明师父，待师父如何发落可也。”

遂走到花厅，只见师父与长真正在谈道。丹阳走到师父面前，行了一礼，道：“方才蒙师恩重，去点化孙氏。倘然孙氏无知，有言触犯，乞师赦宥。”长真道：“马师兄说在那里？我见师父坐此，未曾出外行走，何曾去化孙师兄？”丹阳道：“师父之事，固非你知。”重阳闻之，亦当作不知。丹阳禀道：“我妻孙氏，今见师父有此神通变化，心中大觉惭愧，欲到师父跟前求师度脱，未知我师如何开发？请师指示。”重阳道：“你妻孙氏既已觉悟，你可同他到此，我自有言语嘱咐。”

丹阳道了师命，去唤孙氏。到了师父面前，孙氏倒身下拜道：“弟子凡流俗眼，不识天仙下降，赦宥往愆，恳赐宏恩，敢祈收录。乞赐一缕之真机，能开平生之觉路。倘得师父洪慈，苍天怜悯，修得长生不死，永远不忘师恩也。”重阳道：“大道圆成，岂独长生不死而已，更可跳出天外之天。但汝年纪虽近半百，体相犹觉艳丽，恐汝道心不固，反兼道友有亏。并且气血衰耗，犹恐还丹不易。只可广积阴功，专求来生因果，转生男体，不昧前因。待丹阳成道，我可命他来度汝，修持道果，可入仙班矣。”

孙氏听师父之言今生不能成道，必待来世转托男身，待丹阳道成，方来度我。自想生死轮回虽然有定，阴果报自然无差，今生既悟前非，兼有真师相遇，尚且不能度世，未必来生能省悟否。倘然不肯省悟，岂不永堕沉沦矣？尝闻百虫鸟兽皆能修成精果，何况我今已得人身，难道不如鸟兽乎？但师父看我容貌艳丽，倘道心不固，恐曳害道友。遂发起一个刚勇之心，拜别师父，回转自己的房中，将一个铁灯碗用一把火铃铃住，满添灯油，放在炉上，将油煎滚，闭住口眼，向自面上一泼。这一浇，烧得脸皮熟烂，遂将油迹擦净。拿来镜于一照，但见自的脸上像个唱戏花脸一般，来到花厅之上。

丹阳看见，大着一惊，心中难忍，不觉垂下泪来。长真一见，叹道：“世间那有这样的女人！立志如是，何愁大道不成？亘古罕稀，真个难得！”孙氏走到师父面前，跪下道：“弟子像这个样子，未知可修身否？”重阳抬头一看，大着一惊，道：“汝既有这般志向，那怕大道不成？真是世间罕有！这样的刚志，可称女中之丈夫也。我将汝取名不二，更壮汝志。”遂咏诗赞道：

羡慕贤徒夙世缘，今朝方坐采莲船。殒容损体求真道，刚志坚心炼汞铅。想似麻姑临下土，犹如妙相降瑶天。功成果满诏书至，可算女中第一仙。

重阳向不二道：“汝虽有真志修身，但不可执着，恐遭魔境。汝今年近半百，更兼生男育女，真元有亏。凡修道之工固无定限，须要立始终不怠之志，时时留心刻刻堤防。幸汝夙缘有种，先天未曾破尽，还可修炼还丹。倘然天癸已绝，气血耗竭，虽有道念，欲得成道难矣。盖女人十四岁则天癸降，至四十九岁，卦爻破尽，天癸当绝。汝今未绝者，知先天未败，家富心坦之故耳。男人修身，先降白虎；女人修身，先斩赤龙。赤龙既斩，丹基筑矣。盖男人白虎降之不易，女人赤龙斩之尤难。欲斩赤龙，要在除欲。欲念既除，元神自定。神定心清，元气复升，采之炼之，五脏充盈，五气交结，始成胎婴。神胎满足，出幽入冥。再养再炼，上朝三清。为师今将天符灵录、太阴炼形秘诀传汝，勤修苦练，可同丹阳穷究妙旨，汝辈皆可改妆换像，俱可师兄师弟称呼，自然成道有日。但要谨慎守持，不可唐丧日月，磋路光阴。人生不久，转瞬无常，谨之，慎之！”不二再拜稽首而起，复向丹阳、长真等各各稽首，丹阳、长真亦各还礼毕，不二回转房中。

过了几天，不二与丹阳商议道：“你我既得师尊传授妙旨，必须下手用工。但家中的事务还未清白，我想师父在我家中，有人来客去，不能清静；况有师兄师弟出入，有些不便处。你可与师父商议，另外创造一座庙宇，与师父并及道友俱可安单。你道此事如何？”丹阳道：“汝所言正合我意。必要如是方可安单。”丹阳遂至花厅与师父商议，将不二所言之事细说一遍。重阳道：“汝等言论，正合我意。但须择一处清静之地，多费几千银子，造起一座好庙，恐后来道侣众多，也好应用。”

丹阳领命，择一处极妙之地，离家约有二里许。遂择日起工，未及二月，功成告竣。共造大小房屋八十余间，共结费银一万两。请师父取个庙名，重阳道：“此庙造成，为全真道侣所栖，就可立名全真庵可也。”於是师徒们欢喜，遂择日进住。

重阳与长真等进了全真庵居住，丹阳以家事付子庭珍料理，夫妇倾心学道。重阳以《金丹秘诀》五篇并口诀传授丹阳。丹阳自得口诀，改妆道像，头挽三髻，以示永远不忘师恩，日与不二同修参悟玄旨，殷勤修炼。日间在全真庵照管

事务，夜间回转家中养静。正是：

大道不分男共女，全凭心地立根基。夙缘有种今生悟，急早回头莫教迟。

欲知丹阳不二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 丘启法访道觅真师郝恬然求玄闻至道

词曰：

真志访道，坚心受苦，不退是刚强。冷淡尘情，放下名利，不落是非场。千魔万难尽，自然遍体发馨香。功圆道备，逍遥快乐，满饮这琼浆。（右调《少年游》）

话说登州府栖霞县滨都地方，有一善士丘德恕，父文结，母杨氏，祖居燕京。因天下变乱，迁居山东。父母早亡。娶妻欧氏，家中殷富，夫妇行善乐道。连生三子二女：长子启崇，次子启书，三子启法；长女曰玉兰，次女曰兰英。惟三子启法于金熙宗皇统八年、即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岁正月十九日诞生。当生之时，有虹霓贯室，彩雾弥空。德恕道：“此子将来必非凡器。”

这启法少而好道，颖悟强记，资性过人。不羨繁华，笃好清静。十六岁弃家慕道，访至嵒山三官堂，投师出家，改名法通。越三年，时年长十九岁，童真勉学。见师外真内伪，谅无道德。忽闻宁海全真庵有一位重阳王师，道德高超，逆知未来，遂往访之。至全真庵客堂坐下，见一道友，头挽三髻，三绺微须，身穿皂袍，手拿麈尾，来到客堂。法通急忙顶礼，丹阳亦还礼，请坐，就叫知随取茶。

饮毕，丹阳见这道友年纪不满二十，生得神清骨秀，必非下愚之人，遂问道：“这位道友，仙乡何处？仙观何方？”法通答道：“弟子乃栖霞县人氏，今在嵒山三官堂出家。”丹阳道：“请告令师。”法通答道：“恩师姓张，上道下继。”丹阳复问道：“自己仙姓法号？”法通答道：“弟子姓丘，草字法通。转敬师父仙姓法号？”丹阳答道：“俗姓马，草字丹阳。请问到此何事？”法通道：“昨闻宝庵有一位重阳王师父，道高德隆，才大学广，逆知未来，是住世之神仙。弟子愚昧，欲求度世，乞投门下，朝夕待训，未知肯容纳否？特乞马师父与我作一个引进之师，不知尊意若何？”丹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在此修身学道，大家有缘凑合，我同你去见师父可也。”法通道：“有劳马师父。”

二人走到重阳丹房，法通上前跪下，道：“弟子特来投师学道，望师父大发慈悲，救度弟子，没世不忘师恩也。”重阳听言，睁开慧眼一观，观其夙世根深，暗想道：“此子将来必成大器，吾辈皆不及也。必须尽意将他锻炼。”由是将目复闭，口中咏诗云：

细密金鳞戏碧流，能寻香饵会吞钩。被余缓缓收纶线，拽入蓬莱得自游。

咏毕，闭口如帘。丹阳所师父诗中之意，自能度脱，因何闭目不睬，未知何故。那法通跪得足有一个时候，跪得脚麻膝痛，双眼流泪。此时丹阳有些怜愍，哀告师父道：“这位丘道友跪得时候太久，望师父开恻隐之心，收留于他。”重阳道：“你收我不要。”又闭目不言。那法通十分哀求苦告，总是一言不发。

丹阳道：“莫非我师与你无缘？你可回去，另投别个有道之师去罢。既不收你，你在此跪死也是枉然。”法通起来，哀悲大哭，向丹阳道：“非是我与师父无缘，总是我的根浅福薄。今遇真师，不能得度，想我这等薄福之人，在世何用？到不如寻一死路去罢。”

此时丹阳与长真等听他言语，正是悲凄难忍，向法通道：“你在此住定，待我等缓缓相劝师父，倘然收你未可。”法通向长真、丹阳磕头道：“今蒙二师洪恩怜愍，重恩难报。”丹阳向长真道：“初闻师父诗中之意，自能收纳，又不知何意却之？”

过了几天，丹阳复向师父道：“我看丘道友是个真心向道之人，乞师父收留他。”重阳道：“我的心思，非汝辈所知。你既怜他，你可收他罢。”丹阳无可奈何，复向长真等商议。长真道：“师父断然不肯收他，其中必有缘故，你我难以测度。何不师兄代师父收他，岂不是一样？他就拜你做个引进的师父，岂不美哉！”丹阳道：“汝言有理。烦你向法通说明方可。”长真遂向法通道：“师父断然不肯收你，我叫马丹阳代师父收你，总是一样。你可拜马丹阳师兄为引进的师父。”法通听长真之言，遂拜马丹阳为引进，拜了四拜，复向各位师兄叙礼毕。

丹阳向法通道：“师父不肯收你，今听长真师兄之言，我权代师父将你收下。今将你改名处机，字通密，道号符阳。自此之后，你必须严守清规，勤修道业；在师父面前更要殷勤侍候，不可违命。倘然日后师徒情意相投之时，大道可闻矣。”处机复向丹阳作了一揖道：“弟子谨遵马师父之命，不敢违背。”丹阳道：“此是你错了。我与你是师兄师弟，不可师父称呼。”处机道：“都蒙怜愍，敢忘尊恩！”丹阳道：“今且师兄师弟，不必谦虚。但愿立勇猛之心，发坚刚之志，修成一个大罗天仙，余心乐矣。”

过了几天，重阳与众道友谈玄说妙，只见处机走来，就闭口不言，非单一次，常常如是。众人俱道师父与处机无缘。处机在师父跟前朝夕侍候，殷勤不怠。不表。

却说丁亥秋七月，江淮、山东大旱，万民惊慌。各州府县官员设坛祈雨，命僧道打醮设斋，毫无应验。这宁海州乡民人等，俱知马员外接来一位神仙，能知未来之事，大众商议：何不往全真庵祈雨？倘然有应，人民获庆，未可见得。

于是约了七八个的乡绅耆老，来到全真庵。丹阳出来，诘其来由，知为祈雨之事。众人见马员外道妆改扮，头挽三髻，知是出家，各各赞美不已。大众说道：“这许久未曾下雨，百姓张惶。本州老爷请僧道斋醮，一无应验。闻宝庵有位神仙，能知未来之事，我们特来祷告。乞员外指示，我们好去求告。倘然有应，万民仰惠。”丹阳道：“祈雨乃是一件大事，未知我师果能否。我引你们进去求求看。”

丹阳先走，众人后随，来到重阳丹房。大众上前跪下，将天旱祈雨之事哀求苦告，说了一遍。重阳低头不语，默坐一回，开言道：“明日午时，可有大雨。”众人各各叩头而去。有等信者，道神仙言语必然有应；有等不信者，俱道众人求他，乃随日应酬之话，免得大众缠他。众人言语不一，纷纷乱说。

至明晨，红日旭旭。直至傍午，忽见轰雷掣电，大雨滂沱，下了半日。正是：久晴逢甘雨，万物得苏生。这一州人人称赞，个个欢欣，俱道真是个活神仙下降，大众赞美。不表。

却说本府文登县城内有一位老爷，姓郝名磷，字步鳌，号恬然，生于金熙宗天眷庚申岁，止月初三日诞生。幼而好道，智慧天成。家有一弟名瑾。父母相继而逝。家财豪富，世袭都尉。喜读《易经》，善能卜筮。时在本城，现任守备，出兵追贼，在海口战了一阵，丧了许多的兵将。郝磷单骑落荒而逃，后面贼兵追急，忽然大起黑雾笼罩，当面不见人形，方能逃回本处。回营自觉道：“这一回不是苍天怜愍，发起这道黑雾，安有活命回营？”想仕途险幻，尘境虚浮，富贵荣华，恰如南柯一梦；王侯将相，尽似水上浮沤。看破尘情，辞官不做，将家事交与弟瑾照管。是年二十五岁，弃家访道，身带银子二百两，别弟出外，隐在卜筮林中。

遍访三年，未遇明师。时正到宁海城内，茶馆之中坐下，忽听得个个称赞：“好个活神仙下降！”郝磷问其原由，始知重阳真人的来历，想道：“我在外遍访三年，未得明师相遇。今此处有这样的高人，我若不去访他，岂不错过？”遂离了茶馆，向那全真庵而来。进了庵中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好一座大庙。走到客堂坐下，只见一个年幼的道童送茶出来，恬然问道：“你这里是那位当家？”道童答道：“乃是马师父当家。”恬然道：“烦你请马师父出来一见。”那道童进去不多时，只见内中走出一个道士，头挽三髻，身披鹤氅，三绺微须，年纪约有四十余岁，知是当家，急忙站起。

却说马丹阳来到客堂，见一人年纪未满三十，生得眉清目秀，满面慈容，心中想道：“此人必定为访道而来。”遂上前施礼道：“这位先生，贵府何处？高姓大名？”恬然急忙还礼，答道：“愚下卑地文登县人氏，姓郝名磷，字步鳌，草字恬然。转敬师父仙姓法号？”丹阳道：“贫道姓马，草字丹阳。请问先

生来到卑庵有何贵干？”恬然答道：“不瞒马师父说，愚下自幼好道，喜观丹经。今觉尘情虚幻，弃家访道，在外遍访三载，并无一个有道之人相遇。余所见者，皆是外真内伪名利之徒、傍道之辈，不足于道。今在宁海城内才闻宝庵有一位重阳师父，道德高超，能逆知未来之事，愚下特来求见。未知可能容见否？”丹阳道：“我家师从来厌人喧哗吵闹，今见先生乃是远方人氏，来到此地寻访，岂有不见之理？我同你去见师父。”

二人相推，就走到重阳丹房。丹阳指道：“此位就是。”恬然举目一看，只见这老道生得额高眉阔，鼻隆口方，满口黑胡，形容魁伟，坐如泰山，体若苍松，唇若涂朱，眼放神光。“此位不是蓬岛真人，定然十洲仙客。我在外遍访三年，尝未遇着这样的仙风道骨。今朝得遇，乃是三生有幸，夙缘之善庆也。我不投师，待等几时？”回头向丹阳道：“我今特来访师出家，非闲游也，还望师兄与我一作引进，对师父说明可也。”

丹阳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少站一刻，待我进去禀过师父。”遂走到师父跟前，稽首道：“启禀师父：本府文登县来了一位先生，姓郝名磷，字步鳌，特来投师出家。乞师父慈恩发落。”重阳道：“你叫他进来。”丹阳回头叫：“郝先生，我师父命你进见。”恬然应命，进了丹房，上前跪下，道：“弟子真心弃家求道，访寻明师，三载不遇。今朝得见尊容，乃弟子三生之幸也。乞师父大发慈悲，救度弟子，没世不忘师恩也。”

重阳将他一看，果有几分仙骨：此子日后到有真仙之分。就开言道：“修道却是一条的苦路，无真志者，不是易行。我看你是一个为官出身之人，享惯荣华富贵之福，坐的是高车大马，吃的是珍馐百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居的是红楼暖阁。出家之人有千般苦楚，百节魔难，非轻易也。我看你受不起这等苦楚，回转家中安享荣华，可行方便广积阴功，修积来生因果，也是个修因的路头，你何必定要出家，受些苦恼，有何益处？”

恬然道：“弟子若是贪恋荣华富贵，不肯弃官别家，在外遍访三年，不到师父跟前投师出家。既来出家，愿求长生久视之大道，金液还丹之口诀，不怕千辛万苦，总是心甘。”重阳道：“你要一定出家受苦，要立大刚大志、始终不怠之心，不可违背为师的清规，谨遵太上的律法，兢兢惕惕，靡刻不离心怀；澄澄湛湛，当明本来真性。毋劳汝形，毋摇汝精，毋使其思虑营营，乃可以长生。欲长生者，必要先修三皈，后守五戒，然后乃可闻道也。我将你改取法名大通，字太古，号广宁。另择良辰，改妆换像道妆打扮，方谓仙家弟子也。”正是：

修身必假外修持，内外兼修道可期。炼到心中无一物，蟾光终日照须弥。
要知郝太古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 重阳子南游逢了道王孝先北转遇真师

词曰：

忙忙世事如丧狗，世态炎凉，转眼无何有。时人尽逐乌飞走，我今不落无常手。为甚将身苦海漂，富贵荣华，安享何可久。如今识破是非门，终须不在他人后。（右调《蝶恋花》）

话说郝太古听师父之言，遂问道：“弟子闻师之言，欲修正道，必须先修三皈，后修五戒。未知何为三皈五戒？乞师指示。”重阳道：“三皈者，释谓佛法僧，道谓道经师。总而言之，即是自身中精气神也。所以皈依道，离欲尊，永脱轮回。修道之人，常守本性元神，居于性地，毋使思虑妄想扰害心君。外相不入，内相不出，将个识神自然化成不生不灭之元神，久久存养，方离爱河欲海之苦恼。道果圆成，可脱六道轮回之死生，岂不离去欲念之尊贵乎？皈依经，两足尊，得闻正法。真修大道者，恐元神无所依托，落于幻空，不能脚踏实地，故太上流传三十六部尊经，正法眼藏，使人可达修真之路，有所修证，不为外道修罗所惑，不落傍道，自然炼养元气，助化元神。是有神气两足之尊贵，可得长生久视之大道，故有正法可闻也。皈依师，众中尊，不落邪见。即今者，有外道纷纷，傍门多种，或用搬运精髓，开关补脑；或用咽津纳气，服气餐霞；或用采战之术；或用御女之功；或将山根一穴，指为玄关，以二目谓阴阳；或将五金八石，当于至宝，以谓身中铅汞；或持咒念佛，打七炼魔；或存神默想，导出阴神；以及绝谷休粮，烧茅炼汞，种种异类傍门，不可记极。总属幻化之躯纽带，难得超凡人圣。所以须得真师口诀，炼精化气，炼气育神，炼神返虚；阳神出现，跳出天外之天，与太虚同体，日月同明。天地有坏，而吾身不坏，故名万劫不坏之金仙。是曰圣，曰仙，曰佛，岂不众中之尊乎？所以不落邪妄之所见，方知有真道可修也。凡修道者，常将此身中之三宝常住身中，毋使耗散，是曰‘常住三宝’。今者这些凡僧俗子，不知自身三宝之作用，认作庵堂寺观谓常住，三佛三清谓三宝。谁知三佛三清亦是自身三宝之别号，敬重自身中之三宝，即是敬重三佛三清也。念佛天尊，即是念自的心也。若然自心不正，虽日念十万，如鱼嚼水，有何益乎？只要自己贵重三宝，无起诸想，虽念经万卷，不如静坐一时。三宝既皈，要除杀、盗、淫、酒、妄之五戒。将此三皈常持，五戒谨守，然后方可论道也。”

那太古闻言，战兢惶恐，不敢违背。拜过师父及诸师兄道友，回到丹房静养。不表。

话说重阳自从祈雨应验之后，遐迩咸闻，投师日众。时有燕京方德茂、扬州聂道明、莱州韩秀道、白元亮等，以及俗家皈依者，有数百众。师厌繁赜，欲往终南一游，欲带丹阳往昆仑而去，恐庵中不得安静，命丹阳等料理庵中事务。

丹阳等拜送，乞师父归期。重阳道：“为师腊月可归矣。”别众飘然而去。至西岳华山，时值薛紫贤欲归天台，在玉女峰坐脱，留偈曰：铁马奔人海，泥龙飞上天。蓬莱三岛路，原不在西边。

重阳与其徒众殓殓于龕，举火焚之，得坚固子无数于砂砾中。

重阳欲上终南，至长安遇和玉檐，各谈寒温，二人同上终南。正逢二师在洞中炼药，重阳引玉瞻拜见仙师。钟、吕二仙喜悦，向和玉瞻道：“汝夫妇二人来根深厚，得成大道，更须积功累行，他日必登上仙之位矣。”玉瞻道：“弟子欲去积功，未知何功可积？请师指示。”吕祖道：“今南宋明春当作疫疠，吾将传汝驱疫方法，往彼济人利物，积累功勋可也。”玉瞻拜谢。重阳将马、孙、谭、丘等事细述一遍，钟师道：“汝可度齐七朵金莲，方可应诏上升。”重阳与玉瞻拜辞回程，玉瞻往吴越济度。不表。

且说重阳拜别二仙，回转全真庵，大众拜迎。过了新春，重阳复吩咐丹阳等看庙，命长真、太古随身，往江南一游。时处机欲随师侍候，上前禀道：“弟子欲随师父出外随身应候，未知我师意下如何？”重阳不答，就叫长真、太古收拾起程。众门人俱送五里之遥方止。

长真、太古与师同行，处机在后，走到二十里亭歇息。重阳见符阳走到。就叫太古取戒尺过来。太古道：“师父要戒尺何用？”重阳道：“处机犯我清规，打他四十下。”长真、太古一同跪下讨保，打了二十戒尺，起身就走。

复走五里远近的路，重阳道：“我腹中有些饥，口中有些干，这段路无物可买，可取水来止渴亦可。”符阳听见，急忙手拿瓜瓢去寻水。偏偏这路往兖州当道，走了许远的路，寻不见水，只得回见师父。重阳怒道：“这厮惫懒，不知往哪里去取水没有？”举杖一指：“这不是水么？”长真、太古见路傍有水塘在此，急忙去取水与师父止渴。重阳饮了水。举杖向处机头上就敲，长真、太古解劝，方能行路。

符阳心中想道：“我去遍寻不见，这路傍有水，到也奇事。”遂自去取水止渴，忽然不见。心中明白：“这是我师父点化出来的水，所以我去取水，就不见了。”见他们走远了，急忙赶去。一路之上，不是这样不对，定然那件不是。魔了一月有余，符阳总是刻刻殷勤，不离左右。

至于江宁，居三台洞歇夜，忽见天降大雪。重阳道：“这几天寒冷下雪，你们可去多搬些干柴来，好烤火。”三人领命，各去爬山挖岭，搬来许多的干柴，至洞放下。又去到街上化些钱米，买些小菜，到洞中煮好饭菜，三人吃下。重阳命架起火来坐下。他三人烧起，热得可怜，烟得要死，重阳端坐，巍巍不动。符阳与太古开了门户出去纳凉，重阳命长真将门闭上，不许他二人进来。二人在门外冻得个可怜，又不敢惊动师父，二人并背而坐，苦捱一夜。待天明

，长真将门开了，见他二人冻得可怜，说道：“我想来开门，师父止住不许。你们在外冻得伤心，我在洞中烟得小死。”师兄弟三人就做饭。食毕，重阳遂吩咐起程。三人看这大雪实不能行走，又不敢违命，只得收拾行李就走。这时将他三人魔得七颠八倒，俱无半点嗔恨之心，遂冒雪向苏州而行。不表。

却说苏州府阊门内天庆观有一道士，姓何名中立，道德高超。向本淮阳书生，一旦来苏，住于观中，言如佯狂，久而皆应。病者乞疗，与蓑衣草一茎煎服，病愈。有不与者，病必不起。众称曰“蓑衣真人”。戊子春，帝遣内侍以香茗至苏州，但云朝廷有事相问。何真人摇首曰：“有华人即有蕃人，有日即有月也。”内侍复命。帝曰：“他诚知吾心矣。”遂赐号通神先生。

时重阳师徒们四人至苏州游玩，闻何中立有道，乃往访之。重阳与论返神还虚之妙，那何真人亦知重阳的来根，互相敬仰。何真人见长真等道：“子辈皆上根大器，功行圆满，何愁不作天仙？”四人就在观中住下。明日，这何真人坐脱现中。郡人即其肉身，漆而金之。有病患者，焚香祷祝，无不应验。

是夏，宋行乾道历。帝志图恢复中原，恒习骑射于宫中。己丑夏，以弩断弦伤于目。重阳闻之，叹曰：“惜乎！贤明之君，厥志将灰矣。”重阳率徒三人回转山东。不表。

却说山东莱州府掖县武官庄有位老爷，姓刘名嘉成，乃是一名文举出身，现任归德府知府。有一太太张氏，先生一子，取名大才。对金熙宗皇统七年，即宋高宗绍兴十八年了卯岁七月二十日，梦红霞覆体，觉则腹痛分娩，遂产一子，取名大德。甫五岁，张氏太太亡过，刘老爷在任娶一太太柳氏，复生一子，取名大用。惟大德年幼好道，聪明睿志，不婚不奢，喜看道书。年十四岁，忽父病终，回转掖县，日慕丹经。至二十二岁，弃家求道，身带百两银子，遍处访游。相面访师。

在外五年，是年二十七岁，遨游吴越，回至扬州。这日在饭铺之中，只见四位道长往街上经过，有一老者，身高体大，形容魁伟，品格绝伦，双眸炯炯，光耀射人；兼且这三位皆神清气爽，相貌端严，有出尘之表，神仙体态。想道：“我在外遍访五载，未曾遇见这样的人，此是有道之士，上前去问他的来踪去迹，我要拜他为师。”急忙就赶。赶至城内，上前深深作揖，道：“请诸位师父到茶馆之中，弟子与众位结个缘。”重阳一看，此人到有几分仙骨，不免度他一度。向长真等道：“这位尊兄要与我们结缘，也好，就与他结个缘罢。”

五人同进茶馆。重阳上坐，其余各就而坐。大德问道：“请告这位老师父，仙乡何处？他姓法号？”重阳答道：“贫道俗家陕西咸阳人氏，姓王字知明，道号重阳。”复指谭、郝、丘道：“他三人俱山东人，皆吾弟子也。请问尊兄贵

府那里？高姓大名。”大德道：“弟子家住山东，莱州掖县人氏，姓刘，字大德。我先父曾授归德知府。不幸先父去世，家有一兄一弟。我看光阴迅速，世事空浮，遂弃家求道。在外遍访五年，未尝得遇明师。今朝得遇师父，品行高洁，形容离生，必是有道之人。弟子欲投师父门下，乞师父大发慈悲，度脱弟子，没世不忘师恩也。”重阳道：“你乃是贵家公子出身，安能出家受苦？”大德道：“弟子愿求金丹大道，苦死也是心甘。弟子历阅古往真仙勤修大道，孰不是苦志修持，方得无上妙道，跳出樊笼？”

重阳道：“汝既自愿苦修，可随我往登州宁海一走。”大德见师允诺，遂磕了几个头，转向师兄们各各交拜。还礼毕，又去买些素食点心来供养。重阳道：“为师久断火食。”大德听见，愈加恭敬，又去买些水果之类，向师父道：“烦少待片晌，待我到饭铺中取来行囊，与师父同行。”那大德别师出城，顷刻间就将行囊拿到，五人起程同行。不表。

且说登州府文登县有一善士，姓王，名孝先。幼丧父。母田氏，长斋净素，好念仙经。那孝先生于金熙宗天会二年，戊午岁三月十六日寅时诞生。生得天姿玉骨，幼时聪慧过人。从母吃素，不喜繁华。家有一兄名孝全，家中事务，悉是孝全料理。那孝先母子初入傍门，久修无成。这孝先是年三十三岁，母命往外访求明师，方可修成大道，若陷傍门之中，至于老死，亦然无益于身也。于是孝先拜别母亲兄长，出外访求至道。初至河南汴京，投一居士，又是傍门。复至曹州拜一和尚，却是空禅兀坐的工夫。次往江南拜一道士，亦是餐霞服气的修法。越历三年，连投数师，皆不是正道。

转至登州，闻全真庵内住道众数百，清规整肃，观法威严，有一老道是陕西人氏，姓王，道号重阳，能道知未来，不食烟火，名播诸国。孝先想道：“搜远不如搜近，信有之矣。我奉母命寻师访道，这数年间，连投数师，皆非正道，幸我能知是非，不被傍门诱哄。岂知本府有这样的高人？”急向宁海而奔。不满二天，早来到全真庵，但见好一座大庙，正是：

宫殿巍峨来燕雀，梁间无秽走龙蛇。往来道侣如仙子，名谓全真字不差。

欲知这王孝先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 王重阳设教行道德孙不二装疯学神仙

词曰：

一心要度七金莲，阐教敷扬体自然。口口流传无上道，接后贤。大道分明在目前，无为窍里觅先天。偃月炉中擒玉魄，炼真铅。（右调《浣溪沙》）

却说那王孝先到了全真庵的山门，见两旁镌着一联云：

尘情看破，欲登九品莲台，可往吾门求觉路；世事悟空，要免三途苦趣，须来此处问迷津。

孝先想道：“此联真乃度人的一片实情。”只见内中走出一位道长，头挽三髻，三绺长须，品格异俗，神气卓然。

且说马丹阳自师父南行以来，日间必要来到庵中料理事务，夜间回转家中，与不二共修玄功。此时正欲回家而去，走出山门，只见来了一位客人，年纪不过三十上下，生得天姿玉骨，雅品超群，上前问道：“这位先生，贵府何处？到卑庵有何贵事？”那孝先急忙行礼，答道：“愚下本府文登县人氏，姓王，名孝先。早闻宝庵有位重阳师父有道，奉母之命，特来访师，伏乞师父指示。请问师父仙姓法号？”丹阳道：“贫道姓马，草字丹阳。闻先生之言，远方人氏特来访道，真个难得！可请进庵中。但家师南游，归期不定，权且在小庵安歇几天，再作商议。”遂送进客堂，吩咐知客，将这王先生安单。丹阳回家。不表。

至明日午傍时候，有人来报师父回庵。众人急忙著衣戴冠，出门迎接。只见一大群的人拥住师父，男女围绕，不知其数。你道这些人从何而来？原来这重阳真人在此庵中阐教度人，声名浩大，遐迩咸闻。这四维的男女，凡好善者，皆来皈依门下。见师父南游回来，一路见之，俱来迎接。丹阳等上前行礼，接进师父，再与长真等见礼，一路风霜辛苦说了一遍。

丹阳引进王孝先，上前拜见师父，将孝先的情由说了一遍。重阳道：“既有真心向道，欲投吾门，必立大愿。自古道：修行者无愿不立，无愿不成。”那孝先听师之言，就对天盟誓道：“我王孝先投师皈道，倘有违师背道，破戒犯规，生遭惨死，殁堕地狱，永无出期。”重阳见其真愿真心，向孝先道：“我今将汝改名处一，字通净，可号玉阳。”复命刘大德上前拜见诸位师兄，又吩咐道：“我将你改取法名处玄，字通妙，赐号长生。汝二人可择日改换衣装竖髻。”刘、王二人拜了师父，次拜师兄道友毕，各回丹房，一心修身。不表。

话说重阳自归全真庵，忆师之言，立愿普化三洲，同归五会。五会者，一曰平等，二曰金莲，三曰玉华，四曰三光，五曰七宝。乃设一榜，随所在处悬之，文曰：

窃以平等者，为道德之祖，清静之源，乃金莲玉华之本，三光七宝之宗。普济群生，遍照世俗。银焰充盈于八极，彩霞蒸满于十方。人人愿吐于黄芽，比比不游于黑路。玉华者，神之祖；金莲者，气之宗。神气相结，谓之神仙；心忘念虑，即超欲界；心忘境缘，即超色界；心不著空，即超无色界。离此三界，神居仙圣之域，性在清虚之境，惟愿人人达此，个个皆入此境矣。

重阳真人将此榜文一悬，有先辈云游者见之，叹曰：“愿力洪深，可称王升再世也。”

辛卯夏，来改元乾佑。起居郎范成大自金还，知钦宗崩于金。

壬辰，以虞允文为左丞相。冬十二月，朱熹著《资治通鉴纲目》成，明礼义，谨学术，不言释道二氏之事，恐异君民之心。时吕祖见宋帝敬天勤民好道，故乐周旋行化：过华亭，以丹活樟树；游江陵，以言格傅升。太常王纶守岳州，有回道人上谒曰：“公乃荆州狂僧，名些，复数世而投为公。”纶愕然曰：“能知数世来因，乃仙也。”更欲与言，忽失所在。纶遂告疾还家，精思仙道。后遇柳仙授其丹道及尸解之诀，后尸解去。太常卿刘洪荐朱熹为枢密院编修，不至。宋帝谓其廉退可嘉，诏以主管台州崇道观。朱熹闻张平叔得道，在崇道观遐举飞升，深企慕之。平叔少与象川翁在兹同业，张不第，兹显达，熹叹曰：“显达者，沉溺苦海；不第者，得道上升。尘世富贵，岂仙道之比哉！”时有孙葆光，字渊明，深究性命之学，元丰间，遇广孟子授还丹之诀，自号无名子。游于应天府，种蔬为业，又号商丘老圃。择人而度。

甲午春，宋改元淳熙。虞允文卒。安南王李天祥殂，子龙翰嗣，报丧于宋帝，帝遣使封之。召朱熹为秘书郎，不至。改主武夷山冲佑观，复令知南康军，引士子与之讲论。是秋，宋帝立谢贵妃为后。

丁酉，改行淳熙历。重阳见宋帝册后行历，崇圣爱士，克尽君道，自居金地，觉有不安。时会集道众讲经论道，道俗咸集。

重阳一日在讲堂普示云：“汝等既入吾门，修身学道，必先炼性而后修命。性本属木，钻之则生烟火。火者，心也，本性定静，心火自灭。所以《阴符经》云：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；奸生于国，时动必溃。知之修炼，谓之圣人。故修道者先炼无名种火，以心治心，将一切贪痴嫉妒、损人利己、贡高我慢、刚强暴恶以及种种不良之心灭尽，然后扫除过去、未来、现在之三心，人心净尽，道心自现。道心者，即虚灵不昧之本性元神，觉照自心炼得圆明透彻，毋使一点尘心来扰。至于遇境不生烟火，纯纯粹粹，任凭虚空粉碎，吾性湛然独存。性工既成，丹基自固。倘然性地未坚，大道将成，亦有败坏也。欲修大道，须要性命双修，从有形以度无形，以无形制住有像。所以通灵者神也，长生者气也，非安养元神，不能通灵达变；非伏住元气，不能长生延年。所谓命不离性，命无性不立；性不离命，性无命不存。以气养神，以神含气，自然金木相投，水火既济，结成胞胎，是名金丹，又谓玄宰。更用乾坤交媾，是成胎仙，三年温养，似乳哺之婴儿；九载大定，如习学之周遍。然后出入无间，变化神通，总不外乎自身中搜求耳。”

时孙不二得师传授，勤修不怠，败堵七年，三田返复，百窍流通，自号清静散人。此时也在内听讲，上前行礼。重阳下座，唤不二至丹房，更授金液还丹之道及养胎出神、飞升驾鹤之法。一一传授毕，遂吩咐道：“汝缘在河南洛阳地界了道，可往彼装疯磨炼，日乞闹市，夜宿破窑，琢磨心身。道果圆成，自然

脱胎神化。再可积功累行，到那时节，我来引汝朝拜金阙，得入西池。”不二谢拜师父道：“弟子倘有成道之日，永远不忘师恩也。”复去辞别丹阳，将师父传道、命往洛阳之事说了一遍。复向各位师兄各备辞别毕，回转家中，约定明日就动身。是夕丹阳回家，嘱咐多少言语。

至天明，吃了早饭，那不二到房中将头打散，脸上擦些尘垢，换得一身破褴的袖头，装成个疯颠模样。手拿一把破蒲扇，肩背一条破麻帕，包着一个瓜瓢，哈哈大笑出来，向丹阳把手一拱道：“请了！有缘再会。”往外就跑。丹阳一见，两眼流泪。庭珍、庭瑞等一家大小涌出，见了这个样子，各各放声大哭。庭桂等问道：“母亲为何蓦然疯颠至此？往那里而去？”丹阳道：“你母亲今奉师命，往洛阳磨炼身心。但修道之事，非汝辈可知，亦不必挂念他，你们去干你们的事罢。”

时全真庵一群的道友俱来拜送，丹阳道：“不二早已去矣。”马家大小各各含泪。不表。丹阳与众道友称赞不二的道心坚固，各各嗟叹，回转庵中。

且说孙不二装了一个疯颠，随路乞化度日。走了二月有余，方至洛阳地界。访至河南府，城外云溪观之后有一破窑，遂往居之。日间城中募化，夜栖破窑修身。不多时候，见一个疯婆子常来同伴。你道这个疯婆从何而来？却原来耿仙姑自得麻姑之道，修炼成真，方方显化，提携后学。见孙不二道心坚固，在此磨炼，恐遭不良之难，故常在窑中陪伴不二。不二心中暗喜道：“我是个假疯子，在此磨炼。有一个真疯子来陪伴，真个难得！”

过了几天，这日，不二上街化斋，正遇着两个教化子，看见不二虽然疯颠，年纪不老，像个富户出来的体态，肉白体肥，令人可爱。二伙商议道：“这个疯婆娘，夜宿云溪观窑中。我同你去到窑中与他一同住下，岂不是一生受用了？”二人同心合意，是夜就到窑中，把自的家伙放下，就发起春心了。燃一把火将疯婆娘一照，只见不二打坐在此，边傍睡着一个老婆子。二人道：“这个疯婆娘还讲修行，在此打坐。”正欲上前，时不二定神之际，忽听有人言语，睁眼一看，只见两个化子上前来了，知他不是好人，急忙站起，偏个身子，躲在老疯婆身边。二人又将火照见，就赶上前来。那疯婆子坐起说道：“这里是我们的神仙的窟宅，何等样人在此行来摆去？”站起将两个化子拉住就打，打得他两个头破眼昏，欲跑，跑之不动。二人拚命与他打闹，那疯婆把他二人一指，他两个伙伴自己拉住就打。二人从窑中打出，打至云溪观边，打得呼天喊地。观中的道士听见，开门来看，只见二个化子打得头破血流。那道士将他劝开。二人定神一看，却是自己两个伙伴打了半夜，打得满身疼痛，血流偏体。那道士问道：“你两个为的甚么事情打得这般光景？”二人无言可答，只自啼哭而已。道士闭门去了。

那两个化子不敢回至窑中，商议道：“但不知这个老疯婆有甚么法术，把我们弄得这个样子？先听他说道：‘此处是我们神仙的窟宅。’不许我们歇宿。到也罢，近将我们打得这般光景，遍体流血，疼痛难忍。”二人无奈，就在这山门外睡了一夜。天明复转城内去了。

且说不二见他二人打得呼天喊地，打出外面去了。心中想道：“这个狂徒要来魔我，若不是这位老疯婆将他打退，岂不是我要吃的大亏了？这真是天神护佑，有这等妙处。我要望空拜谢。”不二双膝跪地磕头，见那老疯婆哈哈大笑而去。不表。

且说这两个教化子被这疯婆打退，过了几天，养好身体，二伙复打主意道：“这年轻的疯婆娘，到是你我网内之鱼，笼中之鸟，定可拿手。只是这老疯婆有些怕他。”这一个说道：“我有主意。这疯婆娘天天总在东北二门地界化斋。我同你去到荒村无人迹之处候他，管叫他有翅难飞。”二人主意定当，去到荒村侍候。远远看见那疯婆娘来了，二人欢欢喜喜。

却说耿仙姑早知不二有难，急差山神土地暗中拥护。那不二正走到荒野之地，抬头一看，即见两个化子急急赶来。知他不是好意，急忙就跑。原来不二是个女流，又是富豪的佳人出身，那里跑得远？却被二个化子赶至跟前。那时不二无计可施，心中想道：“我命休矣。”那两个化子正要下手，蓦然起一阵大风，飞砂走石，将两个化子刮倒在地，头上打破几个窟窿，血流满地。那不二见大风起时，急忙跑回窑中。正是：

心正神仙常拥护，千魔从此自消除。逍遥自在身无碍，始信玄功庆有余。

要知孙不二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阐玄教七金莲会集扬宗风六仙友搬丧

诗曰：

会聚金莲返故乡，方方接引众贤良。教行大地千秋仰，功著丹天万古扬。弃世不闻人世幻，抛尘那管俗尘茫？圆明本性真如体，坐化立亡正法王。

却说那两个教化子待风息了，方起说道：“这个疯婆娘是有妖法，将后再不敢染他。”二人抱痛而回。不表。

己酉春，金主雍崩，太孙憬立，为章宗。宋帝自高宗崩，即欲传位以终丧，至是退居重华宫，太子諄即位，为光宗，尊帝为寿皇，立李道之之女为后。

庚戌，改元绍熙，金改元明昌。光宗有疾，政事决于后，禁帝不朝重华宫。

且说王重阳既得丘、刘、谭、马、郝、王、孙，已足七朵金莲之数，忽召诸子曰：“昔祖师授我偈言，云人当生于忠孝之世。今上不行孝道，我将赴约于蓬瀛矣。”遂将金液还丹之道传于谭长真、王处一、刘长生、郝太古等，向丹阳道：“我的门人，男女共有一千有余，得吾道者有数十，惟成道者丘、刘、谭

、马、郝、王、孙而已。你等各有所得，惟丘处机一言无闻。此人根深蒂固，将来必成大器，我辈皆不及也，故尽意锻炼于他。我今去世之后，汝必须传其丹旨，吾无余忧矣。”众弟子道：“求师父久住尘世，普度众等愚徒，咸登道岸，共出迷津。”重阳道：“天数已定，不可强违。惟丹阳自从入道，家虽豪富，创造庵庙，接待师友，费去大半家当，其功足冠金莲领袖。”复向丘处机道：“汝自投我门下，二十余年，受魔不少，未闻道法一言。我去世以后，必求马丹阳玄旨，然后积功累行，大道可成。”遂唤木匠，吩咐造就木龕，外用闸门，令四人可抬，急速造就，以备应用。嘱咐已毕，打发各人回转丹房。

是夜，重阳将身一变，满身尽是恶疮，即时号呼不已。处机、丹阳等各人听得师父狂叫，急忙进了丹房，问：“师父何故如此？”重阳道：“我蓦然身体焦躁，发出一身的恶疮，疼痛难忍。”众人见师父十分惨苦，各各悲叹不已。众人在外纷纷议论，有等说：“师父是个大罗天仙，为何作此变态？想是试我们的道心，未可见得。”有等说：“师父实无内行，外装仪表，虚名妄作，故有此症。”各人议论不一。惟丹阳知之，想道：“我师父欲仙脱，变化这样的形容，试于众人耳。”惟有处机、处一，朝夕殷勤侍候。待过数日，脓疮破烂，臭不可闻，有等无志者见重阳这般光景，各自散去。

时在宋光宗绍熙元年、即金章宗明昌元年庚戌岁孟春望日，时重阳真人年七十九岁，将归真，遂叫众门人至前，吩咐：“我今日午时辞世后，汝等必要将我龕子送至关西，至那处索断之处，就地埋葬可也。”众人惶惧，乞遗世语，重阳宣曰：

地肺重阳子，强呼王害风。来时随日月，去后任西东。作伴云和月，为邻虚与空。一灵真性在，不逐世人同。

众人急取笔砚记之。重阳复咏诗云：

自从领旨下凡来，寄迹尘埃得自裁。几度仙风催梦觉，数声鱼鼓唤心回。三三行满神胎结，九九功成道眼开。七朵金莲今已会，特留云路到蓬莱。

咏毕，奄然返真。时有白鹤青鸾、仙仪队仗，冉冉高腾碧汉，遐迩士庶共瞻，莫不号呼礼拜，俱知重阳真人升天。

且说丹阳等见师父归真，各各拜哭跪送，遂将师父净了身体，换了衣服，抬进龕中，用闸门闸好，贴固封条。丹阳道：“师父遗言，众所共知。师父归天之后，必将肉身送至陕西，汝等愿送者上前报名。”只有丘处机、郝太古、谭处端、刘处玄、王处一等上前报名，答道：“我等愿送。”丹阳点头道：“吾等师兄弟们有一千有余，惟真志者，丘、刘、谭、马、郝、王、孙也。我为道友，这数十年间费心不少，今朝看破，惟有五人而已。我同你六人可以送到陕西

，择定日期，发龕起身。”

丹阳留了几个知心的道友，在此看庙。丹阳欲讨了几个工人同抬，众人俱说路途遥远，还不如师兄弟们费些身力，自己抬去。丹阳点头道：“受得苦中苦，做得人上人。今且路途遥远，不能多带白物，只带了壹百两银子，用毕，随路募化而已。”众人俱道有理，遂安排素斋，祭奠毕，起程就走。

初起，有人代他抬龕。送出五里之遥，只有四五十人了。再送十里，众人告别，只剩他六人。忽龕中臭气难闻，六人同心，毫无厌秽。晓行夜宿，离了登州地界，忽然龕中转香，龕就轻了，如空无物一般。抬过河南，盘钱将尽。至陕州灵宝阔乡之间，一路就有人送斋齐备。六人吃了开钱，那人道：“我这里不是卖饭的。只因前面有一老道士问我们化就的，不要你钱。”丹阳等辞谢复行。

六人疑惑不省。丹阳道：“莫非师父在前化就的？”众人信之。而后一路之中，每逢无饭铺之地，肚饥时就有人备斋。

过了潼关，处机道：“我和你这一路每逢饥时，就有斋吃，或是馍馍，或是馅饼，或是面条，或是包子，一定是师父在前化就。我想，这段路上饭铺稀少，必定师父又要去化斋，待我急急赶上前去，看过明白，如何？”长真等道：“此计真妙！”那符阳就急赶上前，到这庄上观看。

却说重阳真人身跨白鹤，在空中看见潼关至华阴这路饭铺稀疏，恐徒弟们腹中饥饿，即便下去，到这庄上化些斋饭与众弟子充饥。正在村中募化，只见处机急急赶上，一时躲避不及，被处机看见，急忙上前跪下，道：“弟子等在后商议，知是师父在前化斋，今朝一见果然。乞师父慈悲救度。”时有这庄上男女共睹，那重阳真人不能脱身，只得对处机说道：“你这孽障，今朝漏泄天机，其罪非浅。你日后虽有真心修道，难逃大魔之报。”遂向空指道：“那旁丹阳等来了。”众人向空一看，重阳拂袖而去，化阵清风，无影无踪。众人蓦然不见这老道士，惊呀不已。那处机跪在地上，忽见师父化风而去，只得含泪倒身下拜，磕了几个头，遂出了庄村。只见众位师兄已到。

且说丹阳等见符阳赶进庄村，他五人亦急忙扛龕，早已到了庄前，看见符阳含泪而出，遂问道：“可见师父否？”符阳向众将师化斋的情由说了一遍，但师父说我日后虽有真心修持，难脱大魔。想我后来不知有何大魔所遭？”刘长生将符阳一看，道：“怪道师父说你大魔难脱，连我看你的相貌，脸上有两道纹路口，谓之腾蛇锁口，后来当要饿死。”符阳道：“刘师兄当真能看相么？”长生道：“我少年喜看相书，相法虽不全知，略知六七。妻财子禄，人人有准；寿夭穷通，个个无差。何况丘师兄之相乃是个明相，岂有不知者乎？”符阳问道：“腾蛇锁口之相，可有化解否？”长生道：“有何化解？昔日

梁武皇帝腾蛇锁口之相，后来饿死台城。他是一朝的帝主，尚且难免，何况你我之辈乎？”符阳听说，自叹道：“我年幼好道，十六岁弃家，十九岁遇师，这二十余载受了几多魔折，自虑根基浅薄，苦志坚心朝夕殷勤，侍候师尊。未得一言半语相授，忽然师父仙去，今朝至此复遇，哀求苦告，返说我大魔难脱，化风而去。今听刘师兄之言，后当饿死，我今昔志修持，有何益乎？”说罢大放悲声，啼哭不已。

长真等闻符阳之言，亦各悲伤。丹阳道：“丘师弟不必悲戚。刘师弟的相法颇通，不过定俗人终身。我和你乃出家之人，不足定也。我尝闻师父之言，说丘师弟根器不凡，今者虽受些魔拷，将来功成果满之时，我辈皆不及也。”于是符阳听丹阳之言，方能止泪。师弟兄们扛龕复往前行。自此以后，一路无人施斋，师兄弟们只得各自化斋充饥。

过了华州，至临潼地界，闻有温池，其水自热，夏天稍温，冬时更热。弟兄们停歇，同到温池洗澡。丹阳道：“此处乃骊山来脉，内结硫黄，能令水热，天下不能多得。此水能洗疮毒疥癣，兼且清凉皮火，解秽除氛。将来我就在此秦川募化养道，常可能涤此泉。”

沐浴毕，众人复抬着龕子过长安，至鄂县城西二十里之遥，忽然绳索俱断。丹阳道：“师父遗言，吩咐过了关西，到那处索断，就地埋葬。今朝至此，绳索俱断，埋葬之地到了。不知此地是什么地方，这片地是谁家的地？”即欲问明，只见一人过路，叩问其人，那人答道：“此处惟刘、蒋二姓最多，叫作刘蒋村。这片地，乃是刘员外的地。”丹阳听说，遂同长真问到刘员外家中。

且说那刘员外正在家中，手抱孙儿玩耍。丹阳长真进去，只见老人手抱小孩，遂上前施礼，道：“请问老先生，贵府可是刘员外的府上否？”那员外急忙放下孙子，答礼道：“就是老汉家中。你二位师父有何贵干？”丹阳道：“我们将师父的灵龕抬到此处，我师未化之时，有言吩咐，将他灵龕抬到那里索断之处，就地安埋。今我师弟兄们将灵龕抬到此处，绳索俱断，所断之地，问起却是贵府的地界。贫道欲化这块地埋葬师父，恳祈大善人大发慈悲。”

那员外道：“我听二位的口音，不是我这里的人，为何将师父抬到这里埋葬？”丹阳道：“不瞒老员外说，我等原是山东人氏，即因我师父是这里咸阳县大魏村人氏，姓王名嘉，字知明，道号重阳。我等因师父遗言吩咐，故搬丧至此地埋葬。”员外道：“二位的令师，莫非三十年前在地穴之中一十二年，这位活神仙，叫做王重阳，就是令师么？”丹阳道：“就是我先师。”

刘员外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二位不要胡说！那重阳真人是一位大罗天仙，这么还死了？他居地穴中一十二载，不食水米，还未曾死，你说他死了，我却不信。上言道：大道修成，炼成金刚不坏之体，号曰金仙。你师父若果是重阳真人

，必然凡身不坏，你们可去打开一看。那重阳真人我也曾会过几次，到也认得。”丹阳向长真说道：“我和你将灵龕抬过河南，如同空龕一般，今闻老员外之言，打开龕子一看，正合我意。请员外同去打开闸门一看，便知明白。”那刘员外欢欢喜喜，就同丹阳等走到灵龕前。

丹阳将刘员外言语对众说了一遍，众人俱欢喜道：“此言有理。”就将龕子打开闸门一看，却是一个空龕，只留衣冠袜履等物。众人又惊又喜，将衣冠等物复藏龕中，放下闸门，向刘员外道：“我师父既然化去，必将此龕埋之，以表师情。”员外道：“这等看来，果是重阳真人之仙迹，就埋此地，我等也沾些仙福。请众位师父到舍下用斋，待我叫些工人伙伴埋葬令师的仙龕。”众人俱上前拜谢。

那员外与众同到家中，遂叫厨司设斋。这边就叫工人去开土，备了一席素筵到灵前上供。须臾斋备，丹阳等同去压埋，磕了几个头，化了些钱表，众人同回到刘员外家中。赴斋毕，丹阳等拜谢，刘员外送出大门方回。丹阳等六人辞别刘员外就走。正是：

假此凡身炼法身，功成方见本来真。虚空自有元神现，不是世间离别人。

欲知他六人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 大魏村六仙友拆散小华庙二弟兄逢灾

词曰：

尘世短，道路远，若非真志功难满。不回头，逐水流，生死轮回似泛舟。休，休！急猛省，莫闲游。人生无久留，真铅着意求。谨慎修，安炉立鼎，不记春秋。悠，悠。（右调《惜分钗》）

却说马丹阳弟兄六人离了刘蒋村，一路商议道：“我们既到此地，必当往大魏村一走。一则去会会师兄们，二则报师父登天之事，使他家可知。”众人齐心，就往大魏村而去。

却说王金玉、金宝兄弟二人，自从父母出外修道之后，乡族人等以为王重阳与和玉瞻登仙而去，遂修造庙宇，装塑仙像，朝暮焚香，晨昏祷祝，有求必应，大显威灵。金玉生一子二女，金宝连生二子。金玉早已亡过。时金宝也有五十余岁，亦然喜舍乐施，敬僧好道，家财还是富足。这时正在厅前观花，只见外面走进六位道友，急忙上前迎接，到厅上坐定，一面命家重烧茶弄饭。

且说丹阳等上前作揖，道：“此位莫非王师兄否？”金宝各各还礼毕，问道：“愚下姓王。未知众位师父何方人氏？因何至此？”丹阳道：“我等皆山东人氏，俱从师重阳。我等向闻师云咸阳大魏村人氏，姓王名嘉，字知明。家有师兄二人：长曰金玉，次曰金宝。可是府上否？”

金宝闻言，各各重新见礼，道：“既各位师兄到此，弟实不知，未曾迎接，多

有失敬。”众人齐答道：“造次入府拜望，敢祈勿责。”

金宝问道：“各位师兄远来，必知我父亲下落，乞诸位指示。”丹阳将师父山东演教度人，至于今年三月望日归真，嘱咐的话语，一路显化之事，细述一遍。金宝听得这派言语，心中大喜道：“今闻众位师兄之言，我父今已登仙，未知我母亲如何结果？”丹阳道：“我尝闻师父之言，帅母早已得道，今在尘寰积功待诏，量他升天亦不久也。师兄府上诸位可好？”金宝将自己家事说了一遍。遂请各位赴斋留宿。

次日，陪到庙中，敬香礼拜毕，各人坐下。丹阳道：“众位师弟，我和你今朝在此庙中，权当师父跟前一般。昔日师父将化之际，曾有言吩咐，大众共知。长真已闻大道，可下手用工，累积功勋；太古、长生、玉阳等皆有所得，必须勇猛进精，磨炼性心，各积宏功，登仙有日；惟丘师弟一人，外无功行，内无道术，如何是好？”符阳听丹阳之言，急忙上前跪下，哀告道：“众位师兄俱已得道，惟我独无一闻，还望马师兄怜愍，乞带于我，没身不忘师兄之恩也。”丹阳急忙扶起，向符阳道：“师父仙化之际，曾有言嘱咐于我，只要你勤修不怠，我当传你至道，精进修持，自然成真有日也。”符阳复稽首而起。是日众人同回金宝家中。

至三天，吃了早饭，各人商议。长真欲往西蜀，积功养道；王玉阳欲回山东，探母而去。丹阳道：“我与丘师弟就在此秦川化斋，消磨岁月。王师弟既回山东，全真庵之事，你可照顾一二。”玉阳道：“马师兄既不回山东，我此去必到全真庵经过，虽然不去料理事务，必当向众说明师兄的去迹，另举当家，方可安妥。”此时众人拜别金宝，金宝苦留不住，送出大门。各人自走路头，自此拜别。郝太古复隐卜筮丛中，邀游大地，指引迷途，兼修道业。刘长生原在相士林内，韬光晦质，磨炼心身。谭长真南游而去。

惟马丹阳与丘符阳二人，在秦川日乞庄村，夜宿古庙，共一蒲团打坐，将修炼工夫逐一指示，符阳倾心拜受。丹阳道：“修道之人必要先除七情。七情不除，八识不能归元。元神不定，本性暗昧，道业无成。七情既除，六贼自灭。六贼不诛，五行不能攒簇。元气不生，丹基不能筑矣。当须炼己纯熟，内相不出，外相不入。外不与名利所系，内不被情欲所牵，将思虑妄想之心净尽，自然天命之性出现。虚而待之，自有一阳来复。采而炼之，结成刀圭，是名金丹也。你若妄念不除，我即不能与你为友矣。”处机唯唯听命，朝夕精修。不表。且说王重阳真人遐升之后，浚仪桥下谈玄，诱臧老之心，刘蒋溪头赐药，愈张公之病。或舞蹈于昆明池右，或吟咏于终南境中。神化无方，灵通莫测，不能备录。东海西秦，劝化道俗，遍处度人积功。

且说王玉阳别了众位师兄，走了二十余天，至洛阳地界。忽然想起师兄孙不二

，昔奉师命，装疯往洛阳炼性，“想我随师二十年来，虽然闻道，总未明达。早闻孙不二深得师父妙旨，我必须寻访见他。一则报师父遐举之事，又可拜求道要。”遂一路访问。至府城东关，忽闻有人言疯婆的长短。玉阳知是不二来由，上前问道：“方才听众位居士所言，这疯婆娘他居何处？乞祈指明，我欲去看他一看。”有一老者答道：“这疯婆娘在此数年，每日总在这附近地界化斋，到晚来居于云溪观之后破窑之中。”玉阳问道：“这云溪观在于何处？”老者道：“就在城外东北角上，离城不过二里，一座大庙就是。”那玉阳别了众人，向云溪而走。看看天已将晚，腹中饥饿，就往这庄上化些馍馍吃了。远远看见一座大庙，知是此处便是云溪观。走到庙边观看，见后有破窑，就向窑中而走。

那孙不二正在调神出胎之际，早知玉阳到来，急忙出外迎接。玉阳一见不二，急忙上前稽首，道：“自从一别，数载未见，弟朝夕挂念心中。今朝复见，犹如涸鱼逢水，不胜喜跃之至。”不二亦还礼道：“盛蒙师弟恩深义厚，到此看我，真个难得。请问师父及众位师兄弟们此时如何？”玉阳将师父仙游及搬丧、显化等事，详细说了一遍，“我们在长安分别，今丹阳与符阳作伴，在秦川磨炼。长真、太古、长生等各处云游而去。我今欲回山东探望母亲，来到此地经过，忽然想起孙师兄。一则特来拜望师兄，恭贺丹成；二则求师兄慈悲，将金丹之诀传授一二，永远不忘师兄之恩也。”说毕，就倒身下拜。不二急忙留住，道：“师弟不必固谦。既然师父仙去，众位师兄弟们各修玄功，今闻师弟之言，金丹大道尝未通达，我和你自已师兄弟们，岂有不传之理？但我正当养胎出神之时，欲烦师弟护静一年，未知意下如何？”王阳道：“蒙师兄提携，我权作护静，侍候师兄时也。”于是二人就在窑中歇息。

此时不二胎元坚固，不复思食。王阳出外化斋，暇则护静。更兼不二丹道回成，虚空自有神明拥护，自然内外澄清。不二用催神出胎，渐渐通灵变化，一年工夫，阳神出现，出人无碍，六通证悟，逆知未来。

一日向玉阳道：“我今神已通灵，玄功俱足。这有年余，全靠师弟护持，无恩可报，今将金液还丹大道授你，以报扶持之恩。”玉阳急忙上前跪下。不二扶起同坐，附耳低言，将口诀逐一指示毕，吩咐道：“我将炼丹养胎、调神出胎、诸般火候真诀授汝，汝必当勤功修炼，加功累行，成真有日。但此道不可轻授非人，谨之慎之！师弟可往山东，缘在崑山，择地勤修。今可去矣。”玉阳拜别道：“今蒙师兄传道之恩，不知何日当报？”不二道：“师弟此去，勤修苦练，功成果满，相会有期。”送出窑外，二人分别。

那王阳别了不二，向山东而走。不一月，早到宁海全真庵。大众见玉阳回来，俱出来迎接。时有本州人氏曹建德，在庵理事。各人拜问情由，玉阳与众见

礼毕，将上项的事情细说一遍。众人听说师父这等神化，各各赞美欢喜之至。玉阳又将孙不二师兄叫他护静及出胎神化之事说了一遍，个个称扬道：“可算女中之大丈夫也！”

那玉阳在庵住了三天，见诸事俱已定妥，向众人道：“我看曹师兄在此办事，胜如丹阳，吾无忧也。我欲往文登探母一回。”建德道：“师兄回府探母，此乃孝道，理之当然，我亦不敢强留。但必须早去早回，可免我等悬望。”玉阳道：“此处有师兄在此，及有各位护庇，常住料不乏人。况我欲访地安养隐避几年，自此告别，后会有期。”众人俱送出山门一里之遥，方能回转。那王玉阳别了众人，遂至文登县。不数日就到家门首。只见门上贴的白联，急忙入内。又见家堂立的孝堂，上前一看，知是母亲去世，急忙倒身下拜，号陶大哭。他家的家丁见之，急忙入内报知主人，道：“外面来了一个游访的道士，在老太太灵前拜哭，不知何人？”那孝全急忙出来一看，认得自家兄弟，急忙上前，兄弟相会，抱头大哭一场。孝全道：“我弟去后，母亲日日悬望，后忽染疾病，这十数年间，无一时不念汝回。至今年二月十三日，一命身亡。我弟为何出去一十余载不回，连信息全无？”王阳道：“弟因奉母命出外寻师访道，前数年间，各处访求，俱是傍门外道，未得真传。及至回转登州，始遇重阳师父，弟投门下，求道心切，侍师愈勤，一刻不敢暂离。后因师父归仙，送殡至陕西，回头欲来探母，在路遇孙师兄，与他护静年余，始得真传。今欲回家同母亲同修妙道，何期竟已归阴？”说毕，复大恸哀哭，哭得死而复苏，整整哭了半天。孝全自觉不忍，上前相劝，道：“母亲已死，不能复生，我弟哭死也是枉然。只但愿我弟修成真果，那时母亲虽在九泉，亦可得度矣。”王阳听兄之言，方能止哭。一家大小子侄俱来拜见。那玉阳遂在家守孝，亦可养道修身。兄孝全见之，欢喜不已。此话不表。

且说丹阳与符阳在秦川化斋磨炼。那丹阳乃是一个久修得道之人，此时金丹已成，风寒暑湿不怕，水火饥谨不忧。今与符阳作伴，无非谨遵师命，欲度符阳而已。时二人在华阴地界一庙名小华庙宿夜，忽逢天降大雪，平地约有三尺余深，半步不能行走。二人在庙中困苦难忍。那符阳腹中饥饿，又兼身上寒冷，初虽勉强，捱至第三天夜间，实受不过，心起一念，想道：“这几日天下大雪，不能出去化斋，将我冻饿难忍。明天若有人送些面汤来与我吃吃也好，止得饥寒。”这个念头一起，正是一人正心修道，忙杀土地龙神。那本庙的土地就到庄上托梦。

这人在华州北庄居住，姓张，草号二老，年长六十无子，平生好敬僧道。那土地就到他家托梦二老道：“此处小华庙中有二位真人，在此被雪所阻，饥饿难忍。明日早晨，你可送些面汤去与他吃了，可获无穷之福。醒来牢记，吾神去

也！”那张二老睡醒，向妈妈道：“我这个梦做得奇怪！有一老人说道：‘此处庙中有两位真人，被雪所阻，饥饿难忍。’叫我明日早晨送些面汤去与他吃了，可获无穷之福。”那妈妈道：“我的梦与你一般。”二老商议道：“待至天明，我去到庙中看过明白，你做些面汤侍候。若然当真有人，我来送去；若是无人，回来自吃。”妈妈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

这二老一见天明，就走出门来，步雪而行。走至庙中一看，果有二位道长：见一个闭目打坐，一个睡在旁边。急忙回家中对妈妈说，二人喜之不已，正是：道德本无因，修持却在人。若非坚志守，焉得作仙真？

要知马、丘二真人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回 丘符阳蟠溪行苦志孙不二三井显神通

词曰：

二友两离分，各办前因。六年蟠谷受艰辛。战退睡魔神不倦，苦志修身。果满离红尘，身外有身。乘鸾跨鹤谒枫宸。装疯修炼人难识，广度迷津。（右调《浪淘沙》）

话说那张二老回家报知妈妈，那妈妈道：“这二位必定是大修行的人，暗中有神护佑，故来托梦你我。老老将这面汤送去与他吃了。我看这几天雪还未化，何不将他请到家中，待天晴雪消，许他走去？岂不是我和你多得些福报哉？”张二老听妈妈之言，遂手提面桶送至庙中，上前叫道：“二位真人请用斋。”

符阳听得有人叫吃斋，慌忙坐起一看，只见有一老者手提面桶，站在旁边，便叫师兄。那丹阳定神之间，听见有人说话，睁眼一看，只见老者送斋至此。二人急忙站起行礼。那二老将面桶放下，倒身就拜。二人还拜毕，二老道：“这几日天降这样的大雪，有亏二位真人受苦。穷老没有好供养，天早妈妈做些面条汤，与二位真人纳寒。”丹阳道：“我二人福薄根浅，怎能受得老施主的供养？我等在庙中，善人何以知之？”那张二老将昨夜得梦之事细说一遍。丹阳道：“我等实无福分消受。今蒙善人怜愍，只得吃下。”二人将这面汤吃了。那张二老道：“二位真人在此庙中，我看二位衣衫淡泊，身上寒冷，请到穷老家中安歇几天，待天晴雪消，再作道理。”丹阳道：“今日受善人之斋，恩德难酬，再也不敢！”二老道：“二位真人不必固谦。穷老家中只有妈妈一人，再没有三老四小。况我二人向来所好僧道，家中虽穷，供养你二位，谩说几日之数，就是一月，也能承当。请二位到我家里，比这庙中暖活些，一则省得我送斋，岂不是两便？”于是二人听这善人之言，无奈就到他家中。那妈妈早也在家悬望，只见二位道长与老老同来，欢天喜地，遂收拾炕上，与二位歇息。一日三餐茶饭，殷勤侍候，终始如一。

二人歇了五天，看看雪将消化，告辞起程。那二老不许。又勉强过了三天，丹阳见二老十分好道，就将导引延年之术传授二老，辞别出门。那二老欲留不住，又做些馍馍与二人带去，二人苦辞不受。那张二老送出二里之遥，方自回转家中。二老夫妇同修斯道，后俱至百余岁，二人无疾坐逝。此是后话，不表。却说丹阳与符阳别了张二老，在路中，丹阳问道：“丘师弟，我和你在这庙中冻饿了三天，就有神明至他家托梦，此事亦奇。莫非你有妄念否？”符阳道：“不瞒师兄说，我在这庙中冻饿三天，心中实是难忍，我就起一妄念，想道：明天若有人送些面汤来与我吃吃，也好纳个饥寒。谁知暗中就有神明知道，到张家去托梦。这事我也不信。”丹阳怒道：“我曾先有言吩咐于你，修道之人不可起一妄念。你今起了这个念头，摇动了虚空神明，到他家托梦，我和你日无寸进之功，返受他这样的供养，有何福分承当？我若与你一般行举，将来可变作牛马还债，到不如各分路头，我回山东修养，任凭你天堂地狱的路，随心所欲去罢。”

那符阳听丹阳这篇言语，说得心如刀刺一般，双眼流泪，跪在丹阳跟前，哀悲大哭，道：“我自从到全真庵投师，蒙师兄保举引进，随师二十余年来，受了几多的魔折，未曾得师一言指教，忽然师父仙去。今蒙师兄慈悲，指引修真之路，才闻大道希夷，此恩难报。我在庙中，为冻馁难忍，起一妄念，还望师兄开天地之心，赦我罪愆，下次不敢。”丹阳道：“你的孽根深重，难免魔折。师父显化化斋之时，说你虽有真志修持，大魔难脱。长生亦言你后当饿死。你自同我以来，我曾多少言语嘱咐于你，全然不听，至今我亦当调神出胎，回转山东方可。你倘有真志修炼，道果圆成之时，后会有期。若然心志不坚，从此一别，不得见我也。”语毕，就身边拿出一把裁纸的小刀，将个蒲团分作两边，遂手拿了半边蒲团，向山东而去。那符阳十分苦告，一言不答，飘然而去。那符阳见丹阳去后，在这路旁哭了半天方止。想道：“我师兄说我无志，因与我相别。我刘师兄曾说我脸有腾蛇锁口之相，将来必定饿死。我今在此地撮土焚香，哀告天地日月虚空神明，发个实愿，听天由命。”遂双膝跪地，立下宏愿。有诗为证：

酒色双忘财气除，无明若起堕三途。私藏粮食肝肠断，暗积银钱骨体枯。利己损人遭电掣，违师背道被天诛。我今若不真心守，永劫轮回作马驴。

誓毕，向空拜了几拜，站起向长安而去。

且说吕纯阳老祖在云端经过华州，见处机誓愿宏深，恐有性命之忧，遂遣护法神员随身拥护处机，日后方能圆成道果。自此之后，那丘处机时时在道，刻刻存心。每逢难处，自有天神护佑。

符阳走到长安城内，住了数天，厌其繁华，遂上终南山中。见一古庙，就在庙

中打坐。是夜天降大雪，一连下了五天不住。符阳想道：“长生说我该当饿死，今见饿死之期至矣。尝闻丹阳之言，人虽至死，抱道而亡，保守神气，本性不昧，来生亦有向道之心。我今凝神守气，坐待而已。”

且说那护法神命本庙土地是夜去掇些馍馍来。待至天明，这土地变成凡人模样，手捧馍馍到符阳面前，叫道：“真人请斋。”那符阳正在凝神定息，忽听有人喊叫，睁开眼睛一看，只见一个老者手捧馍馍，站在面前，就问道：“老善人，我看这等天气，大雪纷纷，你为何至此庙中作甚？”那土地道：“我家就在这庄上，离此不远。只因昨夜得了一梦，说此庙中有一真人，在此冻馁不过，故我特送些馍馍来与真人充饥。”说毕就将馍馍放在处机面前，回头就走。符阳欲问其姓名，忽然出庙去了。遂赶出庙门一看，杳无形迹。细细看来，连雪间足迹一个全无。回到庙中想道：“这个老人，必是本庙土地所化。”就将馍馍吃了些，心中想道：“我思饿死之期将至，又有神明显化送来粮食，敢是我阳寿未没，还不该死？”

又捱过二天，看天晴雪消，就下山向西而走。至于宝鸡县地界南山脚下，只有一大溪，名叫蟠溪，有十余丈的宽阔。此乃通长安的大路，遇大水涨时，水势汹涌，不能造桥之处；逢水退时，不满尺水，亦不能用筏。行路之人，个个至此，须要赤脚，方能渡水。符阳心中想道：“我今生根基浅薄，焉能成道？可在此蟠溪渡人往来，积些善功，栽培来世根基。”主意一定，见一人来，就叫他不要脱脚，“我来背你过去。”自此往来的人，不拘男女老幼，总是他背。这溪畔有座古庙，那符阳日间蟠溪背人，晚来古庙打坐。这附近之处，有行善之人送些粮食与他充饥。逢四九寒天，不辞劳苦。遇大水汪洋之时，静养庙中。自思夜间昏迷，梦寐难却，悬木而坐，意欲战退睡魔。每逢熟睡，跌下地来，亦不损伤。原来暗中有神护信，故无损伤。每逢大雨大雪相阻，饿得性命将绝，自然有人相救。如此勤修苦练，毫无懈怠之心；死而复苏，不生畏惧之志。至二年春间，一朝过溪背人，被水冲去，浮漂二十余里，龙王现身相救，得命而回。更加勇猛精进，修持不表。

且说马丹阳别了处机，回转山东宁海，复在全真庵养道。时见沈阳李大乘、莱州赵蓬莱、江南韩清南、海州宋披云等皆有夙根，收在门下为徒，皆以道传授。丹阳仗宋、李、赵、韩四子护静三年，始能脱胎神化。自思仙不离山，今虽神化无方，高超天阙，终归洞天福地，十洲三岛。遂自流演派诗二十字，日通山派：

自元来正志，冲寿成仙丹。忠靖得礼义，了然见朝天。

以此宗派及所著有《金玉》、《渐悟》、《精微》、《十方》、《三宝》、《语录》等集行于后世。

时马丹阳年七十一岁，宋光宗绍熙四年、即金章宗明昌四年癸丑岁正月朔日，忽谓诸道友曰：“本月初四日，孙不二归真，我亦今当去矣。”众人请留仙驾，再住世几年，使后学达修真之路。丹阳道：“自此以后，王玉阳有崑山之化，郝太古华山阐宗，谭长真南无演教，丘处机教扬大地，刘长生随山流风。将来大阐宗风，汝等有志者各立宏功，南北宗源绵远，东西道路攸长。如意可栖，如路可行，修成真果，相逢有日。”遂留偈坐化。偈曰：本来是真空，原与太虚同。今日终返始，永住蓬莱宫。

时庵中速报马家知道。那庭珍带同家眷人等十有余人，到庵哀哭，急用木龕殓殓，择日出丧安葬。至出丧之辰，宋披云将龕移动，如空龕一般，众人异之，打开一看，龕中惟有衣履等物存焉。众人惊喜，知是化去。遂将龕及衣履等物葬之，以表亲情。庵中之事不表。

再说孙不二自王玉阳去后，神化无方，隐显莫测。这洛阳城中，有许多的善人，见不二虽然疯魔，似乎有道，言其祸福，无不应验，后有许多的男女拜他为师。有派诗二十字传留后世，曰清静派。诗曰：

全真通玄理，大道得无为。性合灰尸解，只此百功夫。

那不二是年七十五岁，癸丑正月四日，忽谓弟子曰：“师真有命，当赴瑶池。”众弟子拜留，不二道：“天数已定，不可违也。”

且说耿仙姑自孙不二丹成之后，常现原身，与不二盘桓来往。此时知不二功圆返真，亦来邀不二同赴瑶池，然后再来尘寰积功。此时丹阳已到。不二知丹阳脱化，“今来邀我，同见师真。”三仙一时显化，各招白鹤乘之，穿窑顶而出，在空中徘徊飞舞，众人见之，急报郡主。那府尹急排香案，陈其供品以祭之，捧其金玉而献之，望空祷祝。倏见三仙各乘白鹤从空而下，祥云缭绕，旋其衙上。时仕宦军民无不明睹，各各倒身下拜，不二留诗云：

志气腾腾彻碧霄，权留尘世受参寥。愚徒未识烟霞客，万两黄金懒折腰。

咏毕，云鹤冉冉，升天而去。众人莫不倾心祈祷。府尹至地观看，见窑有三孔，其形似井，立名三井洞也。内塑三仙圣像，世代香烟不断。后话不表。

且说马、孙、耿三仙各乘白鹤，同至终南极真洞。时重阳与钟祖出外行化，惟吕祖独在洞中。三仙拜见吕祖，吕祖欢喜，命云厨设宴款待。丹阳将自己与不二修道情由说了一遍，吕祖道：“子等道业已高，外功不广，难以应诏，必须更立宏功，彻待七真会聚，同赴瑶宫。惟天宫仙籍所贵者功，功不广，道虽高，亦次也。修道者，如世人虽有才高北斗，力挟泰山，无功不能受禄。修仙者亦然。功高者，虽道不足，终升上界。道高者无功，终成蓬岛散仙也。”丹阳等闻言，遂拜别吕祖，往尘寰积功。吕祖送出洞门，三仙辞别，驾鹤而去。正是：

有功无道终非久，有道无功不足仙。道备功高神变化，管教指日步瑶天。

要知三仙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 王处一禁中施道术丘长春陇上度女流

词曰：

丹经杳，玄机渺，几多真志道难了。光阴促，风前烛，咽喉气断，黄金难续。毒，毒，毒。急须炼，时无倦，功成早赴蟠桃宴。入洞天，会众仙，逍遥快乐，跳出三千。甜，甜，甜。（右调《钗头凤》）

话说那孙、马、耿三仙各乘白鹤，离了终南，各分路头积功累行。不表。

癸丑秋，宋帝诏朱熹知潭州。寿皇有病，丞相留正率群臣请帝问疾。帝不从，众臣子皆恸哭而出。

甲寅夏，寿皇崩。帝以疾辞不出，留正称疾遁去。帝临朝，急仆于地，遂崩。枢密使赵汝愚等请太后诏嘉王扩，乃是光宗三子，遂成服即位，为宁宗。汝愚乞诏留正还，留正立韩后为妃，以汝愚为右丞相。

乙卯，改元庆元。后季父佗胄用权，排斥正士，引用奸邪。安置大理寺丞。吕祖俭于韶州，其从弟祖恭以布衣劾佗胄，兄弟忠义齐名。十月，窜汝愚于永州，至衡州，暴卒。

丙辰，金改元承安。宋以京镗为右相。叶翥、倪思二人知贡举，稍知义理者黜落。削朱熹官，窜蔡元定于道州。蔡元定与朱熹为友，时与子沈偕行，在道逾年，忽谓沈曰：“可谢客，吾欲安静以还造化。”越三日，卒。后称西山先生。

丁巳，籍伪学，以留正、朱熹等五十九人，皆著书籍。

且说王玉阳在家守孝三年满足，拜别兄嫂，出山用功。那孝全苦劝道：“我弟既然立志办道，何用出山，就在自家静养几年，你嫂嫂与你护静，岂不美哉？”王阳道：“弟乃是个不仁不义之人，不在家中敬顺兄嫂，自图清静出家，不能与兄效力，人理有亏，何况在家偷闲，劳动嫂嫂？实难承当。”那孝全再三劝弟，王阳执意不从。孝全无奈，就去到房中取银子二百两，付与玉阳，道：“我弟断然不在家中，为兄无奈。今将这二百银子与弟带去，可作道本。”那玉阳十分推辞，收了一百两，拜别兄嫂，大哭一场。孝全送出三里之遥，悲泣不已。那王阳含泪相别，眷恋不舍，凄然而去。那孝全站立道旁，看弟不见，方得回家。

且说王玉阳别了兄长，往至宁海地界，见崑山生得秀气，忆孙不二之言，说将来缘在崑山，遂上山访之。只见一石室，生得幽雅，上镌着“云光洞天”四字。王阳就居此修炼。越数月，因缘护法天然，有数善士访道至此。王阳收之为徒，随身护法，遂下手用工，修炼三年，丹成，阳神出现。复用炼虚合道之工

三载，神通变化，隐现随方，灵异莫测。著书一集，曰《云光集》，复作派字四十，曰崑山派，传流后世：

清静无为道，至诚有姓名。金玉功知巧，通此加地仙。玄冲宗义德，茂演教宏元。中和真法永，智慧保神全。

时金主闻东牟王处一有道，遣使往聘。处一应诏至燕。金主试其术，以壁虎覆盆下，问内有何物，玉阳曰：

似虎非虎，似蛇非蛇。四足长尾，以壁为家。

帝复以金钱一个覆之，处一曰：

外圆内方，见之有光。人称至宝，深藏勿彰。

帝深信。嫉妒者以鸩酒与饮，不死。辞归，遍处行功，度人逐鬼，行符救厄。至东岳泰山之下，见有大石当路，遂高举铁鞭，大施慧力，击碎当途之石，以便行路通衢。来往众人识是神仙，各各倒身下拜。真人拂袖而往。

至汉郡其城之北，时见天气亢旱，万民猖狂。真人识苏门山之下有大泉源，命众掘之，得一大泉，灌溉数百里之遥，群黎咸沾福惠。隐形疗病，遇难救人，后隐中条山，独立危岩九载，待诏飞升，不表。

且说丘处机在蟠溪，日间积功，夜来打坐。六年之间，磨炼身心，大死七次，死而复苏。小死遭魔，不知其数。坚志苦修，战退睡魔。虽然受些魔折，心中却是明道，自号长春子。暇时著书一集，曰《蟠溪鸣道集》行世。

且说三元门下唐、葛、周三位真官，驾云至蟠溪经过，见丘处机顶有白光冲天，知他苦功满足，缘在龙门。三官遂变作三个差人模样，肩背三个人头，至蟠溪脱脚渡水。长春看见，止道：“你三位不必脱脚，我来背你过去。”三官道：“我有三个人头在此，如何背得？”长春道：“待我将这三个头先送过去，后来背人可也。”三官道：“这三个头乃是要紧东西，不可失一。若还失却了一个，我们的性命在此。须要小心！”长春道：“但放宽心，我在此背了六年，并未失了一物。”遂将三个头送过溪，挂在溪树枝上，然后再来背人。

步过溪来，只见一只大大的老鹰飞来，将一颗人头转去。长春唬得胆战心惊。时三官假作惊惶，道：“我对你说过，人头要紧，不可失一。今被这饿鹰捧了一个去，岂不害着我们的性命？这个人头，乃是有名的强盗，解献上司。今少了一个，连我三人性命难保。”长春听他三人言语，心中难忍，道：“别人的头可代否？”三官道：“人死改相，别人的头可以代得，如今那有别人的头去代？”长春道：“既然别人的头可代，我看你三位各带有刀，可就将我的头割去代罢。”三官道：“既然你肯舍身替代，可不必杀头去代，我们同你去见上司，直言修行的人，背人渡水失之。倘然上司怜愍，可免杀身之患。”长春听说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三位到此庙中，待我煮饭，同三位吃饱，起程同上长

安可也。”三官道：“这样到也可得。”

四人同进庙中。三人坐下，长春急忙去烧茶弄饭，将茶泡好送出。见三人改了天人法相，知是神仙下降，遂倒身下拜，哀求度脱。三官道：“我等非别，乃三元门下唐、葛、周也。见汝在此行功六年，功行已足，舍身代头，性心纯粹。汝缘在陇州龙门洞，静炼内丹，内丹既成，行化度人，彻待功圆行满，上朝金阙之时，相会可也。”言毕化风而去。

长春望空拜谢，遂收拾往陇州而去。随路化斋，至陇州明家坡紫家驿地方，夜宿古庙打坐，正遇连日阴雨，不能行路。

这驿中有一富户，姓王，名存富，有百万的家资，家有数十口度日。那王存富性心躁暴，凶恶异常，每见贫寒孤苦之辈，不将钱米周济，反将恶言伤骂；凡遇僧道募化，定然打骂出门。那乡方之人送他一个混号，叫做“天不赦”。他家正在修造房屋，工匠等人共有百余。他家门口有一块响石，每餐吃饭，击石为号。丘长春在庙中打坐，腹内饥饿，忽听王家击石，遂手拿瓜瓢，到了他家门首化斋。那些工匠见师募化，就拿了几个馍馍与之，却被这王存富看见，赶上前来，将丘长春打骂一场，将他馍馍夺去，丢在地上饲狗。那长春反作揖称罪，毫无愠怒，回转庙中养静。

这王家有一奴婢，姓李，名春花，年长二十岁，本有根基。是日见员外将个道士打骂一场，又将馍馍夺去饲狗，这道士反脸含笑容，上前陪罪。知是有道之士，被雨所阻，隐在庙中，遂暗中送些馍馍与他充饥。不表。

且说值日功曹早见王存富十分行恶，凌辱道德之人，将馍馍夺去饲狗之事，上奏天庭。玉帝遂敕风伯、雨师、雷部、龙王，令天师宣传御旨道：“陇州王存富，十分行恶，家财万贯，数代毫无片善之功。今又凌辱有道之士，夺食饲狗。其罪尤重，该遭水劫。惟他家有一使女李春花，夙有仙缘，前因不昧，不在劫数。不得有误！”那雷神、雨部领了玉旨，先令敕野梦神至于王家，托梦李春花道：“汝家主人十分行恶，明日辰时该遭水劫。因你夙有善缘，不在劫内。汝当寅时赴庙，求告道士，他自有解救。醒来牢记，吾神去也。”

那春花惊醒，却是南柯一梦。复思梦中之言，不可不信，不可全信。急忙爬起，坐待天明，走到庙中。只见师父坐在蒲团之上，遂上前跪下道：“奴本王家一婢李氏春花，乞师救我一命，不忘再造之恩也。”长春睁眼一看，只见李春花跪在面前，急忙扶起，问其原由。春花将梦中之事细说一遍。长春听春花之言，急忙出庙观看，果见阴云四合。那长春不忍众匠人遭劫，急携春花至作场，通知匠人急速避难。众匠人深信，急忙逃避。长春带了春花上南山而去，有五里之遥，见一岩洞，二人隐之。顷刻，只见轰雷掣电，大雨滂沱，狂风骤起，黑雾弥漫。约有一时之久，风恬雨止，雾散云收，只见王家房屋尽成荒

野，人物俱赴扶桑。

长春向春花道：“你家主人造了弥天大罪，故遭此劫。因你夙有善缘，才留活命。可见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，信之极矣。但他家数十口家眷顷刻尽赴黄泉，哀哉痛矣！”二人悲叹不已。

那春花遂双膝跪地哀告道：“我今蒙师父救我，死里逃生。师是我的再生父母，大恩何日当报？”丘师道：“汝今看破尘情否？”春花答道：“弟子年幼丧父，七岁亡母。因我家贫无靠，我家叔父将我卖银十两，将母埋葬，因与王家为婢，一十三年。朝暮慕道，不能脱身，无奈其何！该当我命不绝，夜梦神人指点，叩告师父，蒙师救我活命。今见王家一时之间，人物房屋俱无，荣华富贵焉在？我看红尘幻化，恩爱似梦，我何恋乎？求师父度脱，恩上加恩，终不忘也。”时长春听春花之言，知他宿有善根，遂起度化之心，向春花说道：“汝既发真心修道，未经锻炼，又是女体，恐遭魔折。可随我往龙门一走何如？”春花叩头答道：“谨遵师命，敢不依从？”

于是长春带了春花往龙门洞而去。随路化斋，不数日访至。遥见山水清幽，正好奇观也。但见：

马嘶猿啼，山脉振天响应；桃红柳绿，雉雏傍壑争鸣。牧童欢野笛，音透层霄；樵子唱狂歌，声闻云谷。绿树荫浓，鹊鸢争雄翩翩舞；春光艳丽，漳狐比赛趺趺行。瑶草奇花馥郁，可称陇西福地；紫霞彩雾弥漫，堪夸终南洞天。正是：柴扉壅塞尘情远，曲径幽深人迹稀。

二人且行且看，随路问信，到了龙门洞。丘师抬头一看，只见此洞果然生得幽雅，兼且离人烟约有七八里之遥，人迹稀疏，正好办道之处。与春花同居，日间庄村乞化，晚来洞中养静。一朝向春花道：“出家容易，修身最难。你乃女体五漏之躯，不比男人。幸得汝未曾失节，还丹尤易。惟出家贵乎修身，欲修其身者，要在炼性。炼性不纯，即命基不能立矣。凡炼性者，先除七情，后斩六贼。七情者，喜怒哀乐贪恋恶也；六贼者，眼耳鼻舌心意也。眼不观五色，令人目盲，返观内照，而神存也。耳不听五音，而听之于虚，真水凝也。鼻不嗅五香，元气不乱，真息调也。舌不尝五味，舐于上腭，元气升也。心不挂于万缘，元神泰定，智慧生也。意不著于虚妄，心身安逸。不贪名利，六贼自灭，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，七情除则性智全，性智全则慧光生，修命之术可得，而长生永命之道可成矣。既得长生之道，金液还丹不远矣。”正是：

道体无为法自然，尘心净尽返先天。炼成本性明如月，可作蓬瀛阆苑仙。

欲知丘、李二人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 丘处机成道化诸胡谭长真出神除妖魅

诗曰：

九转丹成返太虚，圆明本性是真如。阳神出入身无碍，任意逍遥乐有余。西化诸胡称震旦，东游万国学华胥。方方接引修行者，同赴蓬瀛阆苑居。

却说丘长春遂将固基永命之术传授李春花，同居数月，日间或化斋，或采药；晚来或谈道，或养神。因男女同居，恐惹惑众人，令春花假装疯子，乡村募化，磨练心身。春花拜别师父，下山而去。

那长春每日早三晚四，定化七家，随缘度日，不拘多少，听其自便。复过数月，一日自叹道：“光阴迅速，道业难成，欲修金液还丹，须仗法、财、侣、地。今者法、地已得，财、侣缺乏，难以下手用工。”

正在思惟之际，只见来了一人，年庚不过三十上下，生得额高眉阔，形容魁伟，禀气卓然。长春暗想道：“此人若肯投我玄门，将来必作中流砥柱。”那人进洞，向长春执弟子礼，倒身下拜。长春急还礼道：“先生错焉！贫道观先生乃是儒门弟子，因何至此举起大礼？不亦过乎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师父不必固谦。弟子今为访道而来。未到此地，远远看见此洞上彩霞四绕，白气冲天。今见师父眼有神光，因知师父必非凡品，故特来投师。乞师慈悲，收留弟子，指引迷途，永远不忘师恩也。”长春问道：“先生贵府何地？高姓尊名？因何至此？”那人答道：“弟子乃是河南南阳府新野县人氏，姓赵，名元通。幼习诗书，长契儒礼，乡人俱叫我古人。因好道典，不慕儒名，父兄俱说我是个腐儒。弟子因看名利虚浮，红尘冷淡，荣华富贵尽在南柯一梦。光阴迅速，转瞬无常。因是弃家慕道，苦志求玄。倘蒙恩师垂愍，救度弟子，千生之幸也。”

长春道：“听汝之言，真心出家学道。我有一言，你可听否？”元通道：“师父有话，即当训教。”长春道：“我今朝正在思惟。师云：‘欲修无上玄功，须仗‘法、财、侣、地。’今我法、地已得，财、侣未周。幸遇汝来，可能助我丹成否？”元通答道：“今蒙师父垂慈，收留弟子，护法师父，乃弟子份内之事也。”长春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可焚起香来，拜过祖师。我将你改名道坚，号虚静可也。”那元通遂焚香秉烛，拜过祖师，来到师父跟前拜了八拜。遂身边拿出银子二百两，付与师父道：“这些银子，该师父作个道本。”长春道：“出家之人，本当见财不贪，见色不爱。今汝有真心护我，终是一样。”遂将银子收下。自此得财、侣相扶，内功日进。

那赵虚静见师一心修炼，自己亦起真志护法，朝暮不离左右。这陇州的好道之士闻长春有道，悉来皈依拥护，或送粮食，或送小菜，或砍柴，或运水。长春修炼内丹数月，大药将成。

一旦，陇州有位都总至洞设斋，请师谈道说德。长春无奈，与他盘桓了半天。是夜汞走铅飞，丹失，前功俱废。翌日告弟子道：“汝等将来用工至此，必须提防谨慎。我今大药将成，昨日因与都总盘桓半天，误了内功，昨夜丹走无存

，前功俱弃。可不悲欤！汝辈后日至此境界，必当谨慎。所谓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。可离非道也。”

长春复重新下手，时刻提防。烹炼三月，才得大药成就。遂用过关大周天之工，炼成金液还丹。十月养胎，三年乳哺。在洞中静定之时，忽见山崩岩倒，师乃一念不移。又见施财施食，分毫不受。复见美女美物，一心不恋。种种变态，千般幻境，不染不着。又见虎狼蛇虫，不惊不惧。才得阳神出现。

师对众道：“凡修道之人，功夫至此，魔障多端，不可不省。或有上天遣试道行，或有妖狐鬼魅、山精石怪耗夺神气，或有前生冤衍、今世孽障缠结不散，或有阴魔，梦寐昏迷，或有阳魔，六亲眷属。任他千般妖幻，万种变诱，不可着一。倘然着了一魔，即大道无成也。所谓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魔过一次，我心愈明一次。魔过十番，我心愈明十倍。谨告后学，魔境至时，不可不慎也！”

丘长春在龙门洞修炼七载，勤修不怠，静里求玄，无中炼有，不为世俗尘情所累，不怕寒暑往来所迫。逍遥不记岁月，悟道岂知春秋？犹恐阳神不老，复用三年大定之工，默养元神，始得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。

时李春花亦来求道，师以道授之，嘱云：“我今将你改名真多，这金液还丹之道授汝。谨慎勤修，丹道可成。功圆果满，必加外功栽培。道果功圆有日，后会有期。但此道不可传于非人，至招罪戾。谨之，慎之！”那李真多拜谢而去，后成道果。不表。长春复将延年永寿之术传与赵虚静。时有陇西人，姓宋，名道安，亦得长春真人之旨。

真人欲往西方遨游诸国，度化群迷，积功待诏，遂吟诗一律云：

修身不择孰愚贤，只要心诚志念坚。割欲除情行道德，利人损己学神仙。六年蟠谷千魔尽，七载龙门万行全。彻待丹书宣诏后，管教跨鹤上瑶天。

咏毕，遂吩咐众门人道：“我今西游诸国，度化众生。汝辈必须精进修持，毋违吾示。”于是众门人各各跪送，乞指归期。真人道：“此去西游诸国，归期难限。汝闻香风西至之时，即吾归也。”语毕，遂手拿便铲，肩背蒲团，下山往西而去。众门人送有十里之遥方回。

赵虚静见师父西去，精修德业，恪守清规，募化建造房屋，不几年间，就将龙门洞变成仙府瑶宫。此事不表。

话说谭长真，自从在咸阳别了各位师兄弟们，遂往西蜀而走。随路募化，二月有余，方入成都。一日，在街行走，只见来了一个疯姑，长真识是有道，急忙上前施礼。那疯姑举手一拳，将长真打倒在地，门牙打落二个，满口吐血。长真立起，声声称罪，毫无愠怒。那疯姑笑道：“一拳打退多生孽。后会有期，成真不久。”拱手而去。

看书者未知这疯姑果是何仙，必当表明。原来是和玉蟾道成，别了重阳，云游积功，指引迷途。时游峨嵋、青城诸境，适在成都经过，一见谭长真，知是重阳弟子，故打他一拳，试他性功如何。见长真打落二齿，心无愠怒，此子将来必成大道，故留诗一句，待长真成道，可续此诗。时街上来往之人，看见长真被疯婆打落牙齿二个，起来运上前作揖称罪，众人不识疯婆是仙，俱道长真是佛，各各称扬不已。

那长真在成都城内，一旦游至东北隅上，见一古庙，到也清静，遂在此庙中打坐用工。这城中许多信善之人，见长真在此古庙，或一日出外化一餐，或数日出来走一回，见其似乎有道，每每有人送钱送米与他护法。时长真欲炼大丹，外虽有护法，钱米不乏；内却无至诚的伴侣护法，难以下手用工。

一日，忽然来了一个年轻的书生，上前参拜求道，欲作门徒。乃川北绵竹人氏，姓李，名鹤年，世业书塾。那鹤年幼时澄静，不喜繁华，长契孝弟，喜读丹经。时年二十四岁，不娶不奢，一心学道。游玩青城访道，未见有道之士。转至成都城中探访，忽闻人言东城内古关帝庙有一道士，可称有道，遂寻至庙中。见长真果有道气，意欲出家。长真见其真诚，就收为门徒。

继来一人投师，此人乃埡州人氏，自言姓张，名守道，年三十二岁。在川东自流公井贩卖盐业，早有弃尘之志。时来游玩成都，见师有道，遂师事长真。将他改名道清，将李鹤年改名道静。

那长真自得二子护法，遂下手用功。三年胎圆神出，调神变化，灵通莫测，身外有身。一日出外与客谈道论德，弟子奇之，道：“我师静养三载有余，未曾出外行走，今朝为何出来与客谈道？”转至房中一看，只见师父坐在丹床之上。急出外观看，外面又有一个师父。张道清邀同众人看之，亦然。不敢究问。待客去，见师父送客出门，忽然不见。回到房中，拜问师父，长真答道：“大道回成，神通变化，隐现随方。在外者，我之神也。阳神出现，道高者一身化多身，遍十方而隐现，岂独一人而已矣？”众门人始知师父阳神出外，身外有身，众人议论称扬。不表。

且说成都府尹严邦辅，有子严炎，被狐所媚，久则成病，千方百计不能驱除。闻古关帝庙谭道士有道，那府尹亲自到庙拈香，拜请谭仙与他驱除妖祟。长真叫张道清陪他盘桓，自去坐静片时，遂书符二道，付与严邦辅道：“大人将此二符带去，一道贴在房门之上，一道与少爷戴在头上。过了四十九天，此妖永远不敢来矣。可将二符烧化，与少爷服之，非但除邪驱魅，更可祛病延年。

”邦辅道：“若使我儿妖灭病愈，我就叫他皈依仙师门下。本府替你护法，将此古庙重新。”遂带二符回衙，长真送出山门。不表。

且说邦辅回转衙内，家人禀道：“今日大人去后不多时，有一道士进行而来

，口言为少爷捉妖。问他姓名，住在那里，他说大人请他来的，大人自知。他到了少爷的房中，就打了一个霹雳的响雷，忽见少爷房中跑出一个狐狸。那道士赶出，与狐狸蓦然不见踪迹。此事却是古怪！”那府尹疑道：“莫非谭仙显迹而来？真个大大的怪异！”就将二符依言带贴，果然妖除病愈。不表。

却说那日邦辅到庙哀求谭仙，那长真真人就出了阳神，早到府行打了一个掌心雷，那妖狐惊走而去。以后这狐精复来至门，见门有符使守住，遂变一只麻雀儿飞窗而进。至榻前，见严炎身带有符，暗有神将守护，不敢近身，连复数次，不敢造次，那狐精悲泣而去。后见服了此符，真气归身，永远不敢来矣。

那府尹见儿病愈妖去，遂带严炎到庙，命拜谭仙门下，一面纠工建庙。自此之后，名闻遐迩，皈依门人不知其数。那长真真人画《龟蛇图》一幅，送与府尹，道：“此处近有火灾逢之。此图悬之，能可灭火，当须宝之。”那严邦辅打开一看，见图中画着一龟一蛇，蛇之口中，吐出是火；龟之口中，吐出是水，以水济火之像。不几日间，成都城中大火燎天，那府尹急忙将此图带去救火，将图展开一挂，其火自灭。那府尹欢悦，信是至宝，知谭仙道法颇高。

那谭真人见宗风已畅，日多繁赜，遂别了众人，云游度人，积功而去。众门人留他不住。将金丹大道传授张道清。众人送出十里之遥，乞期后会。谭真人道：“汝等勤修不怠，功圆果满，后会有期。”拂袖而去。留下派诗曰南无派：道本崇真理，玄微至妙仙。法去云霄上，功成必有名。大教明清净，宏演德惟良。悟元光体性，一志复圆融。

且说谭真人门下，弟子数十，得道惟张、李二人，而后修成道果。不表。

且说谭真人遍处云游，积功待诏。至嘉州大峨山，出神玩境，悠悠自得。忽思昔日初至成都时，遇疯仙姑之言，遂续成绝诗一首，题于峨山之上。诗云：

昔日弃尘访道时，仙姑识破管中规。一拳打退多生孽，跳出阳神独自居。

欲知谭真人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 刘处玄驸马狱祈雨郝太古赵州桥养神

词曰：

神仙易可求，无修解有修。一旦功成跨鹤游，出阳神自在风流。桥下优悠，养神日久，救生人鬼不为仇。度幼女同赴瀛洲，功行满亘古无休。（右调《新月沉钩》）

却说谭长真真人在峨嵋玩境咏诗毕，下了山，欲往渝州游玩。至泸州地界，夜见水星发晖，而火星暗昧，土星无光，在井鬼之间。思此处必涨大水，不忍低处人民淹没，遍处告之，急早回避。不三日间，果发大水。多少百姓感他福惠。自此之后，遍积功勋。不表。

且说刘长生自在陕西拜别师兄弟们，看相指迷，云游终南。遇吕祖复授道要

，后至武当山静炼丹成。复游湘州，得护法天然，静养四年，始得脱胎神化。道成，欲渡湘江，苦无舟楫，刘真人遂掷伞腾空，过江而去。众人见之，知是神仙，焚香礼拜。不表。

且说刘真人过了湘江，邀游泳章之地。见一老婆子手抱一个死孩子，哭得死而复苏；傍立一个中年的妇人，亦悲啼不止。真人诘其原由，见一老者道：“他家婆媳二人，皆是寡妇。他家五房乏嗣，只有这个孩子，因出天花而死。他家祖上数代皆有积善之名，因何遭此绝嗣之报？可不悲歌！”那长生真人听这老人之言，遂起恻隐之心，怜愍他家五房无后，婆媳孤单，犹兼他家数代行善，可以救他还阳。遂近前去，叫声：“妈妈，你今不要悲哭，可将这个小孩抱来与贫道一看，还可救否？”他婆媳二人见这道士说道“可救”，急忙抱这死孩上前。刘真人将他一看，道：“可救，可救。你去取无根水来。”那婆媳不知无根水是何物件，傍一老者道：“无根水即是天落水也。未曾下土，故曰无根。”那婆婆急去寻水。

这一言，摇动这一方的老幼男女，俱来观看。不多时，那婆婆将无根水寻到，真人将炼成的阳丹纳人死孩口中，用硬物揭开牙关，用无根水灌人喉中。真人再取五方真气，吹人腹中。须臾之间，四肢变暖，口鼻之气微微息动。见这孩子渐渐苏醒，那婆媳二人倒身下拜，道：“不是神仙临凡，安得此子活命？乃是我孙儿再生的父母。若不是神仙相救，连我婆媳二人的性命，亦然同赴九泉矣！”刘真人急忙扶起他婆媳，向二人道：“此于今服我之丹丸，非独起死回生，能保终身无疾，兼能可得上寿。今朝遇我救他，乃你祖上积善之功也。”语毕，飘然而去。那婆媳欲留不得，无奈其何，只得绘画刘仙之像，朝夕礼拜。时众人见之，无不惊异，俱道真个神仙。后人此处建造刘仙庙，祷者亦有灵通感应。此是后话，不表。

且说刘真人北游海州，时当天气亢旱，百姓猖狂。那州设坛，命僧道祈祷，毫无应验。州官发怒，出差严拿僧道，凡见和尚道士，尽皆捉去，拘闭驸马狱中，共有三百有余。时刘真人亦被拘系在内。那州官吩咐道：“这些僧道，拘禁驸马狱中，不与其食，待雨下时，方可放出。倘然天不下雨，尽皆饿死于他，免得妖言惑众。这厮留之，无益于世。”这些僧道拘在狱中，三日无食，悲声彻天，凄惶不已，俱道：“倘然七天不雨，我等尽做饿死鬼矣！”个个号陶大哭，涕泪交流。

那刘真人遂起怜愍之心，想道：“这些僧道，虽然不守清规，败坏教相，该遭此劫。但如此玉石不分，这官太把法门看轻！我去积这功德，一则为万民，二则为这些僧道。”是夜，遂出了阳神，去到庙中，拿来一个大大的木鱼，背到州官的后衙，敲将起来。敲得这个州官眼中出火，口内生烟，急忙升堂，出差

拿捉。

这些差役四维搜寻，只听木鱼之声在后衙，但不见人在何处，即时回禀。那州官亲自闻之，亦然。只得无奈，遂高声问道：“你是何方的僧道？用的隐身之术，至此敲鱼，所化何物？何不现身说来？”那长生真人在空中答道：“我今不化别物，单化驸马狱中这些僧道。”州官曰：“你既有隐身之术，必有祈雨之法，因何不来祈雨，得救万民疾苦，积这宏功？”真人道：“要我祈雨不难，依我三事，管教大雨滂沱，万民乐业。”知州答道：“请问那三事？”真人道：“第一事，明日早晨，将驸马狱中这些僧道放出，设斋宽待；第二事，设三丈六尺高洁净的法台于荒野之处，香烛供养，一切齐备；第三，要老爷与太太亲身率领本州绅士及这些僧道等众，齐集法台，左右叩拜，至雨下时，不可走散，亦不可遮盖，必待雨止，方可回头。倘然有人早走，必遭雷击；兼且人散则雨止，不足泽沛汪洋，空负祈祷。谨之，慎之！”那州官答道：“只要法师能祈甘霖下降，万民沾恩，法师吩咐三事，一一依从。”长生真人回转狱中。不表。

却说这个州官，姓柳，名邦政，乃是河南汴京人氏。两榜进士出身。在此海州为官，颇有爱民之意。时听真人之言，雨下时不可回避遮盖，想道：“这样的天时亢旱，又值盛夏之时，虽有冷雨湿身，亦不为害。”一面发差通知绅耆，一面吩咐搭台，设斋侍候。至明日辰时，诸事已备，本城绅士耆老俱已会集。那柳老爷吩咐，将驸马狱中这些僧道一齐放出吃斋。

且说这些僧道，饿得眼黑脚软，忽见叫出狱吃斋，各各思想道：“这老爷定要饿我们死，蓦然发心释放我们，又设斋宽待。敢是昨夜有菩萨点化？”那些差役说道：“你们造化了！昨夜来了一个有影无形的神仙，到后衙敲木鱼募化你们出苦。大老爷命他祈雨救民，故你们有活命了。”众僧道始知此事，纷纷议论：“不知那位祖师下降，得救我们的性命？”各人欢欢喜喜赴斋毕，齐到大堂叩恩。

那柳大老爷吩咐道：“你们众绅士耆老及僧道兵民人等，一体知识，齐集法台左右，待法师上台祈雨，各人志心礼拜，毋起诸念。待雨下时，不许回避遮盖，更不可惟先走散，至遭雷击之祸，更兼雨止，不能苏生万物。违者究办！”于是众人听官之言，悉到法台侍候。那柳老爷同太太亦排轿来到法台之下，见众人俱已齐集，但未见法师上台，即便高声请道：“此刻三事俱备，可请法师登坛。”言毕，只见一个道士上台，怎样打扮？但见：

头戴荷叶巾，一轮明月；身披鹤氅袄，两袖清风。手拿净尘拂，俨若蓬瀛仙子临凡；足踏多耳鞋，胜如阆苑真人降世。唇似涂朱，双眸发金光四射；脸如扑粉，一体藏玉质周润。令牌击响，惊动雷神轰霹雳；咒语诵持，召来雨部降甘

霖。正是：不是刘仙施道力，安能万物得苏生？

那柳老爷一见这法师上台，生得仙风道骨，相貌异常，就同太太倒身下拜。两旁的绅士僧道，倾心皈叩。

却说刘真人上了法台，焚符一道，口诵真言，手拿令牌一击，龙王急忙兴云布雾。真人再运神焚符二道，令牌二响，雷部霹雳轰轰。真人复念咒语，焚符三道，令牌三响，雷电交掣，大雨如注。这些官员绅士僧道兵民人等，不敢回避，苦捱足有一个时候，方得雨止云散，平地水没尺余。众人见真人下台，身上不湿，众人倾心下拜。

长生真人向众说道：“汝等今日在此祈雨，吾将汝等洗涤愆尤。你们既然出家，身入空门，不肯发心修道，更造孽障，该遭此劫。幸遇我至此救汝等性命。自此之后，必须各发善念，改往修来。今朝这雨，可与你们洗涤心身，不可复作前非，可免轮回苦趣矣。”转向州官道：“汝乃儒门弟子，口读诗书，心通礼义。今为一州之主，上替国家办事，下与万民分忧，岂得不明三教之理乎？你设坛祈雨不应，乃汝之过也。应当斋声行善，训导万民，改恶修善，以人心感格天心。天心顺遂，自然雨畅自若，物阜民安。此乃你为官之本分也。你自不行善，运将僧道囚于驸马狱中饿死，若然贫道不至此地，这三百余人死于非命，含冤不释，辗转相报，何时了期？你造下这弥天大罪，将来如何了局？急速回头省悟，今日将你洗涤，毋使再污，不至沉埋于苦海矣。自此告别。”遂拂袖而去。众人叩头礼拜，欲留不住，各各拜谢送出。

这片地方得了此雨，民安物阜。那州官遂行文上疏，建造刘仙庙宇，世代香烟不绝。此是后话，不表。

却说郝太古在咸阳别了师兄弟们，遍游天下。至江州游玩匡庐山，遇异人谈道，指授易理，卜筮益精。后至扬州指引愚迷，一载有余，声名远播。复思光阴迅速，若不急早修持，难免轮回苦趣。即欲择地用工，奈何地缘不遇，遂往北游。至赵州地界，见一座大桥，高阔异常，逢亢旱时，水干见底；遇大水只没半河。南有小洞，可坐三人许，不湿不污，到也清静。原来此桥名曰赵桥，是昔鲁班先师所造。桥成之时，张果老仙曾带韩女骑骡过桥，外向踏倒二层桥石，桥上有骡迹数个，深限数寸，此仙迹存焉。这桥南桥北，庄村稠密，那郝太古就坐此桥下静养，肚饥时出去化斋。

这桥南庄中，有一女子，姓滕，名叫云姑，年十四岁。其家有父母兄弟，向来好善。惟有这云姑夙缘有种，自幼吃素念经，不喜繁华。时见太古居此桥下，一月有余，对人不言不语，默坐桥洞，知他有异。那云姑与母商议，每日送些粮食与他，常来陪伴。太古知他宿有根基，有时与他说几句修身的言语。那云姑觉悟，就拜太古为师。太古道：“汝心源澄湛，夙有来因，将来登仙有分

。今且幸汝天癸未降，情欲未萌，修身易得。我今授汝三一之道，修之，可使不漏身躯。但我今欲养胎调神，非侣伴不可。命汝护法三年，待我功成，方可度汝。”云姑道：“愿师道成，弟子护法应当。”

太古欢喜，遂下手用功。云姑朝夕殷勤，侍候三年。太古金丹成就，不饥不渴，脱胎神化，逆知未来。

一夜，闻桥下有二鬼道：“我明日午时，当有一个戴铁帽的人来代我出苦矣。”一鬼作贺而去。至明日旁午之际，见天下雨，有一人头顶铁锅，下桥洗足。太古止之，其人乃去。至晚来，见有数鬼会聚。一鬼问道：“你说今朝午时有人代你出苦，为何不去？”一鬼答道：“其人来时，却被这位先生止之而去，所以不得其代。”众鬼怒道：“此人好生无理！他坐此桥下数年，我们未曾害他，他反来害我们？如今就将他拿去替代罢了。”众鬼簇拥而来，追寻不见，道：“才见在此打坐，一时为何不见？”众鬼叹息而去。

太古向云姑道：“鬼乃纯阴之质，仙乃纯阳之体。一人得道，更有万神护持。仙欲灭鬼尤易，鬼欲害仙则难。”众鬼寻觅不见者，郝真人神返虚无，金光罩体，众鬼焉能得见者乎？

此时这赵州的人俱信太古有道，皆来护法，皈依日众，欲与师创建庙宇。太古厌其繁赜，遂同云姑往华山而去。那云姑拜别父母兄弟，随师至西岳，随路化斋度日，磨炼心性。正是：

一心慕道学神仙，不记生前苦万千。堪笑时今装伪者，却思坐至可升天。

要知郝、滕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 白玉瞻死心求道德丘长春度世作西游

词曰：

功深报应天然，行满飞升有日。坚心苦志无休歇，要在虚心自觅。《西游》道路幽深，《封神》火性未灭。若将看作等闲文，难窥神仙门户。（右调《醉高歌》）

却说郝太古带了云姑，一路随缘，过山西，渡过黄河，上西岳华山修炼。运用神工，将华山顶上背后壁峭之处，凿开一洞居之。外用铁桩排插岩中，以九接木椽接之，令人往来进出可走。遂授道云姑。二人不食火食，就在山上采取黄精、山药、百合之类为粮。郝真人命云姑居对山洞中，修炼道成，满身长毛，步履如飞，人见之，耸身壁岩而去。此洞后人呼曰“毛女洞”。

那郝真人复开七十二洞，以便后人养道。时有访道者上山求道，投师日众。那郝真人遂下山云游积功，待诏上升，留传派诗曰华山派：

至一无上道，崇教演全真。冲和德正本，仁义礼智信。嘉祥宗泰宇，万理复元亨。清静通玄化，体性悟诚明。

却说琼州有白玉蟾，本姓葛，乃福州闽清县人，董教琼州。父名振业。于宋高宗绍兴三年甲寅岁三月十五日，母梦一道者以玉蟾蜍授之，遂生子，取名玉蟾。稍长，又名长庚。祖、父相继而逝，母他适，因改姓白，自号琼馆。幼时天资敏慧，十岁自航海西来广州，应童子科，主司命赋织机诗，应咏曰：大地山河作织机，百花如锦柳如丝。虚空白处做一疋，日月双梭天外飞。

主司意其狂，弗录，遂拂袖而归。

年十六岁，专思学仙，毅然就道，囊中止有钱三百。初别家山，不知夜宿何处，日落乌啼，匆匆投止而已。行了数日，至漳州城，衣服卖尽，举目无亲，夜宿江村孤馆。明日起程，随身只柄雨伞矣。勉强行到兴化地界，风雨潇洒，时正送春时候，到此欲归不得，乃乞祭充饥。又走了一十余天，至罗源与福寺，愿自身作仆。未半月，与主僧作别。值炎日烧空，赤足奔驰，肉流血汗，痛不可言。至江浦，秋雨凄凄，头无伞笠遮盖，四顾难行。闻建宁府城中人俱好善，特往彼地求活。通衢舒手，谁人可怜乞儿？因入悲田院中，相混暂歇。后上武夷山，道士骂其孤穷，玷辱宗风，悲泣下山。访至龙虎山上清宫，谒见嗣师，知客嫌其褴褛。直往东北，过饶州，渡鄱阳湖，至建康，遇兵渡江。时淮、泗兵火，横尸堆道，野无草粒。转至江东，正当三伏炎天，家人避藏谷穴。行人两浙，秋凉渐侵。在武林夜宿古庙，天方大雪七日，幸得童精未泄，死而复苏。自思凄凉，欲去寻死，复自慰曰：“修道大事，切莫怨尤。我生果有神仙之分，前程自有师指。幸而天与残生，受此饥寒劳苦，何足悲哉！”那玉蟾劳苦不辞，寒暑不惧，遍处访道求玄。幸其智慧天成，见多识广，能知真伪，不入傍门邪教之网。所见这些僧道，尽在名利上搜求，并无一个性命有著脚。来往二十余年，未尝遇一真师。

至四十二岁，时孝宗淳熙三年，游于甬东海滨，遇陈泥丸真人，见而怜之。识其道器，携归罗浮，传授还丹之诀。居一年，泥丸见其有怠惰之意，遂令下山，谓曰：“子可更在外勤求苦志数载，吾当于此俟子。”玉蟾无奈，悲泣拜辞下山。

初至黎母山，遇神人授其上清法录、洞玄雷诀。游武当山，北极驱邪院左判官，即三国中鲁肃也，与讲行施符法，济人立功。游西蜀青城，访谒金堂，遇老道授《度人经》。转至巴陵时，民染瘟疫，以符水济民，驱邪治病，然无不应；以经度鬼，皆获超升。自此以后，呼召雷雨，收摄魔精，方方累行，处处积功。如是七年，归罗浮复命。

泥丸见之，喜曰：“学道须要如此辛勤，方是道器。”复援太乙刀圭之道，向玉蟾道：“我此时正欲调神出胎，必仗伴侣之功。汝当在此护法数年，何如？”玉蟾拜答道：“师父用功，弟子应当护法。此乃为弟子分内之事，愿当护

法，侍候恩师。”于是泥丸得玉蟾诚心护持，就下手用功，遂调神出胎，三年乳哺，复再大定六年，神化无方，隐显莫测。

那白玉蟾在山侍师九年，一朝至师前再拜，启问曰：“弟子今生可得仙乎？”陈泥丸白：“人人皆可作仙，个个俱能成道，何况汝乎？”玉蟾拜求道：“不避尊严之责，重伸僭易之问，修炼工夫，愿得一言点化。”泥丸真人愍其真切，为其讲明次第火候、金丹妙旨以及出胎调神之功，逐一指示，道：“汝既得玄旨，须要下手用工，不可迟延岁月。光阴迅速，转瞬无常，谨慎修持，此是天机秘密，不可轻传匪人。昔日张祖紫阳真人，三传非人，三遭天谴。必须慎之！我令内丹已成，你可随我往北一走。”那玉蟾拜谢起来，遂收拾单行，即日起程。师徒别众下山，众弟子送行。不表。

且说泥丸真人至湘江，向玉蟾道：“我此去北游，必要迟延岁月，犹恐耽误你修炼的工程，不如你去办你的事。但你今无人护法，只可以财辅之。你可去买些水银来，愈多愈好。”玉蟾问道：“师父要水银何用？”泥丸道：“你去买来，自有用处。”于是玉蟾听师之言，就去买了二斤水银，交与师父。泥丸喜道：“这二斤水银，足可以供养数载矣。”就将水银放在口中，片刻吐出，变成黄金。玉蟾一见，惊喜曰：“我师有这般神通！尝闻《丹经》有云：道成之后，体化纯阳，能入水不溺，入火不焚，入金石而无碍，步日月而无影。未闻水银入口，化成黄金。此道更奇异也。”泥丸曰：“此金丹大道修证，聚则成形，散而无质。能使枯骨立地成形，朽木顷刻发生。此水银化为黄金，何足异也？”

玉蟾问曰：“此金变成，后来复变否？”泥丸曰：“神仙以金丹点化，可使五百年不变。若是幻术点化者，或有一年半载；及至三年五载，不化者鲜也。今将此金与你带去，可作道本，方能下手用工也。”玉蟾曰：“弟子今闻师言，此金五百年之后复成水银，岂不害人乎？弟子不敢用也。”泥丸曰：“今听汝之言，虑五百年已后之事，足见汝之道心，将来必成天仙果位。但此金五百年之后，虽变亦不害人。所藏金之人，必是官宦富户；这二斤黄金，分作八块，亦未必一家所藏。何害之有？汝可大隐闹市，勤修苦练。我欲渡江往北一游。汝至功成果满，后会有期。”玉蟾含泪拜送。至于湘江岸上，只见江水滔滔，泥丸真人将头上箬笠放在水上，脚踏箬笠，渡江而去。时湘江岸上，千目共睹，众人都道真是个活神仙，无不惊呀下拜。

玉蟾见师父掷笠过江，知师道成，遂在这湘乡闹市庙中勤功修炼。越历三载，始得铅汞相投。复修二年，时当大丹将成，一朝被外缘所诱，用心不谨，忽然汞走铅飞，前功俱废。自嗟根基浅薄，哀悲大哭。时有从人相劝，方可罢休。遂往东游，以符水济人疾苦，培功积德。

游访天台，拜见祖师张紫阳真人，以金丹四百字授之，教其严防守护，谨慎魔侵。玉蟾拜别祖师，入武夷山，结庐居之，修炼丹成。是年六十四岁矣。因缘护法天然，复用大定凝神，坐忘九载，脱胎神化，方得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。然后出山，行功积德，待诏上升。自号云外子，善能草书丹青。自赞云：

千古蓬头出脚，一生伏气餐霞。笑指武夷山下，白云深处吾家。

自此随处逍遥，济人利物。复号紫清。后作书一集，曰《悟道集》，流传于世。遍游天下，行法积功，画梅画竹以自娱。接引多方之士，且饮且吟而勿倦，提携无数众生。跣脚蓬头，风流自在，不表。

且说长春真人，在龙门洞别了众弟子，过葱岭积雪，西渡流沙河，邀游诸国，度化众生。至于天竺国，一名竺乾国，即今名印度国也。国王见丘真人常有云霞盘结顶上，如宝盖相似，称丘真人为宝盖佛，又曰震旦活佛，至今西方家家供奉。不表。

那丘真人游月氏、回回等国，指引迷徒，随处化度。返至雪山，至灵鹫寺挂单，见一老僧，法号白云，手捧《封神传》一册，与长春真人观看。真人执过手来，细阅一遍，见其文义虽妙，火性未消，不足于道。丘真人在他寺中盘桓年余，著成《西游记》一册。共有百回、九九磨难，妙化无穷，是为修道降魔释厄之玄机也。书成，付与白云和尚。那和尚执去，静玩一月。一旦，将长春真人请到方丈，大设筵宴，推真人上坐，执弟子礼，倒身下拜，道：“弟子才疏学浅，德薄孽深，学道无成。今遇真人至于敝寺，乃弟子三生之幸也。伏乞真人指示一线之机，使末学有进修之路。倘然日后有成道之期，不忘真人开示之恩也。”

长春亦急忙还礼，道：“禅师德若丘山，性如秋月，何愁不成佛果？因何固谦也？”遂挽手起来，二人坐下。禅师道：“若非真人至此，我似河伯，而自之多于水也。今见真人之道，方知我丑，如登丘阜而睹汉表，仰之弥高，钻之弥坚，正如小石小木之在大山，毫末之在马体也。”长春道：“禅师因何谦虚若此？”和尚曰：“非我谦也。今观真人之《西游记》中，字字玄机，声声妙谛，内藏秘奥，玄妙无穷，实有经天纬地之才，乘景御风之变。真人若肯度脱愚迷，我愿投门下。未知恩师意下何如？”长春曰：“你乃佛门弟子，将来亦是西方禅祖，非我玄宗之器。我观汝之《封神传》中，妙法颇有，奈何火性未灭。必须灭尽火性，方证菩提，然后方可论道。欲念除尽，方离欲界；尘情了尽，方出色界。心不着于虚，即超无色矣。可将我这部《西游记》细细玩悟，八十一般魔障灭尽，自然可得真经返国。经者，金也。金丹入腹，大道自然可成也。”那白云禅师拜谢道：“盛蒙玉言开导，师恩何日可报？”

长春真人斋毕，告辞道：“我明日起程，回转故国，即今告别。只要汝勤修大

道，功成果满之时，同赴龙华胜会，后会有期。”那禅师见丘师告别，苦留道：“敢乞恩师赦我狂瞽，我师居寺中一年有余，才至今朝，方知恩师道德。赦弟子不知之罪。乞师再住几天，凡《西游》之内隐言密语，乞师指示一二，感恩之至。”于是长春真人见其真诚，权留半月，微有所传。遂告别道：“余本当久居于此，但中国有许多的大事，心愿未了，不得久留。”

那白云禅师苦留不住，无奈其何，向丘师道：“恩师既然中国有大事未了，弟子不敢强留。”遂取出黄金百两、白银五十，呈于师前，叩拜道：“弟子这点少的薄礼，乞师收下，带到中途，权作路费。”长春道：“我在常住处找一年有余，深蒙眷顾。今汝之厚礼，实不敢收也。”和尚道：“今者蒙师救拔，师徒之分，不必谦逊。况师《西游记》中有言曰：‘欲求天上宝，须用世间财。’唐三藏不舍金钵盂，真经不能到手。虽然是道中的隐语，世礼亦当然也。”长春道：“贪财不出家，出家不贪财。既爱财宝，不是出家之人。但我此去，欲建造丛林，非财不可。”正是：

仁者施财能得福，不仁聚货自亡身。若然爱宝贪财物，岂是修身学道人？
要知丘真人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石上谈玄空中飞盖醮坛作法海市惊人

词曰：

修道觅真铅，虚极先天运后天。九二见龙须下手，玄玄。剖腹分明说与贤。子午火烹煎，审察前弦与后弦。卯酉兔鸡宜沐浴，绵绵。文武刚柔次第研。（右调《南乡子》）

却说丘长春真人向白云和尚说道：“我此去欲建造几处丛林，禅师既有真心助我，权且收去，与汝栽培道根可也。”那和尚听师之言，要建造丛林，复去取黄金一百两，向师道：“弟子闻师欲建造丛林，乃弟子之本愿也。再有金一百，乞师带去，与弟子求些忏悔。”于是丘真人将二百黄金、五十白银一共收下。那和尚命二僧送师下山，众僧人送出山门，有五里之遥，跪地拜送，望师不见方回，二僧送了一日，到山下有一脚堂，歇宿一宵。明日二僧回寺，丘真人归国。不表。

且说龙门洞赵虚静，自从师父西游去后，威仪教相，谨持清规，修身之人，更添茂盛。一日，与众道友说道：“俺师父西游，至今七载未归。那年师父下山之时，俺曾叩师归期，师父言香风西至之时，即其归也。众位道友牢记。

”正在谈论之间，，蓦然闻异香喷鼻，虚静道：“此香风来得各异。出洞去看，来而何风。若是西风，师父归矣。”大众一同出洞观看，果然西来香风，阵阵喷鼻馨香。虚静道：“众位道友，可一同往西路迎接。”时共有一十余人，尽皆欣然而去，只留一人看洞。

众人齐往西走，有十里之遥，果见师父远远而来。众人喜之不已，拥簇上面拜迎，将师父的包裹各人抢背而去。长春真人先走，众门人后随，至于洞中坐下。众人罗列拜毕，赵虚静道：“恩师西游，越历七年，今朝始得回来。一路风尘劳苦，弟子等终日悬望。师游西域，诸邦人民可化否？”长春真人将西邦诸国之由略说一遍，复将灵鹫寺白云禅师作《封神传》、自作《西游记》之事细述一遍。遂打开包裹，取出《西游记》的草稿，付于虚静道：“可将此刊板，传流后世，有益于后学修身者也。”遂命择日兴工造屋，就将这龙门洞开作丛林，招贤居住。

长春真人居龙门年余，吩咐道坚，将家交于宋道安，自带赵道坚、郑志修等五人同往东行。过了潼关，至河南登封县地界，只见两座大山，彩云结盖，秀丽异常，东曰太室，西曰少室。太室者，即中岳嵩山也。长春道：“天下名山，五岳为首。五岳之中，嵩山居中。我欲丕畅玄风，必当立此为首，而后再兴别处可也。”众门人俱道：“师父斯言尽妙。”

于是师徒们齐至山下，四维遍览，至于山下之西南轩辕峰之下，离中岳庙不远，有古庙名长生宫，师徒居之。遂兴工重建，十方善士咸集，乐助喜舍，数载之间，功成告竣。共造房屋一百余间，共计殿宇三十六殿，将长生宫改名崇福宫。你道真人师徒们居此数年，如何就能兴此大庙？却原来长春真人道成之后，常有天兵十万拥护其身，朱、王、殷、潘、岳、温、马、赵八大元帅不离左右，更有山神、土地、城隍、龙神等众暗中扶持。不数年间，就将个崇福宫造成如同仙府一般。巍巍殿宇，俨若蕊宫贝阙；荡荡庙貌，似乎阆苑蓬壶。山门上镌着七个大字：“崇福宫十方丛林。”自此以来，十方道侣叠叠而来，天下贤士源源而至。宗风丕畅，玄教日兴，三十六条清规，字字谨严；八十一行执事，个个有款。居者行住坐卧，犹若蓬瀛仙子。老幼贤愚，无不闻风而道化；刚强暴恶，并无见语不回心。

那长春真人一日闲暇无事，与众同游山境，遍处玩赏。只见一块大石，生得平正，可坐数十人。丘师登与石上，坐下。时正逢三月天气，但见和风拂面，香气逼人；鱼跃鸢飞，水流花放。真人一时玄机发动，心花开放，向众人说道：“今日此等佳景，世罕相逢。人生在世，亦然如是。汝等得生中国，已入玄门，若不急早回心向道，空劳处世之机。光阴易迈，佳景难遇。花落到有复发之期，人死鲜见回阳之客。一息不来，命非已有，肉化清风，骨化污泥，荣华富贵，总成幻梦也。”

时有门人王志明进跪师前，问曰：“弟子今闻师言，花落到有转放之期，人死鲜见回阳之客。世间可有长生不死、死而复生者？果有否？”丘师曰：“善哉，问乎！汝当复坐，众所乐闻者洗心谛听，无起他念，端拱冥心，听吾宣说。

盖人从三皇五帝以来，迄至于今，未有不死者也。惟不死者仙也，佛也。有死而灵者，神也，鬼也。人生处世，作事公正，怀抱全心，忠孝节义有所兼者，本来天性未曾丧尽，死后皆可为神。是灵明不昧、正气不散之故也。所以为神、鬼者，纯阴而无阳。因人生在世，作事糊涂，邪淫妄语，奸盗诈伪，害人利己，妄贪妄求，凡有作为不合天理之事，起种种不良之心，朝消暮耗，将自身中精神气三宝败尽则死，天良败完，灵明丧尽。是为鬼也。阴府冥官，照过取罪，或堕三途，或为畜生，果报无差，不可尽说。仙佛者，纯阳而无阴。一团灵明本性，如明月相似，迷云拂尽，一轮孤月，高悬天际，大地山河，无不照彻，曰性、曰日，姤女、青龙，谓汞、谓砂，异名不一。总而言之，一点灵明本性，思之为识神，含之为元神，养之为胎神，出之为阳神。在方为东，在卦为震，在五行为木。木能生火，火者心也。心者性之子。能知修身者，割情断欲，妄想思虑之心灭尽，真性自现；不知修身者，纵情放欲，妄想贪求，朝消暮耗，心现性灭，愈用愈丧，性昧神昏，故死人鬼域矣。盖修道之人，要在无心。无心者，即孔子之毋意、毋必、毋固、毋我，颜子之坐忘，子綦之丧我，庄子老仙无何有之乡。此皆指无心之说也。”

王志明复问曰：“弟子闻师言，心无则道妙无穷。颜子有坐忘之功，因何三十二岁而卒也？”长春答曰：“子独不闻紫阳翁云：东华本性老仙翁，独坐空房未有功。忽遇西池金圣母，灵丹一粒便腾空。金者，西方之祖气也。在人身中，养之为元气，炼之为真铅，发之为真种、日月、白虎、婴儿，在方为西，在卦为兑，在五行为金。金能生水。水者，金之子，即肾中之阳精也。大修行者，能知养水生金，养火生木。故曰逆行之道，能可作佛成仙。此水能生木制火。人性本上炎，非水克之，则不住；水性本下润，非土克之，顺流则不止。金非火锻炼，则不刚；木非金雕刻，则不成器。土非火则不生，木非土则无根。盖五行互相用也。颜子只知顺五行而归本位，不知逆五行而通造化；岂知五行有攒簇之理、八卦有交纳之功？故死也。修身者，夺天地之造化，察朔望之盈虚，辨阴阳之消长，穷同类而施工。金乌玉兔，是我身中之药物；天地乾坤，无非规内之鼎炉。达此理者，可以穷万化之机；修此道者，可以步大虚之境；得此法者，可以辅帝王之基；了此道者，可以骑鲸乘风，可以跨龙驭虎，可游宴玉京金阙，可以与虚皇并驾。但道有三乘，仙有九品，法有八则，入有五门。五门者，宗、律、教、法、科也。律门者，受戒守规，以着相而修出无相，以有为而证无为也。教门者，先积外功，而栽培内果，教化愚迷，而开其觉路，使其行善修德，往德门而入也。法门者，行符治病，驱妖缚魅，以术济人，救灾拔难，以功为证也。科门者，念经拜忏，朝真礼斗，祈福消灾，度亡解厄，利人为用。以上四门，各有所证，总在我垂训文内，不出乎三乘之中。吾

宗门惟贵在见性，而水火配合次也。大要以息心凝神为初机，以明性见空为实地，以忘识化障为作用，回视龙虎汞铅，皆法相而不可拘执也。若拘执法相，此便为外道，非吾徒也。汝等学道，既有入路，即宜退藏于密，直从念头上洗刷。天理愈微，益见人心之难克；人欲将净，反觉天心之杳茫。汝等可参之。”

众门人闻师语毕，各各上前稽首礼谢。只见空中百鸟翔集，顶上结如宝盖相似，众人道：“此亦怪也！我师在此谈道，这扁毛俱来听讲。闻师语毕，渐渐散去。”丘师道：“凡胎、卵、湿三生之类，各有灵性。而久命者，皆可修成精果。今日既来听我之语，皆获无穷福利，歿后必转人身也。惟化生有识而无性，即不能复于人身也。”

时师正与众人谈论之际，只见道友报到“宋皇有使到来”。于是师徒们回转宫中，果见山门外拴着马匹。长春真人向众道：“你们前去见他，我回方丈而去，说我有病在床，不能执旨，请他原旨带回可也。”众人不解其意，只得顺命而行。

赵虚静到了客堂，见了礼毕，各分宾主坐下。虚静问道：“你这位老爷，贵府何处？今来到故宫有何贵事？”那使者答曰：“下官乃宋帝驾前钦差刘忠是也。我主乃是一个有道的明君，每番敕旨，遍处访贤，安全社稷。昨闻朝臣奏道，宝观有位丘真人，道高德隆，有经天纬地之才能，定国安邦之韬略，故差我等至此敕召真人，同至帝都，安民定国，庶使君臣有赖，万民沾恩矣。”虚静上前举礼道：“衲等实不知宋国钦差大人到来，未曾出宫迎接，赦衲等不知之罪。”刘忠道：“先生不知，何罪之有？烦请真人出来，我等参见。”虚静答道：“大人奉了宋帝旨意宣召我师，该当与国报效，替民分忧。但我等俱是山野鄙夫，不足于道，又兼我师有疾在床，不能执旨。烦大人原旨带回，回复主上，另选别贤。衲辈内无道德，外无才谋，此乃有名无实之徒，岂足用哉？”那刘忠听虚静这番言语，想道：“这些道士，量是有名无实。”遂带旨回复去了。虚静送出山门，不表。

且说丘真人在宫，不几天又有金使来聘，皆高卧不起。众门人莫测其意。忽一日，对众道：“汝等好好演扬教相，不可懈怠修持。我欲南行有事。”遂别众飘然而去。众人送出五里之遥，回头。不表。

却说第三十三代嗣师张伯憬，因魏王镇守明州，有疾，召嗣师打醮祈安。时刘长生真人游于明州，见魏王府设醮于花厅之中，见嗣师未至，花园寂寞，就作起法来，现出海市蜃楼于主醮之坛，犹如蓬岛仙宫。万民睹者，日有万几。魏王闻说，疑而不信，因有病，不能出看。长生真人以符水与服，即刻病愈。魏王出观，知是真人作法，喜不可言。待嗣师到，一人醮坛，见之，疑是误入仙

府，不敢开言。少刻，刘真人出，与张伯憬见礼，天师急忙下拜，道：“弟子误入仙阙，敢祈真人勿罪。”刘真人道：“此地固是凡境，天师因何误看也？”伯憬道：“凡间焉能有此仙境？”长生道：“这是末学所设之幻景，非真境也。”于是真人与嗣师各生敬信，邀留七天，醮毕法收，辞别魏王。刘真人同嗣师至杭州分别。

刘真人游玩闽中，至福州会善堂居之。众人知其有道，住不多时，投其门下者到有二百余人。真人择日开讲道德经义，道俗成集，阐扬宗风，普度有缘。正是：

大道成时法亦通，神全变化乐无穷。方方阐教逢人度，万古千秋住太空。

要知刘真人后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 刘长生福州弃幻相长春子雪山复回书

诗曰：

曾忆当年采药翁，求玄访道悟真空。化机透彻心猿定，妙理圆融意马彤。消尽阴魔超世俗，炼成阳质出樊笼。从今打破天罗网，快乐逍遥跨鹤冲。

却说丘长春真人在崇福宫别了众门人，至睦州地界，路遇宋披云、李灵阳，三人相见。俱未会面，彼此俱知有道，各谈姓名，方知灵阳乃重阳之友，披云乃丹阳之徒。那李灵阳自同和玉瞻、王重阳等结庵同修，丹成，各人自去立功，遍处云游。至此不意而会长春、披云，三人彼此相敬。宋披云知长春是他师叔，执弟子礼，下拜道：“弟子久闻师言，师叔之名冠紫册，德重天人，至今才得相见。”长春急忙留住，问道：“汝师丹阳，与不二在河南洛阳跨鹤飞升。闻汝等皆得丹阳真旨，道果皆可圆成矣。”披云道：“我师授道于李大乘、赵蓬莱、韩清甫等数人，彼尝未成，惟我勤修苦练一十二载，始得脱胎神化。一感师父宏恩，二仗师叔福庇也。我闻龙川有蓝桥者，举进士不第，去隐霍山，尝吹铁笛，遇踏歌狂者，携之飞升矣。”长春曰：“莫羡他人美，自己积功累行，以待天符。功成行满之时，比他更美几倍矣。今刘长生功圆返虚，我欲至福州一游。”

灵阳、披云亦欣然同去。不表。

庚申岁，宋帝诏复留正少保，致仕，卒。三月，故秘阁修撰朱熹卒，年七十一岁。是日大风拔木，洪水崩山。熹释《四书》，编《通鉴纲目》。八月，太上皇崩。冬，韩后崩。

辛酉，宋改元嘉泰。临安大火，四日乃灭。时张道清在西蜀得谭真人之道，谭真人出外云游而去，张道清遂拜别众位师兄弟们。后到九宫山精修一十余载，道成，灵异莫测。宋帝有疾，屡召之，以符水进帝，病即愈。赐号真君。至是上言：“今秋大旱，当弛禁回天。”又言：“耶律氏将灭，彼乃荒狂之故

，以此为鉴。”此时西辽直鲁古出猎，乃蛮王伏兵，突出擒之。辽灭。

壬戌春，京镗卒。佗胄加封太师，闻刘处玄在福州讲经，欲往问其道。刘真人是年二月初六日鸣鼓集众告曰：“韩子佗胄，杀机正炽，欲来求道，此人岂可闻道乎？吾欲赴仙师之约，尔等勿懈真修。吾当去矣！”时长春与披云、灵阳三人将到，刘真人见之，拱手相别道：“汝等功圆道备，飞升有日。今朝告别，后会有期。”遂曲肱倏然而解。所著有《仙乐》、《太虚》、《盘阳》、《同尘》、《安闲》、《修真》文集六卷，又有派诗四十字留于后世，曰随山派：

思道明仁德，全真性复常。景高和礼义，嗣信守忠良。裕谦贤旅泰，宗友茂惟祥。盛益希诚朴，玄元世永昌。

众门人将师人殓已毕，过三日，起棺安葬。棺中轻如无物，众人揭开棺盖一看，只存衣冠簪履等物。长春道：“刘师兄既已尸解而去，可就将衣冠等物埋葬，以作仙迹而已矣。”葬毕，众人分投度化而去。有司奏宋帝：刘处玄化去。赐号辅化真人。时佗胄请追封岳飞为鄂王。

乙丑，宋改元开禧。

丙寅夏，兴州都统制吴曦反，以四州地献金。时夏国李安全废主纯佑而自立，为襄宗。十月，金立吴曦为蜀王。是冬，蒙古奇渥温铁木真称成吉思皇帝，建元圣武。乃是蒙古先有一女，名曰阿兰，寡居漠北，屡有天光照耀其腹，连生三子：长曰孛完合答吉，次曰孛吉撒赤，三曰孛端叉儿。惟叉儿状貌奇特，沉重寡言，人谓之痴，其母曰：“此儿非痴，子孙必有大贵。”其部世奉贡于辽、金，而总款于鞑靼。至叉儿九世孙也速该攻塔塔儿部，护其部长还于铁里温盘陀山而生子，名奇渥温铁木真。父也速该卒，铁木真幼，部众多归于泰赤乌部。至是铁木真长，有智谋，与母月伦招集部众，与泰赤乌部战，大胜。遂伐乃蛮，太阳可汗败死，部下悉降于铁木真。诸部见其智勇双全，皆归降其下。遂大会于斡难河之原，遂登位称帝。

丁卯春，金将议伐宋，适宋斩吴曦。是冬，史弥远杀佗胄，以佗胄首级献金。

戊辰，宋改元嘉定。以史弥远为右丞相。是年金主憬崩，卫王永济即位，己巳，改元大安。蒙古圣武四年，铁木真灭诸部，大侵金地。

辛未，夏主安全崩，族子遵顼立为神宗，改元光定。

且说丘长春真人自从福州归回崇福宫，宋、金屡次遣使征聘，皆不之应。丘师向众道：“吾居此处，恐宋使复至，有些不便。我观紫气射于东方，我欲往东一走。”遂带门人数个东去。宫中个个道友泣涕跪送，乞师归期。师见众道友诚心感戚，道：“汝等当勿悲忧，三载即归。众等必须慎守清规，进修德业，勿违吾示。吾今往矣。”众人俱送出十里而回。

师与众人等至于山东省城内，有一古庙，名太初宫，真人居之。三年因缘护法天然，重修庙宇，改太初宫为天长观。忽然金使亦来币聘，师知金国将终，不肯应诏，遂返于河南崇福宫。众门人迎人，喜之不已。赵虚静道：“师父东去之后，宋使连复二次，我们皆以云游方外为辞。”丘真人曰：“我在天长观，金使亦来币聘，焉可许也？”

师徒们正在谈论邦国之事，忽见来了一个藏僧进见。丘师诘其来由，却是雪山白云禅师所使。那藏僧呈上书信一封，丘师展开一看，内中略说求道之事，以其自身老弱，不能踵叩仙颜之语。丘真人看毕，留来人住了数天，遂写回书一封，命其带回雪山。内云：

窃闻释珈东来访道，西竺成真；迦叶恒河渡人，抵园闻法。悉从苦行以入门，彻证无为而了当。金丹、舍利，果同而名异；作佛、成仙，言别而道通。《法华经》上，载三车过关之术，细可参详；《周易》旨中，泄九二见龙之机，理亦明辨。即吾《西游记》内，阴阳消长，水人返还，铅汞交媾，鼎炉火候，无不备载也。今汝性工克证，命理略闻，最能穷究丹经，更可修持德业。功圆道备，可知极乐非遥；性见心明，方识蓬丘不远。省之，省之。

外写着“长春子书”四字，打发藏僧归国。不表。

且说陈翠虚真人，自别白玉蟾，北游江阴。有农家沙氏，世喜布施行善，累积阴功。翠虚伪为乞化，步进他家，见其有人在此盘枕，因作颂曰：

终日盘盘圆又圆，中间有路通泥丸。磨来磨去知多少，个里全无斧凿钻。

歌毕，只见户内走出一少年之人，趋前伏地叩头，道：“弟子愚昧，虚心访道已久。今朝得遇仙师至此，乃弟子三生有幸也。乞真师救度弟子，永远不忘师恩也。”翠虚曰：“子何以知之？”少年曰：“仙师出言，字字玄机，更兼神气清爽，目有精光。不是蓬岛真人，定然瑶宫仙子。岂能隐乎？”

翠虚知是道器，留居二月，将他取名蛰虚。初传還元复命之道，继授金液还丹之旨。将别时，谓曰：“金国将灭，宋归于混元一气。然后子可出而行道。

”蛰虚乞师后会有期，陈真人曰：“子丹成，可往南行，将来会于罗浮山矣。吾将入漳水而解。”蛰虚拜送，五里方回，就在家勤修至道，立志不懈。修炼五年，自得铅汞相投。后话不表。

癸酉夏，金改元至宁。耶律留哥取辽东州郡，自为辽王。五月，蒙古败金兵于缙山。是秋，金胡沙虎弑主永济，立升王殉，乃是章宗之兄，为宣宗，改元真佑。

且说谭长真真人，在西蜀出神显化之后，遍处游行积功。至是游于临安，见城中大火半日，真人怜之。大施慧力，救火回风。见宋运不久，转游江南。闻丘长春在河南设教，大阐宗风；兼且道德之名声闻诸国，宋金各聘数次，皆高卧

不起。知南运当衰，固不应诏，可谓知机之士，真可作万世之师匠也。欲往中州相会，遂至崇福宫而去。

丘真人早知长真到来，急使众道友出五里迎接长真真人。长真知丘长春道已高矣，遂同众人至崇福宫。长春出宫迎入方丈，两下叙礼毕，众人俱来拜见。长春曰：“闻师兄早已成道，以为天仙。今朝仙驾至此，真个难得。”长真真人遂将自己西蜀遇缘成道、遍游天下、积功待诏之事说了一遍。“今闻丘师弟道德高超，名闻诸国，余不胜喜跃之至，故特来一会。”长春曰：“师兄功圆道备，飞升有日。惟我德薄孽深，办道无成，恐难免轮回苦趣矣。”长真笑道：“师弟功高紫府，德冠天人。西化诸胡，咸称震旦活佛；东阐金宋，悉呼全德真人。大器晚成，岂小功小行之可比哉！”长春道：“蒙师兄赞誉，但弟焉敢克当？想师兄外行俱足，内果圆成，更不必劳身费力，可以在此驻足，待诏上升，意下如何？”长真道：“我欲往终南会集师友，不能久留于此。待师弟他年功圆果满，相会有期。自此别过。”长春道：“师兄才得到此，焉能就去？在此少住几天。更兼你我相别多年，多少的要紧话语还要相商。”于是谭真人就在崇福宫歇了几天。

长真辞别，长春欲留不得，向长真道：“师兄此去，必见师父及诸位师兄，与我多多拜上。又此去必到西岳经过，我有弟子尹清和，住在华州之少华山，烦师兄带书一封，可代弟嘱咐一二。”那长真真人执书告别，向秦川而去。长春等送出有三里之遥方回。

且说谭真人别了长春向西而去不表。

却说尹清和，乃陇西人也，在家读书。一旦觉悟尘情幻化，世事虚浮，遂弃家慕道，苦志求玄。访至龙门洞，时长春真人西游回来，清和求度，微得玄旨。遂东游长安，至于华州地界，见少华山生得清幽，遂结庐居之，精修苦练，性地颇明。一旦闲暇，散步游玩。只见一道友飘然而至，见他道骨仙风，神气卓然有异，想道：“此人不是蓬瀛仙子，定然三岛神人。”急忙上前稽首，道：“弟子遥观真人适降荒山，接驾来迟，乞师赦罪。”

那谭长真真人见这道友神清气爽，到有几分仙骨，遂问道：“子莫非尹清和矣？”清和答道：“蓦然见面，就知我的名姓，师真是金仙也！”急忙倒身下拜道：“弟子何幸，今朝得遇真人下降。伏乞真人开普度之心，得救弟子出其苦海。愿师指一线之玄机，使弟子进修真之路，倘得日后大道圆成，永远不忘师恩也。”

长真上前扶起，向清和说道：“子自得长春之旨，虽然未能成道，还丹在望。余昨日打在嵩山崇福宫经过，曾会汝师，嘱我带书一封。子当拆览，必然有益于汝。倘有玄机不足，他日可往求师指示。汝当勿虑，成道有期。”遂向怀中

取出书信一封，付与清和道：“余本当在此驻足，与汝盘桓谈道，穷究玄功。但欲上终南有事，不得久停。子当精进修持，积累功勋。自此别过，后会有期。”遂飘然而去。

那清和欲留不住，只得拜送有三里之遥，默然回首，转到庐中，怆然自失。正是：

志念未坚休论道，尘心不净莫谈玄。欲将名利为真实，焉得飞升上九天？

欲知尹清和后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 蒙古帝颁诏求道德丘长春御前说玄功

诗曰：

时人弃俗学参玄，宜向个中著意研。立志非求身外物，存心要取水中铅。有功无道红尘客，有道无功陆地仙。若是炼丹兼积德，何愁不上大罗天？

却说尹清和见谭仙去后，回转茅庐，如痴如醉一般。坐了片时，将师父这封书拆去一看，书中写道：

大抵修身辨道，须凭积行累功。若不苦志坚心，难以超凡人圣。或于教门用功，大起尘劳；或于心地下手，全抛世事。但克己存心于道，皆为致福之基。

然道包天地，其大难量，小善小功，卒难见效。所以道者刹那悟道，须凭长劫炼磨；顿悟一心，必假圆修万行。今世之悟道，皆夙世之有功也。而不知夙世之因，只见年深苦志，不见成功，以为玄功虚假，即生退志，甚可惜也。殊不知行住坐卧，存心于道，虽然未展时刻之心，皆因积功累行之未足。则道之不全，如人有大宝明珠，价值百万，我欲买之，而钱数未及；须日夜经营，俭用勤求，积聚钱财，积少成多。或至三万五万，钱数未足，而宝珠终不能得；必当积成百万，然后可买宝珠。其聚钱应物，急时且得使用耳。比于贫窶之家，云泥有隔。积功累行者亦然。虽未得道，其善根深重，或今世，或来生，必有圣贤提挈，自然终有成道之日。无夙缘善根者，求之不亦远乎？惟遇患难而生退志，见富贵而起贪心，虽是神仙，不能度汝。若然苦志勤修，不生退怠，坚心不移，今世不成，必待来世，累世修持，自有神仙提挈，必直至了达耳。

我无夙骨，虽遇明师，万苦千辛，至今未了。丹阳长真等皆具夙缘，则十年五载间，天外飞腾自在。然我虽未了，所受艰难，亦与常人异耳。祖师云：凡为道者，先舍家而后舍身。功夫未到，病即教他病；道业未全，死即教他死。至死一著，抱道而亡，任从天断，不能自强。斯为至言，学者当审之。

那清和览毕，嗟叹不已。自此更添道念，累积功勋，朝暮勤修，求玄功之克证；时刻不忘，守炼药之鼎炉。开单接众，提挈多方之士；采药济世，普利有疾之人。往来闹市，出入山林，只存利人利物之心，不惮自身劳苦；惟有烹铅炼

汞之志，尝思尘境虚浮。如此行持一十余载，腋不占席，食无甘馨。后遇耿仙姑，见其苦行具足，授其至道，枯坐三年，得见本来。丹道圆成，随方度化。不表。

且说蒙古铁木真，于癸酉秋进兵入燕京，取涿州，屯兵于燕。早闻丘处机之名，意欲召至问道。斋戒七日，遂抄手诏云：

“制曰：天厌中原，骄幸太极之性；朕居北野，嗜欲未生之情。反朴还淳，去奢从俭，每一衣一食，与牛豎马圉共弊同飧。视民如赤子，养士若弟兄。谋素和，思素蓄。练万众，以身入之先；临百阵，无念我之后。七载之中成大业，六合之内为一统。非朕之行有德，盖金之政无恒。是以受之天佑，获承之尊。南连蛮宋，北接回纥，东夏西夷，悉称臣佐。念我单于国，千载百世已来，未有之也。

然而任大守重，治平犹惧有阙。且夫剡舟刻楫，将欲济江河也；聘贤选佐，将以安天下也。朕践作已来，勤心庶政，而三九之位，未见其人。访闻丘师先生，体真履规，博物洽闻，探赜穷理，道冲德著，怀古子之肃风，抱真上人之雅操，久栖岩谷，藏声隐形，阐祖师之遗化，坐致有道之士，云集仙径，莫可称数。自干戈而后，伏知先生犹隐山东旧境，朕心仰怀无已。岂不闻渭水同车、茅庐三顾之事，奈何山川弘阔，有失躬迎之礼？朕但避位侧身，斋戒沐浴，选差近侍官刘仲禄，谨备轻骑素车，不远数千里，谨邀先生，暂屈仙步，不以沙漠游远为念，或以忧民当世之务，或以恤朕保身之术。朕亲侍仙座，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，但授一言，斯可矣。

今者聊发朕之微意万一，明于诏章，诚望先生既著大道之端，要善无不应，亦岂违众生小愿哉？故咨诏示，惟宜知悉。

五月一日诏”

书诏已就，遂命刘仲禄赍诏而行。一路风尘不表。

却说丘师在崇福宫，见玄风日盛，宗教兴行。一日，上堂讲论道德，普示大众曰：“人生在世，犹如游鱼在水，优悠自在；为名图利，似鱼吞钩，不知其幻。一朝上钩，刀劈釜煎之时，悔之何及！若不急早回头猛省，光阴迅速，转瞬无常。今见汝等既已出家，不肯行功修道，坐消信施，不言今世办道无成，来生债主难以酬偿。更有一等，自己不信罪福因果，出家更造愆尤，致于疾病颠连，自己不萌悔心，更生毁谤，其罪尤重。此等之辈，死堕地狱，无有出期。夫修身者，须要先博文而后约理，先收心而后放心。博文者，见广识多，明其人伦世事之道；约理者，泐洽祛私，会其性命造化之源。收心者，割情断欲，荡涤杂念，思虑不起；放心者，恐无心落于幻空，拘系恐遭执著之魔，故放之入于太虚之境，以待造化之功矣。方曰穷理尽性以致命，则可以养生，可以

保身，可以游宴玉京金阙，可以与虚皇并驾。时今之人，不明人伦世事之道，而欲求天道，犹盲者不用杖，聋者听宫商，入水捕兔，登山索鱼，岂能得乎？盖人伦之道，莫过于黄石公曰：‘夫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五者一体也。’道者，人之所蹈，使万物不知其所由。德者，人之所得，使万物各得其所欲。仁者，人之所亲，有慈惠惻隐之心，以遂其生成。义者，人之所宜，赏善罚恶，以立功立事。礼者，人之所履，夙兴夜寐，以成人伦之序。夫欲为人之本，不可无一焉。贤人君子，明于盛衰之道，通乎成败之数，审平治乱之势，达乎去就之理，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。若时至而行，则能极人臣之位；得机而动，则能成绝代之功。如其不遇，没身而已。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。如此之言，人伦之道达矣。既明人伦之道，则天道不远矣。”

长春真人正在谈论之际，只见外面有人进报：“蒙古有使到来。”师下座出迎。那刘仲禄见师道貌非凡，急忙上前施礼，同至客堂，分宾主坐下。长春真人问道：“请问大人，贵府何处？来至故宫有何贵事？”刘仲禄答道：“下官姓刘，名仲禄。今奉我主成吉思皇帝手诏，敕召丘真人往北一走。我主诚心访道求贤，早闻丘真人道德崇高，故特命下官资诏至此。伏乞真人俯诺允请，方不负我主诚恳之意也。”遂呈上手诏。

丘师执来，打开看了一遍，向刘宣差道：“贫道乃山野之鄙夫，今蒙主上推敬，实抱惭愧，何以克当？”刘宣差道：“真人道冠三才，德超九品，名布诸国，功著群黎。下官仰企已久，至今方能得见仙颜，真人何固谦也？”长春道：“贫道虚名虽则布于海内，实抱惭愧。前者金三璧，宋五聘，皆莫之应。今见主上诚心，大人遥降，不得违命。请大人在敝宫屈待三天，贫道应诏同赴燕京可也。”刘宣差见师允诺，不胜喜跃，就在崇福宫安歇，待师同行。不表。却说丘真人将常住内外的公事吩咐调理得清清楚楚，不觉已过三天。刘宣差催师动身。那丘真人前者金三璧、宋五聘，皆高卧不起，众门人问师之故，师曰：“我之行止，天也。非汝辈可知，他日自有留不住的时去也。”至是应诏北行，众门人皆泣送十里之遥方回。时正炎夏天气彷徨，一路风尘。不表。

是六月，金乞和于蒙古，铁木真班师回沙漠而去，遂离燕京。那丘真人与刘宣差同行，至七月方入燕京。忽闻主上班师归北，丘师遂与刘宣差商议道：“我看主上已今归北，路途遥远，数日不能得到。况今天气炎热，贫道老弱，不堪动身。且在燕京驻足，可待秋凉而往北行。未知大人意下若何？”刘宣差道：“我主思贤若渴，岂可待乎？”丘师曰：“既然大人不允，贫道实不能行，只得自出奏章。”遂写成奏章一道，交与内侍二人，往北而去。刘仲禄见丘师自纳奏章，不敢阻当，亦不敢催逼，只得权寄燕京住下，以待回旨。不表。且说成吉思皇帝允金之和，遂班师退归锡林郭勒盟，屯兵养马。一日，见二侍

臣賚丘处机奏章而至，呈于帝。帝开览，奏云：

成吉思皇帝旨衷：登州栖霞县志道丘处机，钦奉宣旨，远诏不才，海上居民，心皆恍惚。处机自念谋生太拙，学道无成，苦辛万端，老而不死。名虽播于诸国，道不加于众人。内顾自伤，衷情谁测？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，今者龙庭一呼即至，何也？

伏闻皇帝天赐勇智，今古绝伦，道协威灵，华夷率服。是故便欲投山窜海，不忍相违。且常冒雪冲霜，图其一现，兼闻车驾只在桓抚之北。及到燕京，听得车驾返回，遥不知其几千里风尘，兼且天气苍黄，老弱不堪，且恐途中不能到得，假之皇帝所则军国之事，非己所能。道德之心令人戒欲，悉为难事。遂与刘宣差商议，不若且在燕京等处盘桓住足，先令人前来奏知其事。刘宣差不从，故不免自纳奏帖。念处机虚得其名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伏望圣裁。

帝览表章毕，知丘处机应诏已至燕京，因天气炎热所阻，不能往北。遂复诏一道，另选侍臣顾元开賚旨直到燕京。先见丘师，呈上复诏。丘师开展一看，诏云：

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：省所奏应诏而来者备悉。惟师道逾三子，德重多方。命臣奉厥玄曛曛，驰传访诸沧海。时与愿适，天不人违。两朝屡诏而弗行，单使一邀而肯起。谓朕天启，所以身归，不辞暴露于风霜，自愿跋涉于沙磧。书章来上，喜慰何言！军国之事，非朕所期；道德之心，诚云可尚。朕以彼酋不逊，我代用张；军旅试临，边陲底定。来从去背，实力率之故然；久逸暂劳，冀心服而后已。于是载扬威德，略驻车从。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，鹤驭可游于天竺。达磨东迈，元印法以传心；老氏西行，或化胡而成道。顾川途之虽阔，瞻几杖以非遥。爰答来章，可明朕意。秋暑，师北平安好，指不多及。八月十四日诏。

丘真人看毕，向顾元开道：“今已重阳之节，暑气已消，更不可迟延日久，恐金风骤至矣。遂择九月望日动身，烦大人通知刘仲禄。”于是元开别了丘师，去见刘仲禄，约定日期一同北行。晓行夜宿，至冬月初旬，得入都城。刘仲禄先去复旨，安丘师于馆舍。正是：

道高四海皆瞻仰，德重万民享太平。西化诸胡东阐教，玄风自此振大京。
欲知丘真人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阁皂山孙耿炼丹药冲虚观白沙送泥丸

词曰：

学道人，玄又玄；达至道，炼汞铅。帝王屡问长生诀，绵绵呼吸气不辍。内外丹成入九天，功圆齐赴蟠桃宴。从此蓬瀛会众仙，自然跳出三千。（右调《下山虎》）

却说丘真人在馆舍安歇，至望日，帝宣召人见于行宫。帝劳之曰：“真人远来，有何长生之药以资朕乎？”丘师对曰：“臣无长生之药，只有卫生之道。”帝嘉其诚实，约以腊月八日问道。丘师退居馆舍。至是帝欲亲征山贼。至正月望日，帝设宴于偏殿，虚前席以安丘师之座。帝亲降阶，鞠躬请问卫生之道。师请帝复坐谛听。丘师曰：“太道生天育地，日月、星辰、鬼神、人物，皆从道生。天，阳也；地，阴也。人居其中，负阴而抱阳。故学道之人，去奢俭欲，固精安神，阴消而阳全，则升乎天而为仙。愚者以妄为常，以酒为浆，恣情纵欲，耗精损神，阳衰而阴盛，死则沈乎地而为鬼。修真者，如转石上山，山愈高而进意难，跬步颠沛，前功俱废。以其难为，故举世莫之为也。本来真性，静若止水，迨眼悦乎色，耳好乎声，舌嗜乎味，意著乎事，数者纷来而叠至，若飘风之鼓浪也。学道之人，修炼其心，一物不著，损之又损，以至无为，与太虚止水相似。道人之身耳，治心犹难。天子富有四海，日御万几，治心岂易哉？古人以立嗣而娶妻，既嗣立以戒欲。盖人生至于四十以上，血气渐衰，故宜戒之。今陛下春秋已高，宜修德保身，以介眉寿。服药不如独卧。药是草木，精为骨髓。枯骨髓而添草木，譬如囊中贮金，以金易铁，久之金尽，所存者铁耳，夫何益哉！饮食起居，珍玩货物，亦当依节，不宜稍过。天下美地，尽为陛下所有，奈何兵火相继，流散未集，有选清于官为之规画，量免税赋，使军国有足帛之用，黔黎复苏息之期，一举而两得。斯即祈福永命之大端也。”帝大悦，令左右书之于策，礼谢而退。

翌日，问以震雷事。师对曰：“尝闻三千之罪，莫大于不孝，天故以是警之。今闻国人多不孝者，帝乘威德，可戒其众。”帝悦，遂以师言遍告晓谕国人。二月七日，丘师入辞，帝曰：“请师少俟数日。前者师之道语，朕有未解者，俟朕悟后，可许师行。”是月，帝出猎于东山，射一大豕，马蹄失驭。豕傍立不敢前，左右进马，猎罢方回。丘师闻之，入谏曰：“天道好生。今圣寿已高，宜少出猎。坠马者，天戒也；豕不敢前，天护之也。”帝曰：“朕已深省。”又顾侍臣曰：“但神仙劝我语言，以后都依也。”自此以后，遂不出猎。那长春真人归心一定，至三月初七日，又入朝辞驾。帝曰：“真人归心未息，朕不敢强留。但修身治国之理，朕未洞明，乞真人指示一二。使身修，一体无诸疾之苦；国治，百姓享平安之庆。天心顺度，万物昌荣。民安物阜，则天下平矣；心身安逸，诸神泰矣。何以治之斯可矣？”丘师对曰：“修身者，所以长生者是气，所以通灵者是神。非养元气，不能长生；非养元神，不能通灵。欲修其身者，保其精，养其气，含其神，然后方能精足不思淫，气足不思食，神足不思睡。三宝具足，风寒暑湿，不能入其体；疫疠邪祟，不能害其身。心身安逸，疾病不作；神气交结，灾难无侵；深根固蒂，而得长生久视之道也。

。治国者亦然，不外乎此。以神为君，以气为臣，以精为民，以一身为邦国，君明天心顺，官清民自安，民安则国富，臣贤则国强。治国修身，莫过于此矣。今主上身居万乘之尊，常以自身当先，亲冒矢石，是以身轻于天下，所谓保身者不处也。必须慎之。”帝大悦，曰：“真人之言，皆金玉也。朕深省。

”赐礼极丰，丘师皆不受。帝命阿里鲜护师东还，送者皆泣别。

师回，道出居庸，遇群盗蜂拥而至。阿里鲜欲拔剑相迎，师止之曰：“不必用武，恐伤性命。我特以言化之，斯可也。”师坐车上，向群盗拱手曰：“我本南来道士，奉帝诏而入蒙古，今特归南，更无金银宝物，惟有护送将官。彼欲出马交战，犹恐伤生害命，贫道应而止之。盖闻为盗者，道、德、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七者全备，方名大盗；悄然缺一，不名盗也。无道立身，此身不久；悖德行持，神人共恶。神恶人背，天心不顺，性命难保，何为盗也！夫大盗者，立身行道，上顺天心，以德育民，心不离背。无辜不得损害伤生，视万物众生皆如赤子，仁也；患难相救，异姓同亲，义也；赏罚分明，贞节人伦，礼也；以寡敌众，临危取胜，智也；出言如矢，约期不误，既诺不违，既与不悔，信也。凡为盗者，有此七字，能可以保身立名，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劫富赠贫，可以积功；伐暴济困，可以修德。生无臭秽之名，歿为正直之神。人人恭敬，方方瞻仰，芳名万世，岂不快哉！诸君当可效之，何独不然也？”众盗闻师之言，稽首称扬道：“此乃有道之人，言如金玉，众当信之。”叩谢而去。

丘师入燕，南行往山东齐州天长观居之，送回阿里鲜归北缴旨。不表。

且说马丹阳同孙不二、耿仙姑在终南别过吕祖，丹阳用十三针治人疾病，著手回春，拯救生民，遍处行功，随方度化。不表。

那耿仙姑同孙不二常至山中采药济世。时游南岳衡山，采药于回雁峰，遇见魏夫人，引入大虚洞天，朝见闲礼元君卫真人。元君命扶厄府君崔钰设宴，邀请朱陵仙宾丁淑英元君相陪，命仙姬奏乐。孙、耿二仙上前拜谢，道：“我等愚劣，初入仙班，蒙上仙魏夫人引入仙府，得见上真，感激之至。更叨盛宴赐坐，实不敢当！”卫元君道：“汝等虽则初入圣流，将来必作女仙领袖。子等内丹虽成，外行未足，必假外丹助之，然后丹成济世，功圆果满，方能应诏上升。”二仙拜求外丹之旨。卫元君指曰：“外丹功用火候同于内丹，须要内外相应，但药物铢两锻炼之不同耳。凡内丹未成者，修炼却是不易。今二子内丹已成，烹炼外丹却易也。”遂授药物铢两、抽添烹炼之法。孙、耿二仙姑拜谢卫元君及丁元君、魏夫人等，魏夫人送出洞天外，待二子丹成再会。

孙、耿二仙拜别魏夫人，就在衡山采药，下山铸成炉鼎。至于临江府地界，见阁皂山生得清秀，乃是天下第三十四福地、九州仙都高明大史中玄妙行真君许逊之仙都。孙、耿二仙上山，择纯阳正火之日，安炉立鼎，外按八卦次序方位

，定就药物铢两，起火锻炼。调停火候，炼至四十九日，才得丹成。二仙服食之后，更觉内外洞彻，将余丹收拾壶中，下山随处积功，复遇魏夫人于湘州。二仙见之，上前拜迎。魏夫人向不二道：“子可积功待诏而已。耿姑可随我以作侣伴，同往九疑山一游。”孙不二拜送，魏夫人道：“子可会丹阳同人终南，会集七朵金莲，随师复命。将来会子于瑶池矣。”自此别过。那不二真人见魏夫人带耿姑同游九疑而去，遂往东行积功。不表。

且说白玉蟾，自得紫阳真人四百字，遂往武夷山修炼。道成，各处云游，积功数年，至是复居武夷。这山上凡夫俗子焉知白紫清道成？惟独山南詹琰夫知之，乃重建止止庵，欲延以居。真人为之作记，以游兴未竟为辞，许其五年再来。

初，白真人入武夷时，无人护法为伴。忽有善士彭偃，字集益，乃三山人也。幼时敏慧，长喜道书。至三十二岁选中进士后，遂弃家慕道，苦志参玄，不喜朝中纡紫披绶，独爱清虚散淡逍遥。游访武夷，见师有道，以师事之数年。紫清丹成之后，道传于彭偃。偃自得师传之后，别师，居于鹤林道院，即改号鹤林。修炼数载，道成，以丹道传授萧挺之，字天来，乃闽中人也；自得鹤林之道，自号紫虚。那彭鹤林真人此后随处显化，神异莫测。后功成厌世，萧紫虚延师至福州坐化。此是后话，不表。

甲戌，金主徙都于汴京，求宋岁币。宋臣刘焯奏绝金币。是岁岳珂著《程史》及《辨诬集》、《天定录》，上与宋帝。岳珂乃岳飞之孙，岳霖之子也。

乙亥夏，蒙古铁木真复入燕京。宋以德秀为江东转运副使，乃浦城人也。其长子名景元，幼而好道，尝结庐于嘉禾西山，梦游紫府，朝礼太微仙君，得授功过格。觉而录之，自号又玄子，庐曰会真，堂无忧轩。后著《大学衍义》行于世。

丁丑，金改元兴定。

戊寅，金起兵伐宋。宋以孟宗政、扈再兴、许国合战，金兵大溃。金人惧孟宗政威名，呼为孟爷爷。

己卯，宋赵方使孟宗政、扈再兴、许国等分道伐金。对蒙古帅本华黎奉旨攻取山东、山西等处。

庚辰，蒙古以史天倪权知河北西路兵马事。史天倪尝闻教于丘长春，尚存爱民利人之心。时与本华黎相会，说黎曰：“这数年间，兵匪相继，百姓无容身之地。况今中原粗定，大兵又兼抄掠，非王者除暴救民之义。大帅切宜审之。”

本华黎听史天倪之言，自觉有愧，即下令立禁剽略，违者就地正法，遣归所俘老幼。兵发到处，各州、郡、县尽归降附。此皆仗长春真人之道化也。

且说蒙古主存心访道，遍访贤才。得辽人耶律履之子楚村，命处左右，以备访

问。这耶律楚材博通术数，尤精象纬，制庚午元历上之。常言：“宋之气运，恭膺天命也，德昭后亦当兴焉。”又言：“南北贤帅及夏金国主有灾。”后果应其言。

辛巳，宋帅赵方及安丙卒。

壬午，蒙古主亲征西代回回，灭其国。兵至忻都国，破铁门关，侍卫见一兽，鹿形而马尾，绿色独角，作人言曰：“汝等还不早归！”言毕如风而去。帝怪之，而问楚材，对曰：“此兽角端，日行十万八千里，能解四夷语。今之言语，恶杀之象，上天遣此兽以告陛下也。当宥此数国人命，可积无疆之福。”帝闻之，即日班师。

癸未，蒙古帅木华黎卒。夏主神宗传位于太子德旺，为献宗，改元乾定。是年金主为崩，子守绪立，为哀宗。

甲申春，金改元正大。宋闻金丧主，众将商议乘丧伐金。礼部尚书崔与之言：“今且南运不嘉，恐伐之不祥。”遂止。崔与之知帝将终，乃辞疾归广州，隐之。

且说陈泥丸真人北游归，于惠州罗浮山居之。一日，浩然叹曰：“帝王将相，皆有尽期。吾今久住于世，何益乎？”时白玉蟾与沙蜚虚同至拜见，泥丸喜曰：“汝二人亦知我乎？”白沙同曰：“师既行满飞升，故弟子二人不约而会，特来拜送也。”泥丸曰：“你二人仙秩已高，将当不久会于蓬瀛矣。”言毕，邀二子同登山观日，夜半时即现金光霞彩，太阳旋出，询巨观也。三人回转观中，翠虚端坐而作颂曰：顶上雷声霹雳，混元落地无踪。今朝得路便去，骑个无角火龙。

咏毕遂化。玉蟾等闻空中乐声，出见仪仗纷纭，升天而去。众人拜送。至明日，见凡身不见，化成泥丸十二颗。众人不敢埋藏，后遇病者，刮取服之，无不立愈。真人所著有《悟道集》行世。

且说玉蟾与蜚虚见师化去，灵异莫测，二人遂辞众下山。蜚虚拜别玉蟾，西游峨嵋、青城而去，更名道昭，行功济世。正是：

白日飞升事不难，劝君急速炼金丹。坚心苦志殷勤学，好把真常著意攒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一回 九宫山张道清坐脱白云观长春子谈玄

诗曰：

坐化仙游各有因，莫教昧却本来真。虚无悟彻玄元理，空寂了明自在身。亿万天神常拥护，大千世界任游巡。尘寰接引多方士，可谓超凡入圣人。

却说白紫清离了罗浮，邀游临安。宋帝闻之，征至，命馆太乙宫。居未半载，酒酣堕在西湖水中而去。后复见于海丰县。后至姑苏台，咏梅未竟，值泥丸

至，邀去复归武夷山，以应止止庵詹琰夫五年复归之约。

时万年宫道士施宗时至诚精修，投白真人门下为徒。真人授以九灵飞步章奏及太上紫枢玉晨洞阳飞符，并梵音炼科、五雷秘法，乃亲为陈过忤罪，表奏天庭。真人诏众门人，曰：“我自十六岁弃家访道，苦志参玄，受了千辛万苦。大死三次，死而复苏。一志不移，甘受苦恼。方至四十二岁得遇真师，始达修身奥旨。苦修至六十四岁，才得丹成。迄今九十六岁，方能了道。自此相别。汝等有志者，效我之志，何愁德之不立，道之不成哉？”语毕，坐而尸解。众人见真人空中跨鹤飞升，拜送不表。

宋帝宁宗闻之，诏封海琼紫清明道真人，敕建武夷宫，彰其道德。真人弟子彭鹤林纂辑其书四十卷，并撰其事迹，实以发明道法之枢要也。

且说张道清真人，自应诏后，复归九宫山，以符水济人疾苦，灵异莫测。云集道众，大演玄风。一日，上堂示众曰：“昔日我师谭长真真人在蜀示我云：‘凡人轮回，生死不停，只为有心之故也。心生，则种种魔生；心灭，则种种魔灭。若能一念不生，则脱生死矣。何为有心？盖缘众生有此贪、嗔、痴三毒孽。欲学道者，必当清静三孽，跳出三山。何为三山？即无明山、火焰山、陷空山也。须割情弃爱，摧强挫锐，除去一切不善之心。私欲之心净尽，方见父母未生之时的真性，即是本来之真面目也。何为不善之心？即一切境物之上，起无名慳贪嫉妒财色之心，种种计较意念，生灭不停，被这孽障旧来熟境朦昧真源，不得解脱。须要灭尽种心，得见自性。何为自性？自性者，即天赋之稟性，非气质之性也。要在十二时中，念念清静，不被一切旧染境界朦昧真源，心住虚空，逍遥自在，自然神气交媾，一意冲和，如如自在，一性圆明。似皓月之当空，照耀大地，无处不烛。毋使一念摇动，云雾遮其性光。固无生死之忧，焉有孽障可系？稍生一念，心不清静，即有挂碍，不能入道，如何得见本来？只要子等一志如山，不动不摇，向前逢魔，心无畏惧，志不退转，其魔自消。倘然见魔退惧，终入尘网，焉能跳出苦海？心清意定，登天有路；志迷性乱，即入地狱之门矣。众可参之。所以通灵者是神，所以长生者是气。我自得师传，刻刻在道，念念不忘，存其一神，养其一气，故能通灵。以符水济人，无不应验。吾何异乎？只存其神气，守其正心而已矣。我今久厌尘世，欲往终南会集师友，同应天诏矣。”退归丹房。越三日，唤人众门人，作偈一首，安然而逝。偈云：

邀游大地已多年，撒手悬崖了性天。笑指蓬瀛三岛地，回头只在我身前。

及至殓殓时，其尸如蝉蛻然。众门人知师尸解而去，遂安葬之。

且说蒙古主自西域班师回都，燕京行省石抹公、宣使刘仲禄及诸官等，各持疏恳请帝旨，至山东诏丘处机，封为蒲察大使，主燕京太极宫观，主管道家事。

丘师许之，遂应诏至燕京，居太极宫。奏敕改太极宫为白云观。道侣云集，教字日兴。丘师乃建八会：曰平等，曰长春，曰灵宝，曰长生，曰明真，曰平安，曰消灾，曰金莲。求取法名者日众，远近翕然，闻风而道化。此时大阐宗风，公侯伯子皆来皈依，门人不知其数。

附近这些凡僧，见道风丕畅，心怀不伏，在白云观之西离二里余，建一西风寺，以惟“西风起，白云散”之意。丘师以洪钟镇之于西，使西风不能摇动，风属木，以金制之也。盖天下庙宇之钟鼓，皆是东金西木，颠倒五行，惟有白云观之钟鼓，东木西金，故停而不叩耳。

九月，宣抚王楫言：“荧惑犯尾宿，主燕京有灾。宜清醮以禳之。”问丘师所费若干。丘师曰：“一物之失，犹怀不忍，何况合境乎？这数年人民困苦，公私交空，我当以常住物给之。”遂设大醮七日。醮南毕，宣抚进揖，喜而贺曰：“师之道心感格天心，荧惑已退数舍，今则无忧矣。”丘师曰：“天之感应，如声应谷，急速如此，世人岂可背乎？善恶昭彰，报应分明，岂有虚哉！奈何时人不信，可不悲欤！”

时师在白云观，设坛传戒，用律门度人。初演初真信戒，行持一年，俱足十戒。著初真信衣，说《功过格》、《感应篇》明其罪福因果，习学规矩威仪。明年，方许受中极净戒，三百条章，行持一年。说《四品经》、《明心经》、《日用》等经，讲明修身理路，俱足戒行。明年，方许受天仙大戒，所说《悟真篇》、《参同契》、《南华》、《道德》诸般丹经，受持天仙大戒。以后无戒不戒，不戒自戒，乃为真戒。至此地位，动也合道，静也合道，行住、坐卧、语言、举事，般般圆通，事事在道，岂有不合道之事乎？

丘师一日登葆光堂说法，普示云：“汝等既已出家学道，因缘看破红尘，故来皈投三宝。入此道门，又不肯端的修行办道，更不肯劳身积功，内不得清静心身，修持道果；外不肯苦己利人，栽培根基。只图偷安享福，坐消信施，作孽造罪，更增愆尤。及至福尽孽满，死堕地狱，受苦满足，或投生六畜，以力酬劳，偿其夙债；或以肉偿还，滋其口腹。至此之时，悔之何及？是此观之，何不急早立定脚跟，把牢主意，苦志坚心，修身办道。省悟世情，事事非真；虚空本性，般般是道。且如我昔年十六岁弃家慕道，十九岁得遇真师，随师二十余载，未闻一言半句之道，更受许多折磨。我心无半点怨尤，方至我师了道之时嘱咐丹阳，而后得授道旨。那时我稍有嗔恨怠惰之心，早已入鬼域，化为异类矣，焉有今日成道之事哉！”

于清风稽首问曰：“或有人无心无着，一意不离方寸，守至老死无成，终不遇师点化，何也？”师曰：“无心无着，落于幻空。一意不离方寸，执心也。未到真空实际之地，如何感动真圣？故而老死无成。真空者，难言也。待你心上

除了一分思欲，就有一分的功；除了十分，有十分的功；除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分，只有一分不除尽，不名真空。直须除尽，真仙必来向汝心上校勘，自然有真师来度你。若处尘世之间，安能常常无事？若有些小事，亦是外行，不得不应酬。但事过不可寻也，事来不可避也。故吕祖曰：真常须应物，应物要不迷。事来则应，事去则止。如此行持，日应万事，而心不乱。闲暇之时，泰然而定，何着之有哉？”

弟子问曰：“修道之人，还是静处好，闹处好？”师曰：“初心未定，情欲未曾却尽，宜避静之处，渐可却情断欲。若有真志者，尘心已净，闹处更好。如我昔在蟠溪，六年苦志，能比他人六世之功夫也。”

或问曰：“弟子一心向道，体尝有漏，如何治之？”师曰：“汝等心未寂静真清，故而有漏。若到心源湛寂，元神泰定，神气混合，六贼无侵，精化于气，神气交结，炼成至宝，精路自然永闭，安有漏体之患哉？”

或问曰：“尝闻修身者，全凭志愿。何谓志愿？”师曰：“志者，持心炼己，一念不迁，除情灭欲，勿起贪嗔。不以富贵荣华乱其真心不以困苦患难移其处向，不恋一尘，不起一念，此是真志也。愿者，几起利人利物，一切行功积德，度人济世之心，皆是愿也。”

有人问：“调息如何？”师曰：“龟息绵绵，乃是道人活计，但不可著他。禅家不言调息自炼的工夫，单言清静寂灭四字，是两重粪土。故曰：色身元有限，情欲浩无涯。痴似蜂贪蜜，狂如蝶恋花。

“大凡修身之道，抑亦多门，未遇明师指示，卒难洞晓。世传术法，或存神注想，摇筋摆髓，呼吸吐纳，吞霞服气；或用卦爻而运用抽添；或用炉火以烧茅炼汞；或得旁通技术，巧诈愚人；或引采战之术，耗精败德；或伪言设教，哄诱平民，自人傍门，诽谤真教。此等之人，生为教中罪人，死堕地狱畜生，不足举也。经云：‘长生至慎房中急，何为死作令神泣？’盖世人恣情纵欲者，身虽未死，而神早已丧矣。夫道，修无形之形，以无人有，以有含无，存守一点虚灵不昧之真性。所以云六合之广，三光之明，亦天地之有形也。吾故养其无象，像固常存；含其无心，性明不昧。是以炼成仙真，神合于虚，身存于道，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。故我身可以飞升玉京，可以遨游金阙，能有能无，不终不没。故无降谪之事，亦无劫运之忧矣。若以独得见性为妙，不知炼形为要者，死为清灵之鬼，安能升入虚无，何可与高仙上圣为比哉？若论身不坏而神去，则身存于世，肉身不坏；若论性不坏，即饿鬼畜生皆有此性，惟灵与不灵、明与不明之分别耳。夫心能造形，心能留形，法中有爱住世者，动经千百劫，心为之也。若心根伤坏，转眼便为冥途矣。有形亡而心存者，圣贤也；形存而心变者，畜生也。今且举世之人欲祈长生者，不知向自己本命中搜求

，却从仙佛神明前乞讨，愚哉！舍本而求末，究竟于我何益乎？吾宗所以不言长生者，非不长生，超乎长生也。此无上大道，非区区延年小术也。修道者必要通文达理，方能参透玄机，悟彻奥妙，才好下手用工。稍有不通，差之毫厘，失去千里。故曰：毫发差殊，丹不全也。今者人欲修身，只便访道求师，一年半载便想成个仙佛；倘然三年五载不见成功，便生退志。为人之理，尚且未明，欲明道理，岂能得乎？人能通得一理，便能出得一壳；万事义理皆通，出得万殊之壳，则心无碍滞，大道明矣。倘有一事一理不通，便生滞碍，这一层壳就出不成了。所谓孔圣门中，岂有不通理之贤人？太上派下，未有不达道之真仙。汝等欲通达道理，必先通达人情世态之理，会于一源，物物可知，事事可晓。人理已通，道理不远矣。一本可以散于万殊，万殊亦可归于一本耳。”弟子问曰：“北宗道法，至吾师大行。师能神通变化否？”丘师曰：“大道极平常，不作奇特想。只要心真，何事不办？吾初受苦，数十年魔折，苦志不移，时刻不怠，守其一心而已矣。吾出山已来，帝王宰官敬礼，帝敕吾为大宗师，然吾心未尝动也。黄童、白里、乞儿、下贱，见之，吾未尝轻也。一切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西域咸称吾为震旦活佛，自古全真之盛，未有及此，吾岂有作为乎？不过性海中一点浮沤耳。宫中有妖，百法不灵，张天师束手而去。帝敕召吾，吾在山中，静中微动一念，彼妖自去。吾不用符图将帅，邪惧而去，何也？盖邪不胜正。是理也，吾存其理而已矣，天人自然感格也。”正是：一性圆明是本宗，无心窝里养潜龙。炼成阳质金光透，何用恩荣把旨封？要知丘真人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刘真人洛阳插牡丹黄石公紫柏遗松子

词曰：

得道所为无着，万般如志如心。插花栽植自森森，枯木萌芽发茎。变化飞腾霄汉，岂拘闹市山林？千年松子不难寻，岂在尘寰驰骋？（右调《西江月》）

话说丘真人，在燕京白云观大阐宗风，使弟子宋道安、郑志修、于清风、尹志平等各处设教。不表。

且说刘长生真人，自福州解化之后，遍游洞天福地、三山五岳，朝谒仙真。或现或隐，随处积功，待诏上升。时游玩洛阳，忆昔孙不二养道于破窑之中，道成同丹阳、耿始跨鹤冲举之后，遂名三井洞，此时香火茂盛，欲去观玩一回。遂摇身一变，变作一个全真道侣，年纪却在二十上下，风流迥异于常伦，逍遥不同于俗子。你看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头戴纶巾，两条风带飘飘；身披鹤氅，一体花开锦绣。面如满月，脸泛桃花，唇若涂朱，目藏秋水。凭丹青描画难比，任佳妓扑粉不如。十指如玉笋生辉，一身似凝脂润泽。正是：风流不让裴仙子，体态岂输宋美人？

时正逢二月十五日，青牛现太上老君圣诞之辰，这洛阳城乡的大家小户，男男女女，都要到青牛观来烧香。那刘真人先到三井洞游览，次往青牛观进香。这些年轻的女人，看见刘真人生得十分的容貌，一个个股体酥麻，俱道：“世间那有这样的美男子？为甚么要出家修道？”有等说道：“他的前生费了多少的苦志修来，今世投生有这样的美貌，今世再修，岂不成仙乎？”众人谈论，见者俱有眷恋之心。

那刘真人见一女子，头上插一朵含蕊的牡丹，上前说道：“小姐头上这朵牡丹，虽然艳丽，可惜不能嘉于众人。若将此花送与贫道，顷刻间，管教众人可分。”那女子听真人之言，心中欢悦，就将头上这朵牡丹拔下来，送与真人。那刘真人执过手来，吹了一口仙气，画了一道起死回生的符，再运动先天真一之水灌溉花中，将这朵牡丹花插在这莽山地上，念动真言，加符洒水。顷刻之间，但见发芽长枝，结蕊开花。此花更觉艳丽，清香异常。刘真人向众人道：“此花不比家园之花，折去一日就谢。我这牡丹摘去带在头上，可使七日不凋，愈带愈香。有人爱者，皆可摘取。”时这些人围笼大堆，不知其数，男男女女，挨挨挤挤，俱来采摘，摘完顷刻复发。这一句话名扬出去，远近的人俱来观看。正是：闻至洛阳添景色，出门俱是看花人。

那刘真人见众人闹热之际，遂化道清风，无影无踪。众人见那道士忽然不见，正在惊讶，只见牡丹叶上有“长生子刘书”五字，众人方知刘仙显化，人人俱称“插花刘真人”。后人创建庙宇，塑造神像，遂名刘仙庙，世代香烟缭绕不绝。此是后话，不表。

且说刘真人自洛阳插花显迹已后，欲上终南一游。路过长安，至盩厔县地界，忽然想道：此处有古楼观，乃太上流传道德之地，堪算古圣遗迹，至此不可不游。遂上山游览，但见：

层峦叠嶂，壁峭参差。霞光通碧汉，俨若琼瑶，紫雾绕玄关，胜如仙府。虎啸龙吟斗胜，柳红桃绿争春。说经台如兜率天宫，传法所似蓬瀛贝阙。留圣迹于古楼石上，显仙踪于化女泉边。吕仙岩下，思唐宋之仙翁；五老洞中，忆商周之老子。乘青牛，东来紫气度关尹；过函谷，西渡流沙化诸胡。鉴古明今，可称终南福地；追踪觅迹，堪夸楼观仙宫。正是：五千妙谛流传后，万古遗风永不磨。

那刘真人在古楼观游览仙迹，羡慕不已。远远见白云西迈，知有神仙经过。片刻间，只见王玉阳同谭长真到来，游山览终南。

却说王玉阳自在中条山，独立危岩九载，脱体飞升，积功待诏。一朝游于熊耳山，时谭长真在熊耳山脱化，正遇王玉阳，二仙约同游玩终南。至终南镇，见古楼观有紫气盘结，知有真仙驻足于此。二仙同上游览，只见刘长生在此。三

仙相会，喜不自胜，各各见礼，将自成道原由细说一遍。

长真道：“今日我三个不期而遇，真个难得。惟丹阳、不二早已脱化，至今犹在南方积功，不久亦要会于南山。郝太古自在赵州桥成道后，带滕姑居于华岳，凿开石室七十有二，欲利后贤安养，至滕姑丹成，同游寰宇，积功度人。独有长春名播诸国，德冠群真，今为北国辅相，大阐宗风，真乃大器晚成，我辈皆不及也。”王阳道：“丘长春弃家学道四十余载，受了千辛万苦，死而复苏，一志不移，及至道成，诸方瞻仰，各国称扬。自古迄今，苦志求道者莫过于丘长春及白玉蟾也。若人效此修持，这样苦志，一心不移，人人皆可成道，个个俱能登真矣。”三仙一同赞赏不已。

长生真人道：“我同你三人既已相会至此，可同去极真洞拜见师祖。”王、谭二真欣然同往，各显神通。王玉阳真人拘来一虎，刘长生真人招来一鹿，谭长真真人收来一豹，各跨坐骑，不多时间，早到了紫柏山。只见极真洞天，祥云瑞气缤纷，莺歌鹤唳，凤舞鸾翔。三仙下了坐骑，同进洞中，但见瑶草奇花馥郁，灵山异果芬芳。内有仙童报入。片刻间，只见内中出来许多的真仙。刘、谭、王三真急忙上前顶礼下拜。

吕祖携了三真随至后洞。重阳指和玉蟾道：“此位是你师母和玉蟾也。”三仙上前参拜毕，复坐。谭长真道：“弟子昔在西蜀，疯婆打我一拳，有‘一拳打退多生孽’之语，即师母点化否？”和玉蟾笑道：“昔我知汝性功克证，故留此语，待汝道成后可续此诗也。”长真拜谢道：“昔蒙尊恩指授，方得今有成道之日。弟子更欲尘寰积功几载，以报师恩。”重阳真人曰：“汝既有此心，凡功不厌多，行不嫌广，愈积愈高，天福愈大。再可去行些宏功，待长春功圆道备之时，同赴仙都朝参金阙可也。”刘长生、王处一各将自己成道度化终始的原由说了一遍。众仙称扬未了，只见洞外祥光馥郁，知有上仙到来，众仙急忙出洞邀迎。

但见一个仙人身跨赤虬而来，后面随着一个仙童，肩背一个葫芦，从空而下。正阳知是赤松老仙下降，急忙率众仙拜迎，引入洞中。众仙俱未会面，见正阳帝君擎拳接礼，众等不敢待慢，上前参拜。正阳进谒道：“我等未知老仙光降荒山，未曾远迎，多有失敬。”

赤松大仙道：“昨在南极赴会，闻许逊真人之言，始知精卫下降之由。今已蒙正阳、纯阳、重阳三真点化成道，得入仙班。是则仗诸真之恩度接，一则他夙因不昧，故我今来引他至昆仑见过王母，然后待诏发落。”和玉蟾闻之，急忙上前跪下，道：“弟子今闻师言，才觉本来。若非恩师点化，几乎失却本来矣。”赤松于曰：“汝本炎帝之女，尝师于我，时未闻道，急欲往蓬岛求真，漂海溺水而亡。一灵真性变成青鸟，名曰精卫，心怀嗔怒，欲衔西山之木石，填

满东海。那时我见之，引入瑶池，蒙王母收留，命往阆苑，看守桃园积功，直待嗔心净尽，方能转托人世，修持道果。今已脱离羽毛，永证金仙之位矣。”言毕，遂取出松子数颗，向众仙道：“我昨日南极赴会，带来这松子，乃是离农所产，千载一实。凡人食此，能可长生不老；神仙食之，亦能神通倍增。分于诸子，各食一颗可也。余了一颗，种在此山，将来后人有志于道者，食此可以益寿延年。久久服此，修之可得长生神仙矣。”即今紫柏山的松子，只此种也。此话不表。

且说众仙各执松子食之，果然甘香异常，赞赏不已。

赤松子命回禄往西蜀警格人民而去，自带和玉蟾，跨赤虬，同赴西池。众仙送出洞外，只见赤虬望西而去。

众仙回转洞中，时正阳、纯阳同欲下山，积功度化，谭、刘、王三仙亦欲随之。独留重阳真人在洞待等诸子功圆，七朵金莲会集，方可应诏上升。众仙出洞，谭长真等三仙拜别师父及祖师等，各各分头度化不表。

却说钟、吕二仙离了终南，游于临安，遇崔与之。那与之自在宋帝驾前辞疾归广州后，遇白紫清真人，见是道器，传其延年永寿之术。至此游于临安，遇钟、吕二仙，传其三五归一之道。

甲申秋，宋帝宁宗崩。史弥远矫诏，立沂王贵诚为理宗，更名钧；尊后为太后，同听政事。封皇子弘为济阳郡王。宁宗无子，立弘为太子，乃理宗之兄也，被史弥远杀之。

乙酉，宋改元宝庆。时有神僧道济坐化。此僧乃天台人也，幼而颖悟，喜观释典。二亲去世，即弃家学道。访至临安，游灵隐寺，拜老僧远瞎堂为师。后得悟本来，佯狂混世，饮酒食肉。寺僧见其风颠，无不厌贱于他，皆呼为济颠。迨远瞎堂去世，即弃灵隐寺，佯狂城市，或疗宫室危灾，或救红楼重病，无语不灵，有邪皆正。后居净慈寺为书记，尝梦中显化，感谢皇太后重修大殿。复向四安山中募木，运至本寺井中冒起。有以荤酒责之，则吐所食之物，悉能飞走而去，或水族鱼鳞，亦皆优游而去。至六十岁，忽然不食荤酒。平日朝臣有以荤酒招饮，济颠皆云：“可放生。”灼焦断尾之物，放水皆活。此时众人益加敬信。是秋示寂，众僧将他赴火焚化，得舍利无数。明日，有僧带书至净慈寺，对主僧云：“昨日途中遇济颠寄书，曾言蒙古暴虐，佛国被残，今欲返于台州矣。”后人乃云道济是国清寺紫金罗汉再世也。

时蒙古伐高丽及西域、全、夏，各路分兵征伐。夏主德旺忧悸而殂，其侄睨立。

丁亥，蒙古执夏主睨归，夏灭。诸将争取金帛子女，惟楚材独取书数部、大黄，二骆驼载之。班师未几，军士病疫，惟得大黄可愈。赖此大黄，所活万众之

命，方得全师。回头复破入三关，金人惟守河南而已。

是年，蒙古主铁木真崩，四子拖雷监国。攻取西和州，知州陈寅同妻杜氏饮药死，僵立不倒。拖雷言其尽忠，许其庙祀，方能倒去。以大夫之礼葬之。蒙古复催兵入金，太昌原陈和尚以四百骑大破之。

是秋，蒙古立三子窝阔台为太宗。任用楚材，殷富治平，军声大振。太宗传旨，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，改天长观为长春观。敕丘处机管理天下出家僧道，善人皆隶焉。赐以金虎牌，凡有教相事务，悉听丘神仙处置。山东安抚复命王志明，自泰州传旨至燕京白云观。

五月二十三日，人报巳、午时分，雷雨大作，太液池之南岸崩裂，水入东湖，声闻数十里，鱼鳖尽去，池水遂涸。北山口亦摧。师闻叹曰：“山摧池涸，吾将与之俱乎？”七月初四日，师谓门人宋道安、尹志平等曰：“昔丹阳师兄尝授记于余云：吾歿之后，教法大兴，四方往往化为道乡，道院皆敕赐名额，汝等当住持大宫大观，仍有使者佩符乘传、干道门的事。我师重阳之言，一一皆验矣。”正是：

时来大地皆春色，风正方方乐太平。千古玄宗从此振，丹台紫府录仙名。

要知丘祖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 丘长春白云堂登真纯阳子青霞洞留迹

词曰：

我说的修道原由，不可闲游，不记春秋。急烹炼割欲断情，傍花随柳，默养勤修。聚三宝存无守有，擒六贼法令严收。不得拘留，终日无休。勿忘勿助，何喜何忧？（右调《折桂令》）

却说丘真人将传戒律法传于赵道坚曰：“此戒法者，上志之人，动静语默，事事在道；行住坐卧，自然合仪。无戒可戒，无律可律，何用戒哉？中志之人，依戒而戒，以威仪教相行其外，以戒律宏愿镇其内，使其内外不敢妄动。初则勉强，习惯纯熟，终归自然。由戒生定，由定生慧。智慧滋生，情欲净尽，丹基筑矣；动静合仪，不失其道，仙品立矣。所谓戒者，止恶迁善，造福永命之大端也，后世不得可行。吾有索海市之诗偈五则付子。”偈曰：

应天以实不以文，人间世事徒纷纷。一自元丰感灵应，百年异代殊无闻。山东安抚心好道，一过蓬莱问尝草。深期恍惚通仙灵，不见嘉祥棕怀抱。是时巨海风涛息，万里涵空衬天碧。天边和气生紫烟，海下群山削青壁。层城异木当头现，甲马神兵随后变。空幢幡盖出山巅，宝阁琼楼浮水面。参寥有若蓬莱宫，自移三山出海东。鹤驾飘飘近西岸，来向清时振道风。

那赵虚静受了戒法，拜谢师父。丘师复向众人道：“今吾门下，或有讲道论德，或修身炼性，或行功济世，或苦行积功，于道门中事，内外勾当之人悉俱。

吾归无遗憾矣。”

七月七日，大众请师上堂，丘师曰：“我九日上堂去也。”众门人留道：“请师住世再几年。众等感师庇荫，多增光辉。”丘师曰：“吾年八十矣。师兄弟们俱早已了道，待吾同去应诏，以应七朵金莲之数，不可强违也。汝等既有真志者，后会有期。背吾道者，终不能见吾矣。”语毕，凝神安坐，闭口不言。至初九日午饭上堂，留颂曰：

生死朝昏事一般，幻泡出没水长闲。微光见处跳乌兔，元量开时纳海山。挥斥八肱如咫尺，吹嘘万有似机关。狂辞落笔成尘垢，寄在今人妄听间。

时坐宝光堂归真焉。此时，空中云鹤飞翔，白虹贯于林瑞，远近人民惊骇，万目共睹。异香数日不散。师前形容甚陋，及道果圆成，变为天人法相。众门人善士咸集，四方道俗奔来，赴丧者有数万人众，哀恸闻者如丧考妣。

师住世八十载，弟子将师肉身殓葬于白云观，以缸坐之。师所著有《蟠溪鸣道集》及《西游记》等书行于世，复有宗派四十字流传于后，曰龙门派：

道德通玄静，真常守太清。一阳来复本，合教永圆明。至理宗诚信，崇高嗣法兴。世景荣惟懋，希微衍自宁。

丘师葬后未几日，有人见于房山，衣冠如故。楚村奏丘长春之灵感默佑，元太宗褒赠长春演道主教大真人，命立像于墓上，世代香烟缭绕不辍。每至正月十九日圣诞之辰，香火愈觉炽盛，后人谓之燕九会，大会一十二日方止。每年春秋御祭，以酬其功。丘师门下弟子，不知其数，内有一十八人得其真传，最上者惟尹清和、赵虚静、王志明、李真多也。此是闲话，不表。

且说李真多自在龙门洞得诀别师，后遇麻姑，更授妙旨，入霍山修成真果，六根无漏，自号无漏子。至四十八岁，始得脱胎神化，然后出山积功。至是，知师返真，至燕京送葬，众人皆未之识。惟有赵虚静知之，见其年尝二十许，知其道成，愈加恭敬。众人皆来问赵师兄道：“这位女道友是谁？年貌尚轻，师兄何与其相识？”虚静道：“此位乃师父之首徒李师兄也。曾在龙门得师传授丹诀，一别至今，数十年间，颜容转少，师兄大道圆成矣。”

众人听虚静之言，皆来拜见。李无漏亦各各还礼毕。赵虚静问道：“李师兄这数十年间在何处办道？如何这等速易？我辈皆不及也。”李无漏答道：“我自在龙门洞拜别师兄后，至关东修炼数年，游麻姑山丹霞洞天，遇麻姑仙姥赐丹传道。后人霍山修炼，微得长生通神之术耳，不足于高道也，难比众仙师兄道高德著，将来作玄门之领袖，为度世之慈航，岂同区区小术之比哉？今我欲南游吴越而去，后会有期。”众人欲留不得，送出山门，见李无漏飘然而去。

众人回转观中商议道：“师父今已仙化，丧事已毕，观中无主。惟赵师兄道高德隆，可登主席。”虚静让道：“今观中道众数百，内中道德才能者不知其数

，另当别举。我乃德薄孽深，才疏学浅，焉能承此大事？”众人俱道：“此任非赵师兄不可。况师父曾传戒法，宜登主席。”一面叫各殿殿主焚香秉烛；众人拉拉扯扯，上殿拈香，鸣钟擂鼓。各殿参拜已毕，送入方丈。一面命厨房设斋，迎请新方丈上座，观中道俗咸来参拜恭贺。次日，满朝文武百官乡绅军民人等，咸集恭贺，整整热闹一十余天。

那赵虚静自登主席，遵师规模，威仪教相，更兼长春真人敕封之后，香火茂盛，教宇日兴。那长春真人的肉身坐在缸中，后人修理坟墓，缸破而身不坏，面容如生，衣毁肉见，肌肤玉色，手足指甲皆长数尺。方知真人神升上界，留形住世，可谓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矣。此是后事，不表。

且说丘真人门下弟子，分投各处，住持阐教，演扬妙法，各积宏功。凡丘祖宗支及七真各派，各处阐扬，时开丛林共计七十有二，大阐宗风。正是：世界变成仙界，俗风化作道风。

时吕祖游于临安，度黄德渊及赵肖先二人。黄德渊乃越郡人，幼而敏慧，长慕道业，弃家学道。遍访名山，苦志参玄，十有余年，稍有所得。后居隐临安吴山青霞洞，洞前有蕉池，其景清幽，德渊居之，杜门静养。后有楚人赵肖先亦来居之，处于池畔，与黄同志潜修，作清静侣伴。吕祖至此，知二人夙有仙根，欲来度他。不期二人他出，就在天庆观中盘桓。时方丈前蕉花盛开，吕祖留诗于蕉叶之上云：

午夜君山玩月回，西邻小圃碧莲开。天风香雾苍华冷，名籍因由问汝来。

吕祖题毕而去。越数日而来，又不遇。复留诗云：

白雪红铅立圣胎，美金花要十分开。好同子往瀛洲看，云在青霄鹤未回。

黄赵二人及回洞同游赏玩，见蕉叶有诗二绝，乃是神仙笔迹，悔恨未遇。越数年，忽见一客至。见其形容秀雅，言语不凡。黄赵二人殷勤接待，低心恳求。

客授诗二则曰：

悟心用易息心难，息得心源到处闲。斗转星移天欲晓，白云依旧覆青山。一日清闲一日仙，六神和合自安然。丹田有宝休寻道，对境无心莫问禅。

黄赵二人见诗，愕然曰：“见此二诗，与数年前蕉叶之诗相仿。得非洞宾仙师乎？”二人急忙叩头求度。吕祖授以词曰：

养气忘言守，降心为不为。动静知宗祖，无事更寻谁？真常须应物，应物要不迷。不迷性自住，性住气自回。气回丹自结，壶中配坎离。阴阳生反复，普化一声雷。白云朝顶上，甘露洒须弥。自饮长生酒，逍遥谁得知？坐听出弦曲，明通造化机。都来二十句，端的上天梯。

又作七绝四首云：

欲捞北海波心月，先缚南山岭上云。若也有人知此意，便堪飞鸟见元君。半轮

月照西江上，一个乌飞北海头。月落乌飞寻不见，广寒宫内倒骑牛。玄北之门镇日开，中间一窍混灵台。无关无锁无人守，日月东西自往来。采药要明天上月，修行须识水中金。月无庚气金无水，纵有真铅枉用心。

更指玄妙修丹口诀，遂别去。二人拜送。化道清风，不见踪迹。

二子倾心修炼，不与外物交接，立修二十余年，丹成。将前百字镌于石，后人曰百字碑。一朝，岩上有云鹤盘旋，赵肖先沐浴更衣，别众曰：“仙师来迎，我当去矣。”跌坐说偈曰：

踏遍吴山越水，一生飘笠清风。忽地三更雷起，了然打破虚空。

遂瞑目而化，后黄德渊寿至一百六十四岁，亦尸解而去。此是后话，不表。

己丑，汀邵寇晏和尚行妖法，起兵掠州县，兵犯建宁。宋将陈靴、军监刘纯领兵破之。刘纯乃刘备之后，幼慕技术，入龙虎山，遇异人传授法术，至是以法破之。自此释风颓废，诛僧灭寺，僧遭涂炭。是冬，宋帝理宗立谢氏为后。后乃天台人也。先翳遮一目，身黔色，躬身行孝。及选，就道病发疹，及愈，肤脱肌白如玉。又遇神医，用药去翳。入宫端重，太后贤之，故立其后。

辛卯，金改元天兴。蒙古人汴，五月，汴京大疫，人死无数。拖雷卒于师，兵退。蒙古遗使至宋，表议伐金，许给河南地归宋。宋遂发兵。蒙古粘罕之弟速不合率师会宋兵伐金，围困汴京。

癸巳春，金主奔蔡州。速不台执金后妃北去。在道难辛甚，台欲屠汴民，楚材驰见劝解，得免汴民之难，惟取完颜氏戮之。九月，复会兵围蔡州。

甲午春，金改无端平。金主哀宗传位于子承麟。宋将铃辖孟珙入蔡破城，守绪自缢死。承麟死于兵，张天纲被执至宋，金亡。

宋帝命收天纲大理寺狱，临安知府薛琼谓曰：“汝何面目至此？”天纲曰

：“兴亡何代无之？今金亡，比汝二帝何如？”薛琼奏其语，帝召之见曰

：“汝真不畏死耶？”天纲曰：“患不忠节耳，何畏之有？请死。”帝释之。

后遇吕祖，怜其孤忠，引至四明山，令拜子期真人为师，而后得成道果。此是后话。

且说真德秀任宋参知政事，立朝不满十年，奏疏有数十万，皆言当时要务。乃是终南老道出神未归，被徒弟焚化其躯，转世托胎也。学人称西山先生。时宋帝以贾妃之弟似道为籍田令，恃宠不检。时有南丰人袁胜升，字千里，有斩勘雷法，往来江西，诛妖治祟，寓城中戴家。一日，谓戴曰：“吾死后，可焚吾身。”言毕而卒，年百余岁。举尸焚之，火烟中现出金字旗曰“雷霆第二判官袁千里”，随烟上升而去。正是：

神仙降世有来因，归去无心身外身。不染几间名与利，逍遥自在乐天真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 元运兴诸将扶社稷帝诏降众仙受敕封

诗曰：

邀游大地几春秋，劝化时人不肯修。性命机关堪守护，利名圈里莫绸缪。百年有限光阴促，一旦无常万事休。急早回头勤苦练，与君同上凤麟洲。

却说西河萨守坚，生于元符庚辰岁九月二十三日。生时红霞罩室。幼而贞敏。初学医生，误用药杀人。后弃家学道，遍访名山，遇铁师真人传授妙旨，修成道果，自号全阳子。尝受九州提刑录，主天下鬼神功过事，大显神通。道经湘阴浮梁，见人用童男女生祀庙神，守坚曰：“此等淫神，好焚其庙。”言訖，雷火飞空，其庙立毁。萨翁后遍行救济，一十二年，积累百千万亿功勋。至龙兴江边盥手，以口含水，唾而盥濯，忽见水中神影在头上。萨翁问是何神，神答曰：“吾先天主将火车灵官王是也。久值凌霄殿，奉玉敕庙食湘阴，以惩此方恶业。自真人焚吾庙后，相随一十二载，但候有过，便复前仇。今真人功行已高，职隶天枢，愿为部将，以备驱策。”萨守坚与为盟誓，表达其情。后至漳州，一朝诸将现形环侍，天诏召入天枢。萨翁受诏，掌都天宗主、一元无上真君之职，旌幢幡盖，仙童导引升天。后命王灵官护法道门，世间凡有真志修道行功，必当随身拥护，倘有饥馑虎狼鬼妖恶人、一切刀兵水火，不能伤害其身。部领银牙凤嘴将三千、虎首兵百万，护持玄宗。不表。

丙申，蒙古阔端破成都，文州守臣刘锐、赵汝向固守，援兵不至。刘锐集家人，尽饮药死。及破城，刘锐及二子尸皆掇去。赵汝向被执而杀之。蒙古复侵江陵。孟珙连破二十四寨。复侵真州，丘岳败之。

丁酉，宋改元嘉熙。

己亥，水淹艮山门。

辛丑。宋改元淳佑。时蒙古主嗜酒，楚材谏，敕日进三钟。二月，帝疾笃，脉绝。楚材言天下罪囚多枉，宜赦之以祈佑。帝命赦发，脉复。子月，楚材推太乙数，言帝不宜出猎。帝不听，径出五日，还崩于道。时蒙古乃马真氏称权专政。楚材因谏不听，忧愤而卒。为相二十年，惟留琴书而已。

甲午，蒙古入两淮。吕文德大败之。复侵蜀，余阶败之。蒙古自太宗崩。后六皇后掌国五年。楚材卒，法度不一，内外离心。是秋，贵由立，为定宗，乃太宗长子也。是冬，闻宋孟珙卒，蒙古分道攻江淮。

丁未，宋以赵葵督江淮兵马拒之。

己酉。宋孙贵妃生一子，不哭而憨，因名敏。

庚戌，以贾似道制置两淮，罢赵葵。蒙古主定宗崩。

辛亥，立拖雷长子蒙哥为宪宗，命太弟忽必烈总治蒙古汉地事。闻姚枢有道，召之，虚己受言，遂分道取淮、蜀。宋以史天泽经略河南，军民大治。

壬子，行会天历，封王子敏为逸王。

癸丑，宋改元宝佑。帝以四川为忧，有言余阶失戎伍心，帝以余晦代之。阶闻之，不自安。一夕暴卒。后人有见于青城山，同一紫髯道者对坐石上，曰：“余方忧愤闷绝，忽遇姚翁奉钟离翁命唤醒至此。”故人再拜，回视忽不见。回往余府通报，命不复扬言。

甲寅，诏籍阶家财以犒师。阶子如孙家贫，偿债不足，遇唐真人赠姜，皆变黄金。如孙货于市，有贾胡买之数十万，道：“此金是唐真人丹金也，能辟水火，顺年谷，外邦称为至宝。”如孙得以偿债、置家产。不表。

且说余晦在蜀屡败，召还。忽必烈乃荐许衡为京兆提学，不至。闻邢台刘秉忠有道，隐居武安山，忽必烈召僧海云与秉忠俱至。烈见其材。荐秉忠相宅，遂营开平府。蒙古主欲亲伐宋，命卜其行。秉忠曰：“宋之国势将亡，但主上南行不吉。”

丁巳，宋以赵葵为少保。贾似道诬其侵蚀军资，葵罢职，病卒。

己未，宋改元开庆。蒙古主闻赵葵卒，自将兵伐蜀，崩于军。忽必烈渡江，江、淮州县俱降。宋国大惊，以吴潜为左丞相，似道右丞相。似道密遣使乞和。忽必烈班师。

庚申，宋改元景定。蒙古忽必烈即位，建元中统，为元世祖，定国为大元。闻宋披云有道，封为通玄弘教披云真人，主天下道教事。以僧人思马为国师，主统天下释门，与宋披云并礼。使谕安南、高丽，皆请降。时宋罢吴潜于循州，贾似道复使以毒药杀之。吴潜曾得道于彭鹤林，至是中毒，谓家人曰：“吾其死矣。夜有风雷勿惊。”是夜果风雷大作，其尸不见。

甲子秋，慧星出于柳。刘秉忠谓帝曰：“宋主将殂矣。”元改至元。拜秉忠为太保。冬十月，宋帝崩，太子基即位，为度宗。乙丑，改元咸宁。丁卯，立全妃为后。己巳，吕文德疽发背死。庚午春，参知政事江万里以襄阳、樊城交急，请兵往救。似道不回答，江万里请去。时蒙古平章政事廉希宪调理有度，贾似道不以朝廷为忧，日坐葛岭，起楼台，延羽流，塑己像其中。建多宝阁，藏宝货古玩。大设云水斋，有二道人人座，啖饮太过，家人拽出，则剑琴二囊也。俄有二道进谒曰：“吾闻相度休休，有容为贵，何以拒乎？我二人因游旧境，是以进谒。敢以一诗呈献：

平章威福极顽残，社稷倾危尔自安。

促织半闲方斗罢，朔风吹彻木棉寒。”

白衣道者曰：“怙宠戕善，将使半壁河山尽遭腥秽，难逃阴谴，尚敢傲慢如此！我是吴都督周，此是关内侯葛也。”黄衣道者曰：“福尽时当罹虎口，惟惜污我灵山耳。”携手昂然而去。似道问博士，曰：“此是侠士也。”

癸酉，元陷樊、襄。

甲戌，江万里罢相居饶。是秋，宋帝崩。似道立嘉国公量为恭帝，年四岁，谢太后临朝称制。封兄昴为吉王，弟昂为信王。时刘秉忠居南屏精舍，无病而逝。元主惊悼，命伯颜南侵，攻鄂州，都统制张世杰力战莫近。伯颜去，围鄂州，取荆湖。宋帝幼，惊而成疾。召医李立之进药而愈。

乙亥，宋改元德佑，似道师至芜湖，请和，伯颜不许。池州通判赵昂发夫妻同死，伯颜命葬之。一夕，风雨大作，墓破不见其尸。江万里赴水死。江南诸郡，或降或遁。江西都统密佑战死。张世杰师复饶州。江东诸郡，皆降于元。都统孟记克沙市，司马梦求死之。六月，诏贾似道安置会稽，郑虎臣为监押，至漳州木棉庵杀之，以应前诗之兆。

丙子，克潭州，提刑李芾一门尽节。知衡州尹穀举家自焚。湖南军陷。文天祥乞命吉王、信王镇闽广，太后从之，拜天祥为右丞相，保二王南行。伯颜兵入临安，收图籍，封府库，拘太后、宋帝北行。

丙子，天祥至温州，奉昴开府福州。是夏，奉昴即位为端宗，改元景炎。封景为卫王。元主废帝量为瀛国公，寻为僧，全后为尼，同栖正智寺。

元分道取闽、广，张世杰奉帝航海，走潮州。元主以张弘范为元帅。戊寅，帅师入闽、广。

夏四月，端宗崩于纲州。群臣欲散。陆秀夫请立卫王，改元祥兴，为帝景。以陆秀夫为左丞相，与张世杰共秉政事，迁帝居崖山。有大星南流陨海、小星千余随之之兆，其声如雷。加天祥少保、信国公。时中军大疫，天祥之子道生卒，佛生被执。六月，张弘范执天祥，固请死。世杰力战，兵溃。陆秀夫负帝量赴海死。帝养白鹇，奋击哀鸣，堕海以殉。弘范兵退，世杰得帝尸，与端宗葬之，散溃稍集。闻逸王之子在广，谋立之，忽飓风大作，世杰登舵楼，炉香祝曰：“天意欲灭赵氏耶？”风涛愈甚，覆舟而死。诸将弃其尸于香山，众皆散去。宋亡，元归一统。

元世祖追思祖上立业，尝敬道崇仙，今成大元，一统天下，全仗仙真护庇。遂出旨：

洞宾吕祖敕封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。

海蟾刘祖敕封海阳嗣派九天扶正帝君。

重阳王祖敕封重阳广教兴玄育德帝君。

紫阳张祖敕封紫阳少府天台启派真君。

杏林石祖敕封紫虚继派慕义怀仁翠玄真君。

紫贤薛祖敕封紫贤演派瑜珈开悟真君。

泥丸陈祖敕封紫泥昭异随光普度真君。

琼馆白祖敕封紫清殿派神霄辅元真君。

长春丘祖敕封长春全德静化明应主教真君。

长生刘祖敕封长生辅化宗玄明德真君。

长真谭祖敕封长真凝神玄静蕴德真君。

丹阳马祖敕封丹阳抱一无为普化真君。

玉阳王祖敕封玉阳体玄广慈普度真君。

太古郝祖敕封太古广宁通玄妙极真君。

不二孙祖敕封清静渊真玄虚顺化元君。

西河萨祖敕封西河救苦一元无上真君。

以上诸真列祖，各有加封，并有宝浩宣扬。并敕天下：天庆观改为玄妙观；各处宫观，尽赐匾额敕建。天下玄风丕振，道化兴行。

且说长春真人，自从了道之后，游于房山，后游王屋山，遇王玉阳，同至终南极真洞中拜见师尊。重阳欢喜道：“汝今功行已高，不必出外行功，居此待诏上升而已。彻待众道友会集，同赴蓬瀛可也。”

且说马丹阳在南闽行功，见宋室已灭，一归混元，知长春早已了道，欲回终南。至湘州，不期而遇不二，邀其同赴终南。路过洞庭君山，见酒肆有白云笼罩，知有上仙在此。二仙进去一看，见钟、吕二祖化作二个游访的道侣，同一位褴褛道友饮酒。二仙识之，上前参拜。三仙佯狂大笑而出，带领丹阳、不二同赴终南洞中。重阳率诸子参见祖师。翌日，谭、刘仙亦到。到不多时，见郝太古带了滕姑进洞，参见祖师并及诸仙。

时众仙会集，正在各谈功业。忽见云鹤飞绕空中，仙乐齐鸣，族幢掩映，云车之中出来一位仙官，乃是许旌阳天师，奉玉旨下降，宣诏曰：

人天路上，为善最先；仙籍簿中，行功第一。功高德广，则仙籍标名；道备神全，则玉京注册。王真人昔奉玉旨，下凡积功，玄功已著，命正阳、纯阳率领诸子，早赴凌霄受职。御旨已下，各宜钦此。

众仙拜毕，顷刻各登云车，随旨登天。旌幢仪仗，金童玉女，对对导引而上凌霄。

正阳、纯阳二仙率领诸仙，先参见四大大王及两班天先圣众、仙官仙吏，次拜四帝君、四天师，后上通明殿，朝拜玉帝至尊。玉帝一见，玉颜大喜，遂传旨加封正阳为金阙上相，纯阳为玉清内相，萨守坚为天枢内相，刘海蟾为天机右相，张伯端为东华侍诏仙官，王知明为飞雨妙化辅极真人，丘处机为天仙状元，孙不二为女仙领袖上仙。其余众仙，各封真人之职，各就名山福地洞天处止，待有功之时，另行赏赐。众仙受职拜谢，各各作礼而退。各转云程，就于洞天福地居止；快乐逍遥，再行积功德人。正是：

功圆道备成真日，奉诏飞升上界仙。天榜高标千古仰，金莲史记不虚传。

跋

世人之诟病玄宗也，动曰修仙成道，均属无稽之谈。今观《金莲仙史》，则朝代、地址、年月、姓氏，悉斑斑可考，岂尚不足谓为信史耶？《史》中所载仙踪道迹，不但一志苦修，尤须积功累行，言之极详。惟精微玄妙之处，在阅者各人自己心领神会，所谓可意授而不可以言传。虽云分派，实则同源。三宝五行，尤为切要。以言乎易，大道本平常，不在炫奇矜异；以言乎难，如转石上山，愈高愈险，跬步颠沛，前功尽弃。世人果能不忽其易则经久，不畏其难则坚定，庶几可与谈玄。

戊甲秋火道人以此《史》见授，嘱为梓行于世。予受而读之，觉妙绪泉涌，络绎不绝，有功于黄冠者流实非浅鲜。爰付梨枣，以供众觉，为后学之梯航。

光绪三十四年秋月，常宝子敬跋。